



STUDENT EDITION

ZHAO LI
HONG collection

赵丽宏作品



中学生典藏版 怀想卷 C 赵丽宏 著

旷野的微光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旷野的微光：怀想卷/赵丽宏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 11

(赵丽宏作品：中学生典藏版)

ISBN 978 - 7 - 5440 - 7245 - 8

I. ①旷…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8213 号

怀想卷·旷野的微光

出品人：雷俊林

策划：刘晓露

责任编辑：刘晓露

复审：郭志强

终审：刘立平

设计总监：王春声

印装监制：贾永胜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0351-4035711 4729801 邮编：030002)

印 装：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9 × 1194 1/32

印 张：9.625

字 数：227千字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0册

书 号：ISBN 978 - 7 - 5440 - 7245 - 8

定 价：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51-7337712

求真向美，启智养心
(编者序)

路静文

赵丽宏先生的作品，相信广大中学生朋友都不陌生。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赵丽宏先生的名字频繁出现，而中小学若干年来的各级各类语文测试中的阅读练习也常常少不了他的文章。

作品被当作课本收入教材，对于每个作家都是一种荣誉。正如多年主编中学语文教材的王铁仙教授所言：“不能说选入学校课本的文章就是文坛上压倒一切的最佳作品，但是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必须用词准确，结构谨严，行文流畅；还要拒绝做作的姿态和低俗的笔调。在目前有些作者太不注重斟酌文字和格调优雅的时候，赵丽宏在这两方面的优长，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而各级各类语文测试常见赵丽宏先生的文章，一方面固然说明他在中小学教师教研员中拥趸甚多，地位甚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语言规范典雅，蕴含丰厚，值得作为典范的母语阅读材料，让学生们在揣摩涵泳、鉴赏探究中加以借鉴学习。

但是，教材、考试所能展现的，仅仅是赵丽宏先生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作品。而赵丽宏先生作品的丰富、浩

瀚，题材之广泛、风格之多样、语言之典雅、想象之奇丽、思考之深入、视野之高远，是教材等选文囿于篇幅或者主题或者数量的限制，远远不能让读者窥斑知豹的。为此，在“名家作品中学生典藏版”系列中，特选编了赵丽宏先生的两册散文作品，一册是《怀想卷·旷野的微光》，一册是《凝思卷·不熄的暖灯》，以便广大中小学师生能较为全面地了解赵丽宏先生的散文创作情况。

《怀想卷·旷野的微光》里，有一些抒情和哲理意味浓郁的散文、散文诗，采撷鸿爪片羽，歌咏风花雪月，是作者对天地万物的谛听、观察和赞叹，还有作者对历史、社会现象、人生境况的关怀思考，对生活点点滴滴富有启示意义的瞬间的捕捉描摹。这些文章，常常在灵敏细微的情绪流动中，融入辽阔深邃的人生感悟。如果说《怀想卷》像缓缓奔涌的大河，将生命沿途的风光尽情纳入自己澎湃不息的歌唱之中，那么《凝思卷·不熄的暖灯》则丰厚开阔如大海。在《凝思卷》里，音乐、油画、雕塑、文学、旅行……方方面面，均有涉

猎，且落笔有幽思浩叹，有智趣洞见，挥洒自如，别开生面。读这些作品，一方面当然是在享受文字本身的美；另一方面，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带领着走向通往艺术殿堂、广阔世界的一条芳草幽径，悟得对天地人生的另一种感受方式，这是多么幸福的阅读体验！除此之外，本卷还有艺坛文坛大家印象，古典诗词涵泳解读等，内容包罗万象。读之思之，读者的视野胸襟、思想见识、精神境界，都能慢慢随之扩大提高了。

在读赵丽宏先生这些能带给人美好享受的作品时，我们自然也能体会到他散文的创作特色，即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在自己的多篇文章里，赵丽宏先生曾反复强调，真实，是散文最大的生命。他的散文“求真”，真实的观察与思考，真诚的情感抒发，求真，自然情切，自然动人；他的散文“求善”，无论写艰苦岁月的插队生活，写贩夫走卒的忙碌辛劳，还是写扫地的阿婆、三峡的渔夫，甚至于笼鸟、野马、斗牛，赵丽宏先生的笔下都洋溢着悲悯之情，这也让他的文章，因此而闪耀着高洁的人性之光；他的散文“求美”，至真至

善，本已是大美，在此之外，赵丽宏先生的散文还非常注重语言的准确、精当。不论是诗意盎然的抒发、朴素简洁的陈述，还是富丽典雅的铺陈、要言不烦的议论，都各安其所、鲜活灵动，读来自然唇齿留香。

除了文章本身的真挚、诗意与美好，我更想强调赵丽宏先生由文章传达的自由高远的精神气度、优雅高尚的审美情趣、从容智性的生活主张、悲天悯人的善良情怀。在我看来，与文字相比，这是更打动人、能给人以无限启迪的核心价值。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到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它。从一些描绘“文化大革命”及“下乡插队”经历的文章可以看出，赵丽宏先生可以说曾目睹人性的幽暗，饱尝生活的艰难，但是依然不亢不卑、安静沉着地向上挺立着，丰富、壮大着自己。赵丽宏先生自言愿做一块礁石，他在如礁石般坚硬顽强，任岁月和命运的激流冲击之余，依然没有丧失柔软的心灵，依然能以清澈的眼神打量世界，并献之以满含温柔与悲悯的善意，向四周散发着光明与温暖，这不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吗？

让自己成为善与美的一部分，这世界也必然因此更趋向于善与美，这就是对抗恶与丑的最好方式。赵丽宏先生不仅是用文字，更是以自己的生命姿态，表达这强劲无声的宣言。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地方。做人，先于作文。只临摹一个作家的语言文字，仅仅能习得为文之皮毛；只有真正领悟一个优秀作家的精神，能与作家的灵魂产生共鸣，你的灵魂才能得到滋养，你也才能获得更深远意义的提升。

想享受阅读的快乐，想寻觅写作的诀窍，想开阔人生的视野，想提升审美的品位，想获取向善的力量，想与卓越的思想对话——无论你带着什么目的打开这两本书，你都不会失望，而且，相信你能获得更多。在这浮躁焦虑的社会风气里，愿赵丽宏先生这些求真向美、启智养心的文字，能带给你一片清凉的慰藉。

（作者系《语文报·青春阅读》主编，语文报社21世纪项目部主任）

我为什么写作

(代序)

赵丽宏

在少年时代，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阅读精彩的文学作品带给我的快乐，使我毕生都回味无穷。在还是一个阅读者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也会选择以写作为生，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作家。那时，我觉得作家都是一些聪明绝顶的人，他们历经沧桑，登临绝顶，俯瞰人生，是一些思想深刻、感情丰富、才华横溢、想象力过人的，他们是灿烂而遥远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即。

二十九年，我在崇明岛“插队落户”。每天夜晚，独自面对着一盏飘摇不定的油灯，开始在笔记本上涂鸦。我写干活的艰辛，写我的饥饿，写大自然对我的抚慰，写我对恋人的思念，写我的困惑和憧憬；也以文字为画笔，描绘周围的风俗和人物。我没有想过我的文字会有读者，更没有想过我这样写下去会成为作家。我只是觉得在孤独和困苦中写作，不仅宣泄了心中的惆怅和苦闷，也使日子变得充实，使生活有了一种期盼。

当社会进步到能够自己选择职业时，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写作。我觉得，我适合当一个写作者，因为写作带

给我快乐。尽管写作的状态不可能永远如江河汹涌，一泻千里——有时写得艰涩而苦恼，有时写得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但是，其中所有的甘苦，对一个写作人来说，都是快乐。有些快乐即时可感，有些快乐却需要事后体会。

是的，我写作，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在人群中，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我讨厌喋喋不休地说话，也常常无法把心里的话流畅地表达出来。我以为，内心世界的缤纷，用嘴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还好，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可以写作。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奇妙的魔匣，里面装着形形色色的喜怒哀乐，装着天上地下的荒诞幻想，装着曾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故事。有些人，永远也没有机会打开这只魔匣，而写作人却可以不时地打开魔匣，让里面装着的精灵自由地飞出来，飞向辽阔的世界，飞向陌生的心灵，使心和心的距离由遥远变得亲近。

写作促使我思索，使我激动，也使我平静。作为一个写作人，我必须睁大了眼睛观察世界，观察人，也不

断地审视自己。写作使我更深切地认识人生，也认识自己，使我能在喧嚣中保持心灵的宁静。

能把自己的喜好和职业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算是一个幸福的人。小时候崇拜作家的那种情结，现在已经很淡——作家其实都是一些最普通的人——然而对文学的钟情，却一如既往。我曾经这样用文字表达我对文学的看法：

你是遥远的过去，是刚刚过去的昨天，也是无穷无尽的未来。你把时间凝聚在薄薄的书页之中，让读者的思想无拘无束地漫游在岁月的长河里，尽情地浏览两岸变化无穷的风光。你是现实的回声，是梦想的折光，是平凡的客观天地和斑斓的理想世界奇异的交汇。你是一双神奇的大手，拨动着无数人的心弦。你在人心中激起的回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人心是无边无际的海洋。这个海洋发出的声响，悠远而深沉，任何声音都无法模拟，无法遮掩。

你是一个真诚而忠实的朋友，你只是为热爱你们的人们默默奉献，把他们引入辽阔美好的世界，让他们看到世界上最奇丽的风景，让他们懂得人生的真谛。只要他们愿意和你交朋友，你就会毫无保留地把心交出来。你永远不会背叛热爱你的朋友，除非他们弃你而去。

你是一扇神奇的大门，所有愿意走进这扇大门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而对那些把你当成追名逐利的敲门砖的人，你会把门关得很紧。

这段文字的题目是《致文学》。我想，我把对文学的感情和想法，都写在了这段文字中。我为什么写作的原因，也在其中了。

赵丽宏作品

第一辑：吟·诗音

青春	/002	
时间断想	/004	
岁月	/008	
历史	/010	
沉默	/013	
宁静	/015	
致音乐	/019	
心灵是一棵会开花的树	/021	
年轮	/023	
诗意	/026	
渡	/031	
致大雁	/034	
天籁和回声	/038	

第二辑：酿·韶光

面对着急流	/054	
灯下,往事的升华……	/058	
炭火,燃烧在雪地里……	/061	
假如你想做一株腊梅	/066	
冰霜花	/069	
日晷之影	/073	
风景	/084	
物语微思	/089	
秋兴	/094	
《自新大陆》	/097	
旷野的微光	/103	
井	/107	
合欢树	/111	
风啊,你这弹琴的老手	/117	

第三辑：理·哲思

窗	/124	
钱这个东西	/127	
土地啊……	/130	
家啊,家	/135	
宽容	/139	
人为什么高贵	/142	
“轧闹猛”	/145	
生命草	/148	
敲门	/152	
会心一笑	/157	
说风雅	/160	
永远的朋友	/164	
生命需要一点悬念	/168	

第四辑：忆·斯人

炊烟	/172
戈壁魂	/175
峡中渔人	/180
亮色	/183
在急流中	/185
秋风	/187
永远的守灯人	/193
月光曲	/200
我的先生	/204
热爱生命	/211
夕照中的等待	/215
三峡船夫曲	/222
石魂	/227

第五辑：书·凡尘

- 让世界充满爱的绿荫 /236
- 夜,在海上 /239
- 咬人草 /243
- 飞来树 /246
- 芋 /248
- 鸣盘 /251
- 相思鸟 /254
- 绣眼和芙蓉 /257
- 蜘蛛 /261
- 愿变成一棵树 /263
- 人生的一瞬 /268
- 学步 /274
- 死,是可以议论的 /277
- 望月 /281
- 我亲爱的母亲河 /285

第一辑：吟·诗音

诗人是世上唯一的君王，他的节杖可伸及最遥远的地方，当帝王在被遗忘的宝座边变成尘土，诗人的感情却依旧被人们缅怀。即便是在风沙弥漫的荒漠，他的诗也会长成一排翠绿的白杨。

——《诗意》

青 春

世界上，还有什么字眼比“青春”这两个字更动人，更富有魅力？

青春是早晨的太阳，她容光焕发，灿烂耀眼，所有的阴郁和灰暗都遭到她的驱逐。

青春是江河里奔涌的激浪，天地间回荡着他澎湃的激情，谁也无法阻挡他寻求大海的脚步。

青春是一只高飞在天的鸟，她美丽的翅膀像彩色的旗帜，召唤着理想，憧憬着未来。

青春是一棵枝叶葳蕤的树，他用绿色光芒感染着所有生灵，使春天的景象常留在人间。

青春是一支余韵不绝的歌，她把浪漫的情怀和严峻的现实交织在一起，拨动每一个人的心弦。

青春是蓬蓬勃勃的生机，是不会泯灭的希望，是一往无前的勇敢，是生命中最辉煌的色彩……

当我写着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在加快，无数年轻时代的往事浮现在记忆的屏幕上。

是的，青春总是和年轻连在一起。年轻人可以骄傲地大声宣布：青春属于我们。一个人，从出生，经历过婴儿、童年、少年、青年和中年，最后进入老年，这是铁定的自然规律，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这样的规律。在人的生命中，青年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青春，难道只属于这个阶段？当发现自己鬓发染霜，肢体再不像从前那样灵活，眼睛也不像从前那样锐利明亮时，青年时代便已经成为过去。这时，青春是不是也已经如黄鹤一去不回，只留下和青春有关的回忆，安慰日渐衰老的心？

然而青春并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它更是一种精神。在青年人的生活中，我感受着青春的活力，在很多中年人和老人的思想中，我也感受到青春的魅力。八年前，我去看望冰心，我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谈文学，谈人生，也议论社会问题，展望未来的中国。和她谈话，我忘记了她是一个90岁的老人，因为，她感情真挚，思想犀利，精神状态中没有一点陈腐和老朽。从冰心的家里回来，我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只要心灵不老，只要思想年轻，青春就不会离你远去。”

是的，心灵的衰老与否，决定了青春的归宿。最可怕的，是未老先衰，青春的容颜下面，潜藏着消沉衰老的心。最可贵的，是老年壮心，虽然鬓发染霜，却常存进取之心。哀莫大于心老。

青春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愿所有的人都能拥有她。

时间断想

一

—— 天地之间，只有一样东西永远无法阻挡，它就是时间。

时间迎面而来，无声无息。它和你擦身而过，不容你叹息，你希望抓住的现在就已成了过去。你纵有铜墙铁壁，纵有万马千军，纵有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堤坝，纵有比太平洋更浩淼的阔海深渊，却不可能阻挡它一步，更不可能使它在空中延缓半步。

转瞬之间，你正在经历的现实就变成了历史，变成了时间留在世界上的脚印。

二

我们所能见到的一切，都凝集着过去的时间，都是时间的脚印。

前些日子，我在欧洲旅行。在庞贝，面对着千百年前覆灭于火山喷发的古城，我感慨在神秘的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脆弱渺小。庞贝的毁灭，只是瞬间的事件，火山轰然喷发，岩浆和火山灰埋葬了人间的繁华。当年的天崩地裂，已经听不见一丝回声。然而一切都还留在那里，石街廊坊，残垣断柱，颓败的宫殿，作坊和浴场……过去的千年岁月，都凝集在这些被雕琢过的石头中。而那些保持着临死时挣扎状的火山灰人体雕塑，似乎正在向后人描述时间的无情。

天边的火山是沉静的，当年的喷发已经改变了它的外形。即便是伟力无比的自然，在时间面前，也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它的威仪。

时间把过去的一切，都凿刻成了雕塑。

三

在罗马，我走进有两千四百年历史的万神殿大厅，抬头看阳光从镂空的穹顶上洒下来，辐射在空旷的大殿里。两千多年来，阳光每天都以相同的方式照亮幽暗的厅堂，然而在相同的景象中，时间却一年又一年地流逝，使这座宏伟神殿从年轻逐渐走向古老。

在厅堂一角，埋葬着画家拉斐尔，在这个古老厅堂的居住者中，他显得如此年轻。而站在这样的古殿中，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孩。

哲人的诗句可以将时间描绘成流水，而流水也有停滞的时候。时间更像是光，在黑暗中一闪而过。我的目光，和辐射在古殿里的阳光

相交，和殿堂中古代雕塑神像们的目光相遇，我感觉时间在这样的交汇中似乎有了片刻的停留。这当然是幻想，过去的时间永不再回来。我们可以欣赏时间的雕塑，却无法和逝去的时间重逢。

四

还是回到中国，回到我的生活中来。时间如同空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的世界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正在进行的时间，也就是不断地和我们擦肩而过的时间，似乎是最珍贵的，也是最有魅力的。它可以使梦想变成现实，也可以使现实变成梦想。

在我的周围，我每时每刻都能听见时间有条不紊的脚步声。从正在修建的道路和桥梁上，从正在一层层升高的楼房里，从马路上男少女活泼的身影中，从街心花园正在打太极拳的老人微笑的表情里，甚至从路边花草在阳光下舒展的枝叶间，我目睹着时间正在实施它改变世界的计划。

婴儿的啼哭，孩童的欢笑，情侣的拥吻，中年人鬓边的白发，老年人额头的皱纹，都是时间的旋律。幼芽的萌发，花蕾的绽放，落叶的飘动，早晨烂漫的云霞，黄昏迷人的夕照，都是时间的呼吸。

面对时间，有惊喜，也有无奈。成功者在时间的浪峰上喜庆时，失落无助的人正在时间的脚步声叹息……

珍惜时间，就是爱生活，爱生命，爱人。

五

在迎接新春到来的时候，我遥想着未来。

最神奇，最不可捉摸的，应该是未来的时间。没有人能确切地描绘它的形态，但可以感觉它步步紧逼的态势。也许，只有未来的时间是可以被设计，可以被规划的。因为，我们可以对时间即将赐予的机会做一点准备，也就是对未来的生活做一点准备，准备对付可能来临的考验，准备迎接可能遭遇的挑战，准备为新的旅程铺路、搭桥、点灯……

有所期待的人生，总是美好的。

我想对未来的时间说：你来吧，我们等着！

六

此刻，新年的钟声已经随风悠悠飘来。我感觉到时间如风，吹来春天的气息。风声忽忽，是庆贺，是催促，是提醒。

时间在流逝，世界也在随之前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时间中前行。人类永远不可能长生不老，因为时间不会停留。但是我想，生命是可以延长的，只要我们不荒废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分……

岁 月

亘古如一，来而复去，永不停留。我听见岁月的脚步正在大地上回荡……

它是一条河，没有人能阻挡它永恒的流动。天地宇宙是它的流域，浩瀚人心是它的河床。

它是寒风中飘零的落叶，是阳光下盛开的花朵，也是春雨里刚刚萌动的幼芽。

它是步履蹒跚的老人，是英姿勃发的青年，也是满目稚气的幼儿。

它伸出一双无形的手，冷静地将日历一页一页往后翻，人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锁住这双手。它把今天变成昨天，把昨天变成历史。当熟悉的往事逐渐遥远的时候，陌生的未来正一步一步临近。

它像一把雕刻刀，永无休止地雕凿着世间万物，也镌刻着形形色色的人生。所有一切都是它雕刻的对象，谁也无法逃避。天上的云，

地上的路，海里的浪花，河面的桥梁，森林里的树木，城市中的高楼……老人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寿斑是它的作品，少男少女眼神中的清纯和激情也是它的划痕。

它把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留在旅途上。这些瞬间，或许辉煌得耀眼，或许幽暗得惊心，或许美妙如仙境，或许可怕似陷阱，或许是千万人瞩目的成功，或许是永不能弥补的缺憾……你想耽留在这些瞬间，陶醉于你的欢乐和成功，或者沉湎于你的忧伤和愁苦，它却毫不理会，依然以不变的步伐走向远方，把你抛在身后。

面壁十年或者昙花一现，在它的脚步中都只是过去的一瞬。

只有未来，是它还来不及淹没、来不及雕刻、来不及定型的领域。那么，就让我们格外地珍视未来吧，让我们为迎候即将临近的未来做好准备。当未来像一片新芽冒出地面，当未来像一缕霞光照亮天空，当未来轻轻地叩响今日之门，我们便不至于手足无措。

站在岁月的河畔，我看见未来的浪潮正汹涌而来。每一个人都是浪中的船，每一只船都要抵达港口……

在迎送岁月的同时，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历史

一

历史是什么？

它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固定的形态，然而它涵盖所有流逝的岁月，没有人能够躲避它的剖视。就像一个人在海里游泳无法摆脱海水的拥抱，你跃出海面潜入海底，海水还要淹没你，哪怕你变成一条飞鱼展翅在天空滑翔，最后免不了仍会落进海里。没有人能够超越历史。

那么，历史是什么呢？

二

一片土地的沧桑变迁可以是一部历史。

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可以是一部历史。

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可以是一部历史。

一个人的生活旅程可以是一部历史。

一场战争可以是一部历史。

一场球赛可以是一部历史。

……

历史可以很长很长，长如黄河扬子江。生命的旅程有多么漫长它就有多么漫长，人类的年龄有多么古老它就有多么古老。

历史可以很大很大，大如东海太平洋，世界有多么辽阔它就有多么辽阔，宇宙有多么浩瀚它就有多么浩瀚。

历史可以很短很短，只是一个冬天或者一个夏天，只是抽一支烟的片刻，甚至只是眨眼的瞬间。

历史可以很小很小，小到一个庭院，一孔窑洞，甚至小到一个蚁穴。

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

三

历史不是一张白纸，你想涂成什么颜色就可以是什么颜色。

历史不是一块橡皮泥，你想捏成什么模样就可以是什么模样。

历史不是一块绸缎，任你随心所欲剪裁成时髦的衣裳装饰自己。

历史不是一把吉他，任你舞动手指在弦上弹出你爱听的曲子。

历史是出窑的瓷器，它已经在烈火的煎熬中定型。你可以将它打碎，然而还原起来，它仍然是出炉时的形象。

历史是汹涌的潮汐，它呼啸着冲上沙滩时人人都为之惊叹。它悄然退落时，许多人竟会忘却它的磅礴，忘却它曾经汹涌过，呼啸过，然而海滩忠实地记录着它的足迹，没有什么力量能将这足迹擦去。

白蚁可以将史书蛀得千孔百疮，但历史却不会因此而走样。装潢精致堂皇的典籍未必是历史。墨，可以书写真理，也可以编织谎言。谎言被重复一千次依然是谎言，真理被否定一万次终究是真理。

四

是的，历史是起伏的潮汐。涨潮，未必是历史的峰巅；落潮，也不是历史的中断，更不是历史的倒退，落潮之后，必定会有新的潮汐。

在历史的潮汐中，个人只能是其中的一簇浪花。有人一生都想做一个冲浪者，脚踏着冲浪板，在迭起的浪峰上做种种令人惊叹的表演。然而他们不可能永远凌驾于浪峰之上，潮头总要把他们打入水中。而那些企图逆流而行的弄潮者，在历史前进的惊天动地的涛声中，他们的呼喊留不下一丝回声。

历史将前进，这是必然。

沉 默

—— 无声即沉默。沉默有各种各样——

腹中空泛，思想一片苍白，故而无言可发，这是沉默。

热情已如柴薪尽燃，故而冷漠处世，无喜无悲，无忧无愤，对人世的一切都失去兴趣和欲望，这也是沉默。

有过爱，有过恨，有过迷茫，有过颖悟，有过一呼百应的呐喊，有过得不到回报的呼唤，然而却守口如瓶，只是平静地冷眼察看世界，这是沉默。

饱经忧患，阅尽人世百态，胸有千山万壑的履痕，有江河湖海的涛声，然而却深思不语，这也是沉默。

一把价值连城的意大利小提琴，和一枝被随手削出的芦笛，不去触动它们，便都是沉默。但沉默的内涵却并不一样。即便永远不再有人去触动它们，你依然可以凭想象听见它们可能发出的决然不同的

鸣响。

一块莹洁无瑕的美玉，和一块粗糙朴实的土砖，放在那里也都是沉默。然而谁能把它们所代表的内容画一个等号呢？

其实，对活着的生命而言，真正的沉默是不存在的。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和心境的流露，是灵魂的另一形式的回声。

有的人以沉默掩饰思想的空虚。

有的人以沉默叙述迷茫和惆怅。

有的人以沉默表达内心的愤怒和忧伤。

……

沉默常常是暂时的。就像古塔檐角下的铜铃，无风时，它们只是一种古色古香的装饰，一起风，它们便会发出奇妙的金属音响，似乎是许多古老故事的悠远回声……

沉默的人们不也一样？

“沉默是金”，是怎样的一种“金”呢？这个“金”字中，可以包含正直、善良，可以代表淡泊、超脱，也可以是虚伪、圆滑、怯懦的一种托辞……金子的光泽，未必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光泽。

是不是只有死亡才是永远的沉默？

也许，死亡也未必是真正的沉默。灵魂的载体可以化为尘土，那些真诚睿智的心声，却会长久地在人心的海洋中引起悠长的回声……

宁 静

—

—— 当汽笛、引擎、车轮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

当各种各样的立体声互相碰撞着，如暴风雨般袭来的时候……

当喧嚣的市声像铺天盖地的冰雹，噼噼啪啪地在我的四周碎裂的时候……

当那些饶舌的男人和女人扯开粗的细的尖亮的沙哑的嗓门，喋喋不休地在我的耳畔喧嚷的时候……

我渴望宁静。

我渴望宁静像一片深邃无垠的夜空，闪烁着晶莹的星星，在我的头顶展开。星星是一些安详和善的眼睛，我喜欢默默地注视它们，静静地想我的心事。星星呢，它们会用无声的语言，告诉我许多有趣的

事情……

我渴望宁静像一片清凉澄澈的湖水，荡漾着美丽的涟漪，在我的脚下缓缓流动。我要在清澈的湖水中洗涤旅途的灰尘。我的烦躁和疲惫，也会像那些灰尘一样，悄悄地融化在湖水的清凉和澄澈之中……

我渴望宁静像早晨的云霞，在我的视野里优美地飘动。面对这些缤纷的彩霞，我永远是一个稚嫩的孩子，我会痴痴地凝望着它们，在它们无声无息地变幻着色彩和形状的表演中，找到我的骏马、我的骆驼、我的嫦娥、我的圣诞老人……

我渴望宁静呵。

二

宁静有时候是有声音的呢！

——春天的黄昏，三两点稀疏的雨滴，落在阔大的白玉兰树叶上，落在亭亭玉立的荷叶上，落在微微摇曳的芭蕉叶上，落在盛开着菱花的池塘里……那是一群蒙着头纱的古代女子在弹琵琶。我并不想听懂她们弹的是什么曲子，只是觉得这动人的曲子使我陶醉……

——微风不知从什么地方慢慢地踱着碎步走来。他走过茂密的竹林，似乎被那些修长苗条的青竹迷住了，他在竹林里久久徘徊。我不知道那沙沙沙的声响究竟是他的足音，还是竹子们的窃窃私语，或许，是他斜靠在竹荫下，吹起了深情的洞箫……

——清冷冷的月光里，一把小提琴幽幽地拉着《思乡曲》……

——夜深人静的时候，远远飘过来一阵婴儿的啼哭……

——两只不知名的小鸟，在熹微的曙色里喁喁私语……

——潮水有节律地拍打着沉默的长堤……

——蝉在幽林中鸣叫……

三

是的，声音太大太杂，便失去了宁静；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你能得到宁静么？

哦，我盼望宁静，盼望那些纯净的、优雅的、像诗一样能使我安静的声音。

真的，宁静需要有声音呢！

冬夜，关紧窗户，拉上厚厚的窗帷，似乎万籁俱寂了。为什么我会在静谧中听到一些神秘的声音呢？

我听见水的精灵们在玻璃窗上描画着千奇百怪的冰霜花，在为脱尽了树叶的树枝裹扎着雪白的毛茸茸的绷带……

我听见屋檐下的冰凌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往下长，就像神话中那些老人的胡须，窸窸窣窣地往下长着……

我听见雪花姑娘们正在高高的云堆中集合，她们轻声轻气地商议，如何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飘入人间，覆盖大地，让第二天一早在阳光下醒来的人们面对着雪白晶莹的世界大吃一惊……

——唉，在尘嚣和喧闹中，你只想超然物外，甩脱一切声响，而在寂然无声的环境里，你怎么又想象出那么多的声音呢？

——因为，因为我渴望宁静呵！

四

坟墓里的宁静不是宁静，真空里的宁静也不是宁静。

如果失去了所有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心灵的声音，那只能是死寂！

如果没有生命优美的运动和歌唱，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愿，那些不该有的喧嚣会逐渐平静下来；但愿，那些美丽的声音永远陪伴着我。

我渴望宁静。

致音乐

—— 你是谁？为什么我看不见你，而你却那么奇妙地跟着我，使我无法离开你？你融化在空气里，弥漫在阳光里，流动在时光的脚步声中，你使我的心灵变成了一根琴弦，久久地颤动……

你时而像长江大河汹涌而来，我的灵魂如同一叶小舟，被你的波浪簇拥着，在呼啸的浪涛声中进行激动人心的旅行……

你时而如涓涓细流，从幽静的山林中迤邐而来，在你清澈的涟漪中，我照见了自己疲惫的面容，你用清凉的流水，洗濯着我身上的尘土……我怎能不在你的身边流连忘返呢？

你时而像春天的风，从四面八方向我吹来，使我感到温暖和湿润。在你奇妙的风中，我成了一只风筝，被你高高地吹到了空中。你使我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辽阔！

你时而像划破夜空的闪电，突然在我的周围发出耀眼的光芒。如果我曾因为黑暗而恐惧，因为夜的漫长而焦虑，在看到你这神奇的光芒

之后，我便会平静地面对黑暗，我相信你光明的昭示宣判了黑暗的短暂。

在我的无数朋友中间，没有一个朋友像你那样忠实。只要认识了你，你就会永久地留在我的心里，岁月的流逝无法把你的形象冲淡。如果心里有一扇门的话，这门对你永远不会关闭。在寂寞时，你的到来会给我带来欢声；在痛苦时，你的出现会使我平静；在烦躁时，你会轻轻地抚摸我，把我引入心静如水的境界；在暗淡而慵懒的时刻，你会用激昂的声音大声提醒我：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往前走啊！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愿意被你引导着，去寻找心中憧憬的妙境……

心灵是一棵会开花的树

我说人的心灵是一棵树，你是不是觉得奇怪？

真的，心灵是一棵树，从你走进这个世界，从你走进茫茫人海，从你睁开蒙昧的眼睛那一刻开始，这棵树就已经悄悄地发芽、生根，悄悄地长出绿叶、伸展枝桠，在你的心里形成一片只属于你自己的绿荫。难道你不相信？

你不知道，其实你已经无数次看见这样的花在你身边开放。

当你在万籁俱寂的夜间突然听到一曲为你而响起的美妙音乐……

当你在冰天雪地的世界中遇到一间为你而开门的小屋，屋里正燃烧着熊熊的炉火……

当你在十字路口彷徨徘徊、举棋不定，有人微笑着走过来给你善意的指引……

当你的身体因寒冷和孤寂而颤抖，有一双陌生而温暖的手轻轻地

向你伸来……

当你发现一双美丽的眼睛用清澈的目光默默凝视你……

我无法一一列举各种各样的“当你”，当你欢乐，当你迷茫，当你为世界的壮阔和奇丽发出惊奇的赞叹，当你被人间的真情和温馨深深地感动，当你面对世间残存的丑恶、冷漠和残暴忍不住愤怒地呼喊……

当你的灵魂和感情受到震撼，受到感动，不管这种震撼和感动如闪电雷鸣般强烈，还是像微风一样轻轻地从你的心头掠过……

每逢这样的时刻，便是你观赏到心灵之花向你怒放的时刻。每当这样的时刻，你的心灵之树也在悄悄发芽，在长叶，在向辽阔的空间伸展自由的枝干。没有一个画家能用画笔描绘出这样的景象，没有一个诗人能用诗句表达这样的过程。这是一种无声无形的过程，但是它所引起的变化，却悠悠长长，绵延不尽，改变着你生命的历史，丰富着你人生的色调。

相信么，你的心灵一定会开一次花，一定的。也许是粲然的一大片，也许只是孤零零的一朵；也许是举世无双的美丽奇葩，也许只是一朵毫不起眼的小花……你的心灵之花也许开得很长久，常开不败；也许只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的鲜艳……

谁也无法预报心灵之花开放的时辰，更无法向你描述它们怒放时的奇妙景象，但我可以告诉你，这样的花，每时每刻都在人间开放。当有人在向世界奉献爱心，这样的时刻，就是花开的时刻。

愿你的心灵悄悄地开花。

愿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心花怒放的世界。

年 轮

一

沙哑、粗浊的锯声随着一阵断裂的爆响消失了。然后是树叶摩擦的沙沙声，是树枝碰撞折断的咔嚓咔嚓声……

最后是一声沉雷般的巨响，大地为之微微颤抖了几下。

一棵大树倒下来了！

二

于是，在倒下的大树的两个断面上，清晰地显示出奇妙的年轮来。大树的历史，就在那一圈一圈的纹路中写着。这是怎样一部历史啊！你看那纹路，时而紧密，时而疏松，时而圆得无懈可击，时而又

凹凸不平……

于是你想象吧——

在那些紧密的纹路里，请想象可怕的干旱——旷日无雨，烈日炎炎，燃烧的天空里没有一丝云彩。阳光，像无所不及的火焰，无情地舔燎着草木葳蕤的原野和山林。土地龟裂着，绿色在逐渐消失，数不清的生灵枯萎了、焦黄了。而这棵大树依然挺立着，烈日烤灼着它，干渴折磨着它，然而它没有倒下，它坚韧而顽强地活着。它的根须默默地伸展到大地深处，吮吸着生命的琼液……这痛苦艰难的一年，它熬过来了，但似乎没有长高，也没有粗壮，但它的年轮却不动声色地增添了一圈。

在那些疏松圆满的纹路里，请想象和平、安宁和风调雨顺吧。那是一些美好的时光，阳光温暖，空气湿润，风儿清新。当草木微渴的时候，雨丝便像透明的轻纱，在天地间织成一张温柔的网；当寒风呼啸的时候，阳光便伸出热情的手，剥去冰雪的铠甲……澄澈的清泉在丛林中蜿蜒流动，听不完百鸟啼啭，看不尽蜂蝶翩跹……自由的生命，在自由的大地和天空中生根、拔节、开花、结果。

而那些凹凸扭曲的年轮，一定是一次次殊死搏斗的记录。或许是一场暴风雨，几乎摧毁涉世不久的幼树；或许是一阵霹雳闪电，在毫无防备的树身上爆击出蓝色的火花；或许是一次暴发的山洪，险些卷走树林……然而坚强的生命并没有屈服——于伤残中挺直腰杆，于焦痕伤疤中伸出新的臂膀，让割不断的根须在地下伸长得更深、更深，伸向四面八方……

三

然而它毕竟已经倒下，已经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再研究它的历史又有何益？

我这样问着自己，却马上感到了自己的浅薄。一阵强有力的山风撩动着我的衣衫，也惊扰了宁静的森林。森林发出一阵阵幽远的呼啸，像是一曲悲壮的颂歌，也像是沉浑有力的进行曲……

在我的脚下，在那棵大树的残桩边上，我突然发现一大片青翠的幼树。在强劲的山风中，它们优美地摇动着，仿佛要向世人透露什么鼓舞人心的秘密……

哦，一棵树的倒下，绝不是一片森林的倒下。扎根于大地的森林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在无数屹立着的大树和出世未久的幼树心中，一部部惊心动魄的历史正在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年轮在转动，谁能够阻止这种转动呢！

诗 意

—— 诗意是什么？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对此，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公式化的标准答案。不过我以为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诗意是一种美，是一种美的精神之光的闪烁，是自由的心灵在广阔的世界里飞翔撞击出的美丽火花。

只要生命存在，诗意就不会消失。

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诗意是丰富而缤纷多姿的。如果你愿意去寻找去感受，每时每刻它都会出现在你的眼帘，荡漾在你的心胸。

烂漫春光里有诗意，萧瑟秋景中也能找到诗意。诗人可以为春日暖雨中蔓延的新绿写诗，也可以面对秋风中飘舞的金色落叶发出动情的咏叹。

夏日的炎阳照耀着一朵初绽的莲花是一首诗，初冬的冷雨敲打湖

面衰败的残荷也是一首诗。

诗意的产生，常常是突然而又自然，你无法预知它的到来，而当它出现时，你总是深深为之陶醉。譬如在冰天雪地中行走时，蓦然见到一株粲然开放的梅花；譬如在乌云弥漫时，一缕耀眼的阳光突然穿过云层的缝隙照亮地面；譬如早晨从奇妙的梦中醒来，发现惊醒你的是窗外一只不知名的小鸟的唱歌……

我想，这样的例子，是永远也举不完的，因为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会感受到不同的诗意。而我们所拥有的大自然是何等辽阔多彩。

现代人，尤其是都市人，面对古诗中所描绘的大自然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我们更多的是面对各种各样的钢筋水泥建筑，面对茫茫人海，面对无数熟悉的或者陌生的人。

人群中当然也能找到诗，这种诗意往往比大自然的诗意更温馨更深沉，更使人人为之心弦颤动。

有人说：“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是人。”这种说法，本身就富有诗意，是对人世间美好景象的一种诗意的解释。

有些只是从人的外表中发现的诗意，譬如少女的明眸和秀发，譬如音乐中翩翩起舞的青春肢体……而真正韵味悠长、意境幽深的，是来自心灵的诗意。这样的诗意无需用语言解释，譬如母亲聆听新生婴儿的啼哭，譬如热恋中的情侣互相凝视的目光，有时甚至只是会心的莞尔一笑，只是一声含泪的叹息……

是的，在人群中寻觅诗意，其实是对真诚的一种渴望，渴望真诚的友情，渴望爱和被爱，渴望真诚的呼唤能得到真诚的回报。有时候，相识几十年的熟人会形同陌路，对方的灵魂永远被一堵无形的厚墙封锁着。有时候，陌生的心灵却会在一瞬间碰撞出美丽璀璨的火星。那一瞬间，可能是茫茫人潮中一次邂逅。目光似乎是不经意地相遇，却毫无阻隔地看见了对方的心灵。也许从此便消失在人海中，永远再无相逢的机会，可是记忆中却点燃起一盏不灭的灯。只要你想起人海中那一缕清澈透明的目光，心中的这盏灯便会发出晶莹动人的光芒。

诗意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的抒发常常如喷泉涌动、瀑布飞泻，它是人类良知和智慧情不自禁的流露。

因幸福和欢乐忘情歌哭是诗意，譬如亲人久别重逢时泪眼相向、抱头失声，譬如游子返乡时捧起故乡的泥土深情长吻……

面对同类的灾祸和危难，见义勇为、奋力相助，这也是诗意。曾经看过一部难忘的电影：一个幼儿失足跌落在深井中，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挽救在黑暗的地下挣扎的幼小生命，齐心协力，不分日夜地拼搏，终于驱逐了死神。孩子被救出地面时，欢呼和泪水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这样的故事和场面，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可能发生，谁说这不是诗意呢？

面对残忍和凶暴，发出愤怒的呼喊，目睹人间惨剧后，迸洒出悲戚的热泪，发出哀恸的长叹，也可以是诗意的绝响……

有时候，在孤独中同样能寻求到诗意。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摩诘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就是这样的意境。远离尘嚣，陶醉于大自然永恒的宁静，当然是诗意盎然。现代人几乎已无法体会这种独酌天籁、陶然忘机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多么迷人。

现代的喧嚣常常使人心灵疲惫。寻求诗意的心灵却可以在喧嚣中进入一种孤独的状态。这种孤独不是与世隔绝、超凡入圣，而是暂时忘却尘世的喧闹和烦恼，独自一人默默地遐想。诗人好比夜莺，坐在漆黑之中用优美的声音唱着自己的孤独。现代人生活空间的狭窄和闭塞，无法封锁心灵的翔舞，自由的思绪和幻想的翅膀可飞向任何你想抵达的目标。也许有人会哑然失笑：这不是白日做梦吗？不错，为什么不能做梦呢？美妙的梦不常常是美妙现实的序曲和雏形吗？

梦和现实当然不能同日而语，梦醒之后现实依旧，尘世的喧嚣依然会扑面而来。然而你在幻想中经历过的美妙片刻却再不会从心中消失。即便现实严酷，你却不至于忘记理想的境界是何种模样，你会从头开始去寻找……

是的，没有梦的人生，才是真正长夜漫漫、暗无天日的人生。

诗意，是活泼的生命在生活中发现或者创造的一种情调。不管生活的节奏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酿成这种情调的土壤永远存在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心灵都能感受诗意，撒播诗意。当你的心被浮躁或者冷漠笼罩，当你沉溺于泛滥的物欲，当你对生活和人生丧失了激情和爱，那么诗意便会离你而去，就像小鸟毫不迟疑地飞离凋零的枯枝。

一位西方的哲人曾这样说过：我愿把未来的名望寄托在一首抒情诗上，而不是十部巨著上。十部巨著可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被人忘得干干净净，一首优美而真挚的小诗却可能长久地拨动人们的心弦，只要人们的心中还存有诗意。

不一定非要用分行押韵的文字写诗，我们都可能成为诗人。当你面对辽阔的世界高扬灵魂的旗帜，当你无拘无束地让发自内心的欢笑、歌哭、呐喊和叹息在人海中激起回声，当你的心弦因真情的呼唤而颤动……

是的，假如你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诗意，你就永远不会悲哀，你就可以和骄傲的先哲们一起，吟诵那首童话一般的诗：

诗人是世上唯一的君王，
他的节杖可伸及最遥远的地方，
当帝王在被遗忘的宝座边变成尘土，
诗人的感情却依旧被人们缅怀。
即便是在风沙弥漫的荒漠，
他的诗也会长成一排翠绿的白杨。

渡

—

—— 因为有江，有河，有海，所以有了无数渡口，有了船，有了以摆渡为生的弄潮儿。

坐他人之舟过河惯了，无法体会摆渡的艰难。即便在风雨之中，在浪峰之间，也只是生出一种旁观者的惊叹……

仿佛这渡口、船和摆渡的船工是生来就有的，从水流在大地上汇成的那一天起，他们便出现在世界上，成为江河湖海的附属物。

果真如此么？

二

幸好有过失渡的焦虑和怅惘——在一条清澈而平静的河边，我遥望着对岸青青的山峰和幽谧的森林，梅花鹿在山坡上追逐，百灵鸟在林中唱歌……一个真正的童话世界在向我招手！可惜不能飞过去，也无法游过去。我奔跑着、呼叫着，想在河岸上找到一个渡口——如此平缓的流水，如此坦荡的沙滩，应该有一个渡口的。然而竟什么也没有，只有无数凌乱脚印，在辽阔的河岸上描绘着遗憾和惆怅……

因为无法摆渡，童话一般的对岸终于可望而不可即。于是我突然意识到渡船的可贵。也许，正是有了无数次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怅然和痛苦之后，奔腾的流水畔，才出现了第一个简陋的渡口——许是一根木桩，许是一个苇棚，然而却意义深远。而那第一只摆渡船，可能只是一根树木，一个竹筏，然而谁能否认它的伟大呢！

于是我开始珍视渡口，珍视每一次摆渡的机会。当越过无定的流水，踏上坚实的堤岸，道路一无遮拦地在脚下向前铺展时；当缥缈的远景撩开神秘的面纱，当遥远的童话变为现实；我，怎么能不深深地感谢渡口呢？

三

我也体验过摆渡船工的艰辛。

那是一次山区的远足，深涧挡道，野渡无人。一只小小的独木

舟，嵌在两块巨大的岩石之间，仿佛在静静地期待着……

有篙，有桨，有船工所需要的一切——何不自己当一次摆渡的船工呢？

涧是墨绿色的，很窄，也没有风浪。舟子划到中间时，我方才发现，水流湍急，还有凶险的旋涡……我拼命挥着木桨，小船却不再前进了，只是徒然地打着转转，随着急流漂向下游，船底不时在水下隆起的岩峰上磕磕碰碰，随时都有沉船和翻船的危险。旋涡一个接着一个，像一些不怀好意的阴沉的眼睛，骨碌碌地盯着我……

出了一身冷汗，总算抵达对岸了。然而，那是一个陌生的没有路的地方……

用一根长篙，用一身勇气和魄力，在未知深浅的水流中为后人开拓出道路，这是摆渡船工的自豪和光荣。要当一名真正的船工，我还差得远。

四

也许，太多的渡口，并不是智慧和先进的标志。

常常因此而有漫长焦急的等待，常常因此而不得不放慢前进的速度……

然而怎么能离开渡口呢？大地和道路上的裂缝决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也许，人生的路，也正是不断地从一个渡口到另一个渡口……

于是我盼望有更多的桥，甚至幻想生出腾飞的羽翼……

是的，我想做一个真正有智有勇的摆渡者。

致大雁

—

在澄澈如洗的晴空里，你们骄傲地飞翔……

在乌云密布的天幕上，你们无畏地向前……

在风雨交加的征途中，你们欢乐地歌唱……

秋天——向南；春天——向北……

仰起头，凝视神奇的雁阵，我总会有一阵微微的激动，有许多奇妙的联想，有一些难以得到解答的疑问……

大雁呵，南来北去的大雁，你们愿意在我的窗前小作停留，和我谈谈么？

二

有人说你们怯懦——

是为了逃避严寒，你们才赶在第一片雪花飘落之前，迎着深秋的风，匆匆地离开北国，飞向南方……

是为了躲开酷暑，你们才赶在夏日的炎阳烤焦大地之前，浴着暮春的雨，急急地离开南方，飞向北国……

是怯懦么？

为了这一份“怯懦”，你们将飞入漫长而曲折的征途。等待你们的，是峻峭的高山，是茫茫的森林，是湍急的江河，是暴风骤雨，是惊雷闪电，是无数难以预料的艰难和险阻……然而你们起程了，没有半点迟疑，没有一丝畏缩，昂起头颅，展开翅膀，高高地飞上天空，满怀信心地遥望着前方……

是什么力量，驱使你们顽强地进行着这样长途的飞行？是什么原因，使你们年年南来北往，从不误期？

是曾经有过的山盟海誓的约会么？

是为了寻找稀世的珍宝么？

告诉我，大雁，告诉我……

三

如果可能，我真想变成一片宁静的湖泊，铺展在你们的征途中。夜晚，请你们停留在我的怀抱里，我要听听你们的喁喁私语，听你们

倾吐遥远的思念和向往，诉说征程中的艰辛和欢乐……

如果可能，我也想变成一片摇曳着绿荫的芦苇荡，欢迎你们飞来宿营。也许，当我的温柔的绿叶梳理过你们风尘仆仆的羽毛，掸落掉你们翅膀上的雨珠灰土之后，你们会向我一吐衷曲，告诉我许多不为世人所知的隐秘和奇遇……

当然，我更想变成你们中间的一员，变成一只大雁。我要紧跟着你们勇敢的头雁，看它是如何率领着雁阵远走高飞的。

我要看看——

在扑面而来的狂风之中，你们是如何尖厉地呼号着，用小小的翅膀，搏击强大的风魔……

在倾盆而下的急雨之后，你们是如何微笑着抖落满身水珠，重新窜入云空……

在突然出现的秃鹭袭来之时，你们是如何严阵以待，殊死相搏……

我要看看，在你们的战友牺牲之后，你们是如何痛苦地徘徊盘旋，如何伤心地呜咽悲泣。也许，你们会允许我和你们一起，围着那至死仍做展翅高飞状的死者，洒下一行崇敬的眼泪……

四

猛烈凶暴的飓风和雷电，曾经使你们的伙伴全军覆灭——在进行悲壮的搏斗后，天空里一时消失了你们的队列，消失了你们的歌声；广阔无垠的原野上，撒满了你们的羽毛；奔腾起伏的江河里，漂浮着你们的躯体……

我知道你们曾悲哀，你们曾流泪，然而你们会后悔么？你们会因此而取消来年的旅程，因此而中断你们的追求么？

不会的！不会的！

当春风再度吹绿江南柳丝的时候，你们威严的阵容，便又会出现
在辽阔的天幕上，向北，向北……

当秋风再度熏红塞外柿林的时候，你们欢乐的歌声，便又会飘荡
在湛蓝的晴空里，向南，向南……

你们怎么会后悔呢！你们的追求，千年万载地延续着，从未有过中断！

我想象着你们刚刚啄破蛋壳的雏雁，当你们大张着小嘴嗷嗷待哺时，也许就开始聆听父母叙述那遥远的思念，解释那永无休止的迁徙的意义了。而当你们第一次展开翅膀，父母们便要带着你们去长途跋涉……

我想象着你们耗尽了精力的老雁，当秋风最后一次抚摸你们衰弱的翅膀，当大地最后一次向你们展示亲切的面容，当后辈们诀别你们列队重上征程，你们大概会平静地贴紧泥土，安心地闭上眼睛——你们是在追求中走完了生命之路呵！

大雁，渺小而又不凡的候鸟家族呵，请接受我的敬意！

五

雁阵又出现在湛蓝的晴空里。

我站在地上，离你们那么遥远，然而我觉得离你们很近。我的思绪，常常会跟着你们远走高飞……真的，我真想像你们一样，为了心中的信念，毕生飞翔，毕生拼搏。

天籁和回声

为编散文选集，从箱底翻出年轻时代的旧笔记。纸张早已发脆泛黄，字迹也开始模糊，然而当年在孤独中面对自然产生的种种疑惑和遐想，今天读来依然心有共鸣。如果再年轻一次，再回到我的岛上，再住进那间临河的茅屋，我能不能重温这些奇妙的天籁，能不能在大自然中排遣我的孤独和惆怅？

然而当年听到、看到、想到的一切，却飘出这些旧笔记，亲切地把我笼罩，使我依稀又回到了遥远的从前……

——题记

桃花

—— 早晨，有人轻敲我的窗户。那扇小小的窗户，面对着小河，河边没有路，是谁在敲窗？抬头一看，是一枝桃花，风吹桃

树，树枝晃动，碰到了我的窗户。枝头的桃花含苞待放，露水在花蕾上闪动，早霞照在花枝上，一片玫瑰色的殷红……

花枝敲窗，是什么美妙的预兆？

“人面桃花相映红”，我的苍白的脸，能被这不期而遇的桃花映红？

我起床，开窗，让结满蓓蕾的树枝进入我的小草屋。你好，春天，谢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到我的身边。

风中树

大风摇动了田边那棵大杨树。绿色的树冠倒向一边，像一个怒发冲冠的古人伫立在风中，狂风撩起他一头乱发。

被风打乱的树叶在疯狂舞蹈，它们拼命地顺着风去的方向逃窜，仿佛是想造反，是想脱离树干，然而一次又一次，树干又把它们拽了回来……

平时那么安宁的绿树，此刻成了一个狂躁的疯子。满树的枝叶都在风中呼啸作响，宣泄着他内心的不安。

风和的日子多么好。在田边，他静静地站着，像一个心地平和善良的绿衣人，含笑注视着过往的农人。风改变了他。风撩动了他心里所有的辛酸和悲哀，使他忍不住一吐为快。

树欲静，而风不止……

夜色

在城市里永远也看不到这么美妙的夜色。城里的夜空被楼房割裂成一条条一块块，它们残缺不全，使人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

这里的夜空是那么辽阔，浩瀚，无边无际，遥远的地平线才是它的边缘。星星自由地散落在四面八方，像无数闪烁的眼睛，凝视着大地。深邃的夜空像清澈见底的海洋，星星们是晶莹闪亮的珍宝，在海底发出幽暗的光芒。飘动的薄云犹如荡漾的水波，使水底的珍宝显得无比神秘。谁也说不清楚它们已经闪烁了多少年，人类无法打捞这些珍宝，只能在梦中想象它们的美妙。可望不可即的海底珍宝啊……

月亮是夜空里的魔术师，它天天都有变化。新月和残月像被农民磨得锋利雪亮的镰刀，也像《天方夜谭》里阿拉伯强盗的弧形腰刀。更奇妙的是满月，它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显得那么大，像是开在天上的一扇巨大的圆窗，天上的秘密都可以在这扇圆窗里找到。凝视那一轮清辉流洒的满月，我觉得它和我之间的距离很近，仿佛睁大眼睛就能看清月亮上的河流和高山，能看见传说中的树林、宫殿、仙女……然而每当我想看清楚它们时，它们就变得朦胧，变得遥不可及。

被月光照耀的大地，也出现了白天所没有的奇妙景象。田野、树木、竹林、河流，此刻都成了银色的雕像，失去了原来的色彩，全都变得晶莹透明。人间的幸福和欢乐、烦恼和苦难，都凝结在这清冷而纯净的月色里。

也有乌云密布的夜晚。夜空中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漆黑。这时，想象的翅膀也被黑暗折断。

芦花

刚到乡下的时候是深秋，正值芦花开放。在河边沟沿，到处是它们银色的身影。秋风漫卷时，它们集体晃动的姿态，是世上少有的奇妙形象，那起伏的银波，轰轰烈烈，浩浩荡荡，没有一点媚态，也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看到它们，我的视野里一片清朗。最壮观的是在日出或者日落时，它们随着太阳和彩霞的色彩变幻，时而变成一匹绚烂的绸缎，时而变成一簇燃烧的火焰。有时候，突然从芦苇丛中飞起几只野禽，它们欢叫着，翅膀扇动着掠过芦花。这情景，色彩虽不算丰富，却使我想起了古人那些凄清苍凉的诗，想起了那些格调幽远的中国画。

它们很难被风雨摧毁。秋风秋雨的时节，它们使我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和昂扬。入冬后，如果芦花仍未被收割，河边沟沿的景象便会逐渐显得凄凉。经过几番秋雨的摧残，它们稀疏了，有些枝干已被折断。寒风吹来，再形不成轰轰烈烈的气势。然而，辉煌的银色依旧，那一股清气依旧。在冬日的残阳里，它们依然会成为殷红的火苗，燃起我心中的遐想……

世界上，还有比它们开得更长久的花朵么？

云中的鸟鸣

从遥远的天空传来一阵鸟鸣。

我抬头寻找，却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压得低低的乌云，在天空缓

缓滚动。这鸣叫的鸟，难道是在云中飞翔？

鸟鸣忽隐忽现，终于渐渐远去，消失在天之尽头。

只听见它的声音，看不见它的身影。就像我心里的希望……

露 珠

荷叶上的露珠在这里看不到，因为这里不种荷花。

芋叶上的露珠也许更奇妙。早晨，露珠在芋叶上颤动，几颗小的，合并成一颗大的，像稀世的大珍珠，晶莹夺目，雍容华贵，似乎要把满天的霞光都凝聚在自己的身上。

早晨干活时，凝视脚下的泥土，我发现，只要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植物，只要这植物有叶瓣，不管这叶瓣多么窄小，上面总有一颗或者几颗露珠。

稻 茬

收割过的稻田，失去了波浪起伏的金色，失去了丰收的辉煌，失去了随风飘荡的清香。

农民用镰刀为稻田剃了光头。稻穗，连同稻草，已经被运走，只留下可怜的稻根，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稻子的欢乐和情感，都是由这些稻根孕育的；稻子对于人类的价值，也是由这些稻根培养的。现在，它们的功绩和成就统统被收获，人们再也不注意它们的存在。

拖拉机开进来了，雪亮的犁刀划破了稻田。稻根随着浪花般翻卷的泥土被翻出地面，又被埋入地下。它们将变成泥土，成为下一代稻谷们的养料。

世上没有人会为这些稻根唱赞歌的。稻根们若有知，也许会生出一些悲哀。

悲哀吧。这悲哀，会酝酿成明年的欢悦。

抚琴

昏昏沉沉，从幽暗中睁开眼睛，面前亮着一盏青灯。冷色的灯光里，坐着一个着古装的女子，手上抱一把黑色的古琴。她抬起头来，冲我嫣然一笑，然后低下头，纤细白皙的手指在琴弦上轻轻一拨，琴声凌空而起，噼噼嚓嚓，在灯光里回旋。这女子不是绝色美人，她的琴声也无法让人荡气回肠，只是噼噼嚓嚓地重复着相同的旋律。不过，她的微笑，她的琴声，我都不觉得陌生。她是谁？可是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那个在船上弹琵琶的女子？

琴声急促起来，那女子两只手忙不迭地在琴弦上翻飞滚动，噼噼嚓嚓的琴声也一阵急似一阵……突然，青白色的光芒闪了一下，亮得扎眼。光芒照亮了女子的脸，那张苍白的脸顿时大惊失色。只见她的手颤抖了一下，咔嚓一声，琴弦绷断，琴身开裂，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我从床上跳起。是在我的茅屋里，周围一片漆黑，没有暖色的灯

光，没有弹琴的女子，什么也没有。是我的一场梦。只有那噼噼嚓嚓的声音仍在继续。外面，正在下雨。

这场雨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的，是那个女子低头抚琴时吧？

青 虫

一条透明的青虫，沿着湿漉漉的树枝向上爬动。它爬动的姿态多么稀奇，身体的蠕动犹如优美的舞蹈，尖而小的脑袋一起一伏，好像在和天上的什么人打招呼。

树枝不长，青虫很快就爬到了顶端。它用尾部缠住细细的树枝，奋力抬起身子，仰望天空，上下扭动，仿佛在对天朝拜。树枝随着青虫的扭动而摇摆着，终于，它被摇摆幅度越来越大的树枝弹落在地。

青虫在地上待了片刻，又开始用它那稀奇的动作爬动。

它的目标仍然是树。找到树干，毫不犹豫地往上爬，最后，竟然在丛生的树杈中又寻觅到刚才的那根树枝，然后重新开始它的登攀……

这小青虫，它要寻找什么？

日 出

一位老农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问：“你为什么盯着太阳看？有什么好看的？”

是的，我正忘情地盯着那轮初升的太阳看得出神，看得忘记了身边的世界。初升的太阳是那么大，那么红，那么新鲜，那么新奇，那么活泼，那么变化无穷……早晨，看她在我面前升起来，我觉得她总是显露出不同的面孔。每天，她都换上不同的彩色衣裳，那些瞬息万变的云霞，像是她围在身上的纱巾，在风中优美地飘动……她在向世界展示她那无与伦比的青春姿色。这青春姿色是多么迷人。如果早上没有这样的太阳，这世界将会何等惨淡！

老农用困惑的眼光看我，我微笑地看着他，用我的沉默作答。我看到，在太阳的辉煌中，老农的眼睛里也映射着灿烂的色彩；他的脸上那蛛丝般密布的皱纹，像一道一道辐射开来的光芒……

不管夜晚多么黑，想到每天早上都会有不同的太阳美丽地升起，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安慰。

问 鸟

一只不知名的鸟，停在枝头，默默地看着我。

红色的胸脯，蓝色的颈项，灰褐的翅膀，金黄的尾羽。一对眼睛是乌黑的，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好像有很多思想，有很多奇妙的念头……

造物主啊，你是多么神奇，竟能创造出如此精致美丽的小生命。面对这鸟，我觉得自惭形秽。树下有清水，我能照见自己：灰头土脸，打过补丁、沾着泥巴的破衣服下面，露出粗糙的身体……

枝头上的鸟似乎窥探出了我的心思，在树上移动了两步，突然张开翅膀飞到空中。天上传来了它的鸣叫。那是对我的嘲笑吗？

我感到脸颊上一凉，好像有雨点落到了脸上。用手一抹：原来是一滴鸟屎！

我扑哧一声笑了。美丽的生灵也要拉屎。我有什么可以自贱的呢？

对着传来鸣叫的天空，我大喊：喂，会飞的朋友，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吗？我的念头也会飞起来的！

雨 声

雨声，彻夜在我的耳边响着……

它们是从天上伸下来的无数手指，抚弄着黑暗的大地。在淅淅沥沥、噼噼嚓嚓的声响中，我默默地倾听着它们和大地的接触。

它们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茅屋的屋顶。这声音是轻柔的，茅草在夜色中留下细微的“啾啾”声，犹如低声的叹息……

它们落在窗外的树叶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像很多人在远处鼓掌，掌声一阵接一阵，这不是热情的掌声，它们温和、有节制，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不停地继续着。在这寂寞的寒夜，有什么值得如此鼓掌呢？

它们落在河里，发出清脆的沙沙声。这是水和水的接吻，晶莹而清澈，天和地的激情在这千丝万缕的交接中蔓延扩展……

它们也敲打着我的门窗。这没有规律的声音仿佛在不停地对我絮语：哎，你龟缩在屋顶下干什么？到雨里来吧，我们会洗净你身心的疲惫。你出来吧！

突然，它们走进了我的屋子。起先是在地上，“滴答”一声，又“滴答”一声，清晰嘹亮，像交响乐中的小号。是我的屋顶漏雨了，雨水浸湿了屋顶上的茅草，渗进了屋子。很快，这清脆的滴答声扩展到我床边的桌子上，变成浊重的“笃笃”声，又扩展到我的蚊帐顶上，变成沉闷的“噗噗”声……接下来，就该扩展到我的被褥和身体、脸面了。

我不想阻止它们的造访，也无法阻止它们的进入。由它们去吧，让这屋子里的声音和屋外天地间的千万种声音融为一体，让我也变成雨的一部分，湿润自己的同时，也湿润了世界……

乌 云

我凝视着头顶上的那一团乌云。

它沉重地浮动在空中，离地面那么近，好像已经压在我的头顶，我只要伸出手，就能摸到它，抓到它。它像一头奇形怪状的巨兽，穿一件深灰色的袍子，大腹便便，睡眼惺忪，正用奇怪的表情俯视着大地。因为它的窥视，大地显得异常紧张，竹林、树、田野里高低起伏的植物，停止了所有的动作，变得极其安静。

它和被它俯视着的大地就这样在静谧中默默对峙着，我们无法预

料在这两个阵营之间会发生什么。

一阵微风拂过，大地颤抖了一下，大地的羽毛——那些树木花草，纷纷摇动着枝叶，发出一声声长吁短叹。它们在风中解除了因紧张引起的沉默。而天上的乌云，也开始匆匆忙忙地运动起来。它以极快的速度变化着，那件灰色的袍子，魔术师般地在身上飘舞，使得它瞬息万变。只要动用想象力，它几乎扮演了世界上所有的动物：象、骆驼、马、狮子、鹰、孔雀、熊、狐狸……更有许多无名的怪兽附在它的身上，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它身上的灰袍渐渐泛出了白色。仿佛有很多沸腾的溶液在它的肚子里翻滚，它们不时突破那件灰袍的束缚，在它身体的某个部位，一亮，又一亮。终于，那件臃肿的灰袍再也无法包裹那些闪亮的溶液，它们沸腾着，膨胀着，在灰袍上撕裂开一个大口子。白光四射的溶液从那口子里汹涌而出，那口子迅速扩大，很快就将灰袍吞噬殆尽。白光中，露出了蓝色的天，阳光耀眼地一闪，向四面八方辐射开来……

乌云就这样消散了。乌云背后，是一个阳光朗照的晴天。

风敲打着门窗

连续几夜风雨不断。

风敲打着我的门窗，一阵紧急，一阵缓慢……

大风呼啸时，茅屋简陋的门窗被敲得“砰砰”作响，像有一群强盗在门外急着闯入，漏风的木窗和门板随时都会被撞裂。我也把他们

想象成游荡的冤魂，正在寒夜中追索他们的仇人；或者是被追逐的流浪汉，在荒野里惊慌失措地寻找着庇护之地；也像是杀气腾腾的“造反队”，冲到了我的门前……冤魂和流浪汉都不可怕，我可以打开门窗放他们进来；可怕的是强盗和“造反队”，我无法和他们讲理。

微风吹拂时，好像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在外面叩门。他极有耐心地一下又一下地轻叩我的门。我不开门，他就会轻轻地叩上一夜。睡意朦胧中，我幻想是我的意中人随风飘到了门外，她调皮地拍着门，敲着窗，在黑夜中窥视我赤裸的睡态……我很想打开门，如果门外站着文雅的智者，我要请他进来，我们不妨彻夜长谈；如果门外是我的恋人，我当然要将她拥入怀中，所有的凄苦和寂寞都会烟消云散……

风敲打着我的门窗，也撩拨着我的想象。我知道，我不是躲避尘嚣的隐士，我的关于风的想象中，有着那么多人物。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一个人。

无风的夜晚，万籁俱寂，我却依然听得见风。它在远方游荡，也在我的心里徘徊……

鹭 鹭

鹭鹭，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

它们的形象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动人。

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薄雾像若有若无的轻纱在湖面上飘来飘

去。湖心那片稀稀朗朗的芦苇丛里有雪花似的小白点一闪一闪，那就是它们了。这时候，它们是朦胧的，只是一点点白色的小精灵，是昨夜梦境的残片，飘荡在宁静的空气中。

薄雾散去，玫瑰色的朝霞热热闹闹地落了一湖。鹭鸶的叫声从芦苇丛里传出来。看见它们在水面上扑腾的翅膀了，白色的翅膀悠然舞动，像从红色的霞光里浮出的一片片白云。它们不时飞离水面，在苇丛上空飞翔一圈，然后落下来，又细又长的脚轻轻地地点着荡漾的水波，又不慌不忙地站定了引颈长唳，好像在欢呼黎明的到来……

这些无拘无束的水鸟，这些自由自在的生命。我羡慕它们！两只罟泥的小船出现在湖面上。划船人挥动着长长的竹篙，小船犹如两只不怀好意的大甲虫，晃动着触须向湖心爬去……

鹭鸶们似乎受了惊吓，纷纷展翅飞离苇丛。它们飞离得那么仓促，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们到哪里去了呢，鹭鸶？明天早晨，还会不会回来？

芦 芽

芦芽使我惊讶了很久。

芦芽是淡红色的，很嫩。我用手掰过，没花什么力气，那细而尖的嫩芽就被折断了，乳白色的汁液从断面渗出来。

使我惊讶的是，它们怎么能从那些还没有化开的冻土中钻出来？河沿上那些冻土，简直就像石头，可以使锋利的铁锹卷刃。每天早

晨，白森森的寒霜覆盖着冻土，看不见生命的色彩从中显露。只有去年秋天枯萎了的芦苇和败草，在冷风中瑟瑟发抖，宣告着一个个弱小生命的衰败和死亡。这死亡是寒冬带给它们的。整个冬天，冻土都以威严强悍的面貌傲视着世界。阳光的照射可以使它们融化于一时，但只要夜幕降临，只要寒风一起，它们便悄然封冻，成为铁板一块，连顽强的蚯蚓也无法突破它们对大地的封锁。

而又嫩又小的芦芽却倔头倔脑地从冻土下钻出来了。这是生命创造的奇迹，它们没有屈服。我无法想象芦芽钻出冻土的过程，这过程一定是痛苦而又漫长的，需要韧性，需要恒心，需要忍，需要日复一日的等待……

寒风依然刺骨，太阳还躲在灰色的浓云背后。我感到冷，我甚至能听见从口中呵出的热气在空中凝结成霜的声音。这是冬天的声音。芦芽，以你们嫩弱的身躯，能在这样冷酷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么？

芦芽不会回答我。它们的沉默是一种自信而又宁静的微笑，它们的微笑将在大地上蔓延。不会很久了，它们的微笑会蔓延成一片青翠，一片在春天的暖风中洋溢着生机的绿色海洋……

鬼 火

晚上一个人走夜路，没有月亮，黑暗中几乎看不到脚下的小路。经过一片坟地，坟墩在黑暗中起伏闪动，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很多关于鬼的故事。可是我却一点也不害怕。

看见了三两点绿色的磷火，忽明忽灭，忽隐忽现，忽高忽低，忽近忽远……

这就是鬼火？有人说它们是在野地里游荡的幽灵，是幽灵们蒙眬的眼睛。人们提到它们时脸都会变色。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恐惧的感觉产生？

这些绿色的光点，这些流浪的星星，这些快乐的精灵——你们，在夜色里自由自在地飞舞，你们一定正在唱着动人的歌，可惜我听不见。

我想，你们从前一定是一些失去了自由的生灵。你们被凌辱过，被压抑过，被黑暗的牢笼囚禁过。是不是？要不，你们为什么这样彻夜不停地飘游飞舞？

很好，你们这些死而复生的生命形态。如果消逝的生命都能变成这样的发光体，我们这个黑暗的世界将会变得怎样明亮！

第二辑：酿·韶光

活着，就往前走吧。我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但我渴望知道，于是便加快脚步。在天地之间活相同的时间，走的路却可能完全不同。有人走得很远，看见很多美妙的景色；有人却只是幽囚于斗室，至死也不明白世界有多么辽远阔大。

——《日晷之影》

面对着急流

—— 谢谢你，亲爱的朋友，谢谢你还记着我！

我怎么会忘记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路呢！我们曾经翻山越岭去寻找一条大江。当一座又一座山峰从我们的脚下向后退去，当飘飞的落叶无可奈何地覆盖了我们留在森林里的脚印，当黎明的鸟突然在我们前方啼唤出美妙的曙色，我们互相凝视着罩满尘土的脸，疲倦而又欣喜地笑了。我们的眼睛像启明星一般闪烁……

我当然不会忘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暴雨像成千上万头野兽在山林里咆哮，闪电不时阴森森地勾画出老树坚岩的狰狞黑影。我们迷路了。冷、饿、害怕，找不到遮风避雨的地方。多么恐怖的夜晚呵！那一夜，我们紧紧拥抱着，用水淋淋的颤抖的躯体互相温暖着。雨水在我们的脸上、手臂上、身上流成无数道湍急的瀑布……这段路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当雨过天晴，早霞若无其事地从山背后弥漫开来时，我们都大吃一惊：前面没有路了！只有一道滚滚的急流，翻着

浪花，打着旋涡，跌跌撞撞地从深山里泻出来，呼啸着流向云雾迷蒙的远方……

我们呆呆地面对急流，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我颓然坐下来，只感到精疲力竭，只有水的咆哮凶狠地充满了我的视野，撕咬着我的耳膜，淹没了我所有的思维和感官。你呢，你依然站着，默默地注视着汹涌的急流，你的目光没有黯淡。

我们终于有分歧了——我打算离开急流，寻找别的出路。我觉得这滚滚而来的流水充满了危机，我无法征服它。你却准备迎着急流走下去，你说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大江。你没有指责我懦弱，只是埋头扎那只躺在乱石滩上的散了架的旧竹筏。我还记得那位须发皆白的老人，他曾经当了我们的仲裁人。这老人是从哪里来的，我至今还觉得是个谜。他从我身后的山林飘然而至，身上背着个放草药的竹篓子，脚上穿着一双打得极精致的麻棕鞋。他也不赞成你。你还记得他的话么？他说：

“这水路通大江，不过很难走到头呵。前面九曲十八拐，有深潭，有旋涡，有暗礁，也有大石头挡道，处处能叫你粉身碎骨呢。这水路，只有最有本事的水手才敢走。你们？小伙子，别用性命冒险了吧！为了看一看大江，值吗？”

老人飘然而来，说完话又飘然而去。这是一位智者，他一定是历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饱览了大自然的万千姿态。他知道冒险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们还是分手了。你是个决不肯轻易否定自己的男子汉，你踏上竹筏走了。为了在起伏奔泻的水流中保持身体的平衡，你不停地

挥动手中的竹篙，没能回头向我挥一下手……

我们竟然再没有见面。我只是在梦中想象过你——你的竹筏被急流颠覆了。你的竹筏在岩石上被撞得粉碎。你在湍急的旋涡中绝望地挣扎。你趴在被洪水包围的礁石上，发出悔恨而又懊丧的呼号……当然，也有令人欣喜的情景——你找到了浩浩荡荡的大江，你站在江岸上深深地陶醉了，然而这只是你的背影……

是啊，人生的旅途遥遥迢迢，而决定命运的道路，却往往只是关键的几步。因为怯懦，因为犹疑，因为急躁，因为莽撞，许多人错过了自己的阳关大道。我一直无法作出结论，我和你在急流畔的那次分手，究竟谁对谁错？也许我并没有错，虽然没有找到那条大江，但在分手以后漫长的旅途中，我也曾领略过无数大自然和人间的美景……

现在，你从遥远的地方给我带来了新的信息，我一下子被你所描绘的壮丽景象吸引了。你面对着浩浩荡荡的江河，水和天在茫茫苍苍的大世界中浑然融为一体。白色的鸥鸟在你的身边翩翩地飞，你从它们欢乐的鸣叫中听见了海的召唤……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你了。只要高高地升起一面风帆，你就能奔向大海。不管风从前方还是从背后吹来，你都可以扯动着帆一直向前！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如何找到这大江的，你只是轻描淡写、一掠而过地讲到了你在急流中的搏斗，你只是说：你蔑视死亡的时候，死神就会敬重你，从你的身边悄悄地走开……那些殊死的拼搏，是要由我自己来想象了。哦，我已在梦中想过无数回了，朋友！

我有点羡慕你了。那条曾使我们日夜神往的大江，又在我憧憬的视野里浩浩荡荡地奔流起来。我再也无法克制继续寻求它的欲望了。

等着我，朋友，我会来的！我想，通向大江的路，一定有许多许多，我要去找。假如再有急流挡道，我会像你一样奋不顾身的。急流呵，让我在你险峻而又热烈的抚摸中品尝追求的欢乐吧。

亲爱的朋友，等着我。

灯下，往事的升华……

一

—— 晚霞消失的时候，灯便亮了。

是的，每天都有一片金黄的光明，温暖而又柔和，在黑夜里昭示黎明，在严寒中描绘春天……

来吧，到这里来。你我能找回消逝的一切，并且，能看到未曾发现过的光彩。

二

“你冷吗？”

“冷……”

你轻轻的询问，在呼啸的寒风里飘忽。充塞天宇的风声突然消

失，只有你的声音，像几颗火星，优美地在雪地中闪烁……

你从瘦弱的身上脱下仅有的外衣，披在我颤抖的肩头。你的体温暖着我，驱逐了我脸上的苍白。而你，却在风中颤抖了。然而，你微笑着……

“你冷吗？”

“不冷。”

我忐忑的发问余音未消，你便消失了。

站着悔恨有什么用呢！我走，我走，我要找你一辈子……

三

为什么只留给我背影呢？

每次发现你，你总是在前面走，无论我怎样奔跑，怎么呼喊，你总是不回头。

快追上你时，你便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这是最浩淼、最深沉、最博大的海呵，我无法找到你。

于是你又出现了，依然在遥远的前方，依然是背影……

我的腿脚因此而强健了，我的目光因此而清晰了，我的灵魂因此而坚忍了。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象着你的脸容：你在微笑，你在沉思，你在遥望着我看不见的远方……

我想，倘若你回过头来，也许只能赠给我讥诮的一瞥……

无意中停留时，我突然发现已经走得很远了。我在爬山，山坡很陡，然而我竟走过来了！

远方，你的背影还在闪烁……

四

北风呼号，奔涌的流泉又在风中凝结成了晶莹的冰凌。

然而，我却不再感到寒冷。我脱下你给我的外衣，披到了别人身上。

“冷吗？”

别人竟也这样问我。

我摇摇头。真的，尽管我颤抖着，然而我并不觉得冷。看着得到外衣的人的脸色由苍白而变得红润，我的心逐渐被暖流包围了……绿，从冰雪下涌出来，涌出来……

在这扑面而来的生命之绿中，我终于发现了你的微笑！

好，让我们相视一笑，然后，并肩走上高高的峰顶！

炭火，燃烧在雪地里……

—

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身后缩小：摩天的高楼，喧嚣的人群，红的袖标，绿的衣裳，黑的墨迹，白的眼睛，辱骂，狂笑……

只有自己的影子，在脚下不断地伸长，伸长……

我踟躅在一条无人的小路上，身后是逐渐暗淡的夕阳，迎面而来的是深秋的风，卷着枯萎的黄叶，送来一阵又一阵寒冷。我也是一片枯叶，飘零在无情的风中，不知要飞向何方……

是什么照在我的背脊上？温暖、柔和。回过头来，我看见了你的眼睛！你微笑着注视我，像从前一样，友善地点一点头，目光里流淌着温和而清澈的真诚。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依然可以手拉着手到郊外的田野里奔跑、捉小鱼、掏鸟窝；依然可以

怀揣着各自从大人的书橱里偷偷拿来的书，躲到空无一人的教室里轻轻地朗诵，你一段，我一段……

在鲜花和欢笑的世界里，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你的目光，太平常了，既没有激动人心的热情，也没有超群出众的魅力。而此刻，我沉醉在你的目光里了。真的，这一辈子，我不会忘记它们！

我们往回走。夕阳已经消失了，两颗星星，在头顶一闪一闪……

要我重新回到喧嚣的人群里去？你微笑着，不回答我，只是固执地用目光注视着路边的那些小树。小树早已脱尽了叶子，在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枝杈。不知是谁，用稻草把树干裹起来了。

“明年春天……”

你轻轻地说。不知是对我，还是对小树……

二

下雪了。洁白而又寒冷的世界上，人们都在忙碌些什么呢？

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子里，我守着一盏小日光灯发愣。灯光也像雪，苍白地涂抹着令人窒息的窄小空间。我茫然地在纸上写着：我是寒风里的冰凌……

你来了，身上沾着雪花，带进来的却是暖气。

“冰凌？”你哈哈大笑了——我从来没有听你这样笑过，笑声在小黑屋里嗡嗡地回荡着，几乎要震坍这里的一切。桌上的那张白纸飘起来了，飘落在地上，飘落在你的脚下……

“知道舒伯特么？”你从提兜里掏出一张唱片。优美的音乐，轻轻地流淌起来：像山林里涌来的清泉，带着亮晶晶的阳光，带着大自

然的万般清新，亲切地在我的身畔流，流……像天空中飞来的小鸟，扑腾着自由的翅膀，唱着欢乐的歌，轻盈地在我的头顶飞，飞……

“他流浪着，忍受着孤独和饥寒，却为世界创造出这样的音乐！你听懂了吗？”

哦，我听懂了。我会常常记着舒伯特的。他的音乐，会提醒我。

“知道雷诺阿么？”你又问了，并且从提兜里掏出一本画册来。我翻开画册，阳光扑面，两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快活地冲我笑着，头发就像浸透了阳光的金黄色的瀑布，闪烁着生命的华彩……

“在黑暗中创造光明，在污浊的世界中寻找美，这才是了不起的！”

我垂下头，答不出一个字。滚动在眼眶里的泪珠流了出来，暖暖的，经过面颊，滚落在你脚边的白纸上。冰凌融化了……

你在雪地里远去，留给我一行坚定的脚印。

雪花飘飘，雪花飘飘，却无法覆盖你临别时的微笑。无言的微笑里蕴含的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也知道！

三

汽笛，尖厉地呼啸着，撕裂着灰暗的天空……

我俯身在轮船的栏杆上，在送行的人群中寻找你。

哦，你是不会来了。当我作出远行的抉择时，你正在医院里——病魔为什么总是缠住善良的好人呢？我来道别时，你竟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微笑着注视我，就像在那条傍晚的小路上……你伸出手来，我们紧紧地握着，摇撼着——这绝不是一双病人的手，而是一双有力的男子汉的手……

轮船在汽笛声中启动了。哭声、笑声、喊声，我都没有听见。我仍然在寻找你。明知徒然，我还是要寻找……

你真的来了！那件病号穿的白色大衣，奇迹般地出现在码头上！我看不清你的脸，看不清你的表情，只看见你在用不同于别人的方式向我挥手。你高高地举起两只手，有力地放下，又有力地举起……

哦，这是海燕的姿势，这是山鹰的姿势！我懂你了，我懂！我会在漫长的征途上展开我的翅膀，去迎接暴雨，去搏击风浪……

是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不要笑我。在我的晶莹的泪眼里，一切都闪着光芒，前程并不模糊！

我也高高地举起两只手，有力地放下，再有力地举起……你看见了吗？我也要为你祝福！

四

我把日记本摊开在昏黄的油灯下。旁边是一本你寄给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集》。发黄的书页上，印满了你的指纹。那张书签，是我们一起用一片珊瑚树叶做成的，多少年来，你一直把它夹在这本书中。翻开这一页，就是那首你最喜欢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
尽管活在阴沉的现在：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得可爱。

哦，亲爱的朋友，生活并没有欺骗我。尽管坎坷，尽管艰苦，然而我充实地活着，不停地走着。你知道吗，你一直在陪伴着我。

在我后来遇到的很多人的身上，我不时能看到你的影子。我感谢你，感谢他们！

窗外的雪刚刚停，广袤的田野里，一片银装素裹。然而这并不是恐怖的景象，雪底下，到处是绿油油的嫩苗。我仿佛看到你了，你在雪地上走着，像一簇燃着的火……

把日记翻到新的一页，我为你写下一首诗：

雪地里，燃烧着温暖的炭火，
融化的雪水在轻轻唱歌，
惊醒了种子的梦，
驱散了严寒的长锁。
是生命，就骄傲地发芽吧，
春天在前面等着你，
等着你开花，等着你结果……

假如你想做一株腊梅

果然，你喜欢那几株腊梅了，我的来自南方的朋友。

你钦羡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的书桌，停留在那几株刚刚开始吐苞的腊梅上。你在惊异：那些看上去瘦削干枯的枝头，何以竟能结满密匝匝的花骨朵儿？那些看上去透明的、娇弱无力的淡黄色小花，何以竟能吐出如此高雅的清香？那清香不是静止的，它无声无息地在飞，在飘，在流动，像是有一位神奇的诗人，正幽幽地吟哦着一首无形无韵然而无比优美的诗。腊梅的清香弥漫在屋子里，使我小小的天地充满了春的气息，尽管窗外还是寒风呼啸，滴水成冰。我们都深深地陶醉在腊梅的风韵和幽香之中。

你久久地凝视着腊梅，突然扑哧一声笑起来。

“假如下一辈子要变成一种植物的话，我想做一株腊梅。你呢？”你说着笑着就走了，却留给我一阵遐想。假如，你真的变成一株

腊梅，那会怎么样呢？我默默地凝视着书桌上的那几株腊梅，它们仿佛也在默默地看我。如果那流动的清香是它们的语言的话，那它们也许正在回答我呢。

好，让我试着来翻译它们的语言，你听着——

假如你想做一株腊梅，假如你乐意成为我们家属中的一员，那么你必须坚忍，必须顽强，必须敢于用赤裸裸的躯体去抗衡暴风雪。你能么？

当北风在空旷寂寥的大地上呼啸肆虐，冰雪冷酷无情地封冻了一切扎根于泥土的植物，当无数生命用消极的冬眠躲避严寒的时候，你却应该清醒着，应该毫无畏惧地伸展光秃秃的枝干，并且要把毕生的心血都凝聚在这些光秃秃的枝干上，凝结成无数个小小的蓓蕾，一任寒风把它们摇撼，一任严霜把它们包裹，一任飞雪把它们覆盖……没有一星半瓣绿叶为你遮挡风寒！你能忍受这种煎熬么？也许，任何欢乐和美都源自痛苦，都经历了殊死的拼搏，但是世人未必都懂得这个道理。

假如你想做一株腊梅，你必须具备牺牲精神，必须毫无怨言地奉献出你的心血和生命的结晶。你能么？

当你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迎着风雪开放了你的小小花朵，你一定无比珍惜这些美丽的生命之花。然而灾祸常常因此而来。为了在万物肃杀时你的一枝独秀的花朵，为了你的预报春天信息的清香，人们的刀斧和钢剪将会无情地落到你的身上。你能承受这种牺牲么？也许，当你带着刀剪的创痕进入人类的厅堂，在一只雪白的瓷瓶或者一只透

明的玻璃瓶里默默地完成生命的最后乐章时，你会生出无穷的哀怨，尽管有许多人微笑着欣赏你，发出一声又一声由衷的赞叹。如果人们告诉你：奉献和给予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你是不是同意呢？

假如你想做一株腊梅，你必须忍受寂寞，必须习惯于长久地被人们淡忘冷落。你能么？

请记住，在你的一生中，只有结蕾开花的那些日子，你才会被世界注目。然而，即便是花儿盛开之时，你也是孤零零的，没有别的花卉愿意和你一起开放，甚至没有一簇绿叶陪伴你。“好花须得绿叶扶”，这样的格言与你毫不相干。当冰雪消融，当温暖的春风吹绿了世界，当万紫千红的花朵被水灵灵的绿叶扶衬着竞相开放，你的花儿早已谢落殆尽。这时候，人们便忘记了你。春之圆舞曲是不会为你奏响的。

假如你问我：那么，你们何必要开花呢？

我要这样回答你：我们开花，绝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献媚，只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风骨和气节，展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当然，我们的傲骨里也蕴藏着温柔的谦逊，我们的沉默中也饱含着浓烈的热情。这一切，人们未必理解。你呢？

我把做一株腊梅的幸与不幸、欢乐与痛苦都告诉你了。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还想不想做一株腊梅？

哦，我的南方的朋友，我把腊梅向我透露的一切，都写在这里了。当你在和煦的暖风里读着它们，不知道你是否还会怀着留恋的心情，想起我书桌上的那几株腊梅？此刻，北风正在敲打着我的窗户，而我的那几株腊梅，依然在那里默默地绽蕾，默默地吐着清幽的芬芳……

冰霜花

—

你从南国来信，要我描绘北方寒冷的景象，这使我为难。在地图上，我们这个城市是在中国的南北之间，冬天，远不如东北寒冷，但比起你们花城，自然冷多了，凛冽的北风，也能刺人骨髓。然而，我很难告诉你，什么是这里冬天的特征。你想象中的冰天雪地，这里没有。对了，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值得向你来描绘一下。

早晨醒来，我的窗上总是结满了晶莹的冰霜。这是一些奇妙的花儿，大大小小，姿态各异：有六个瓣儿的，像一朵朵被放大的雪花；有不规则的，无数长长短短呈辐射状的花瓣布满了玻璃窗格。仿佛有一个身怀绝技的雕刻大师，每天晚上，都在窗上精心雕刻出新鲜

的花样，于是，清晨我一睁开眼睛，就能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就能感受到大自然和生活的多姿多彩……

大自然的创造，是人工无法模拟的。窗上的这些冰霜花，实在是一个奇迹。它们每天出现，却绝不重复，千奇百怪，有着翻不尽的花样。看着它们，我总是感到自己的想象力太贫乏。它们似乎像世上所有的花儿，又似乎全都不像，我想到了天女的花篮，想到了海底的水晶宫……如果是画家，他一定会从这些晶莹而又变化无穷的花纹中得到许多灵感和启示。而我却只能惊叹，只能飘忽迷离地想入非非。我觉得它们是一朵朵有生命的花，是一首首无比精妙的诗……

二

太阳出来后，窗上的冰霜花便会渐渐融化，窗户变得一片模糊，再也没有什么动人之处了。所以我有时竟希望太阳稍稍迟一些出来，让这些晶莹的花儿多保留一些时间，我要多看几眼，多驰骋一会儿想象。

这些美妙的小花，只和寒冷做伴。我刚才说的那位雕刻大师，就是它——寒冷。呼啸的北风是它的雕刻刀。在人们诅咒严寒的时候，它却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完成了举世无双的杰作。大概很少有人见过冰霜花开放的过程，这也许可以算是一个秘密，只有风儿知道，只有水珠儿知道。当那些游荡在温暖的屋子里的水汽，在窗上凝结成小水珠时，窗外的寒流，便赶来开始了它的雕刻。对小水珠儿来说，这种

雕刻，可能是一场痛苦的煎熬，是一次生死的搏斗——柔弱而纯洁的小生命，面对强大的寒流，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营地，勇敢地抗争着。寒流终于无法消灭这些颤动的小生命，只是使它们凝固在玻璃上，成了一朵朵亮晶晶的花儿。

能不能说，冰霜花——是一场搏斗的速写？是一群弱小生命的美丽庄严的宣言？你可能会笑我牵强附会。但我从这些开放在严寒之中的小花儿身上，悟出了一个道理：美，常常是在艰难和搏斗中形成的。

三

是的，严寒为世界带来了灾难，却也造就了美。假如你看到被雪花覆盖的洁净辽阔的田野，看到北方人用巨大的冰块镂刻出的千姿万态的冰雕冰灯，你一定会惊喜得说不出话来。而冰霜花，似乎是把严寒所创造的美全部凝集在自己那沉静而又精致的形象之中了。面对着它们，你也许不会再诅咒寒冷。看着窗上的冰霜花，我曾经想起南国的那些花，那些在炎阳和热风中优雅而又坦然地绽放的奇葩：凤凰花、茉莉花、白兰花、美人蕉、米兰……以及许多我从未曾有机会见识的南国花卉。在难耐的酷暑中，它们微笑着，轻轻地吐出清幽的馨香。我想，它们，和这里的冰霜花似乎有着共同的性格，一个在严寒中形成，一个在高温下吐苞，都曾经历了艰难、痛苦和搏斗，却一样美丽，一样令人赏心悦目。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我们的周围，总是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在默默地生长着，不管世界对它们多么严酷。

也许，正是因为形成在严酷之中，这些美，才不平庸，不俗气，才会有非同一般的魅力。

四

你看，我扯得远了。还是回到我向你描绘的冰霜花上来吧。

然而遗憾得很，暖洋洋的阳光已经流进了我的屋子。窗上的冰霜花，早已融化了，像一行行泪水，在玻璃上无声无息地流淌，仿佛是因为失去了它们的美而悲哀地哭泣着。不错，冰霜花，毕竟不是真正的花，看着玻璃窗上那一片朦胧的水雾，我的心中不禁有几分怅然。不过，明天清晨，冰霜花一定又会悄悄地开放在我的窗上，向我展现全新的容颜。

日晷之影

影子在日光下移动，
轨迹如此飘忽。
是日光移动了影子，
还是影子移动了日光？

——题记

我梦见自己须髯皆白，像一个满腹经纶的哲人，开口便能吐出警世的至理格言。我张开嘴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走得很累，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轻轻地喘息，我的声音却在寂静中发出悠长的回声。

时间啊，你正在前方急匆匆地走，为什么，我永远也无法追上你？

时间是不是一种物质？说它不是，可天地间哪一事物与它无关？说它是，它无形无色无声，谁能描绘它的形状？

说它短促，它只是电光闪烁般的一个瞬间。然而世界上有什么事物比它更长久呢？它无穷无尽，可以一直往上追溯，也可以一直往下延续，天地间永远没有它的尽头。

说时间如流水，不错。水在大地上奔流，没有人能阻挡它奔腾向前。然而水流有干涸的时候，时间却永不停止它的前行。说时间如电光，不错。电光一闪，正是时间的一个脚步。电光闪过之后，世界便又恢复了沉寂和黑暗。那么，时间究竟是闪烁的电光，还是沉寂和黑暗？

我们为时间设定了很多标签，秒、分、小时、天、旬、月、年、世纪……对于人类来说，每一个标签都有特定的意义，因为，在这个时刻，发生了对于某些人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比如某个人诞生，某一场战争爆发，某一个时代开始……然而对于时间来说，这些标签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天、一月、一年、一世纪，在世间的长河中都只能是一滴水、一朵浪花、一个瞬间。

再伟大的人物，在时间面前，都会显得渺小无能。叱咤风云的时候，时间是白金，是钻石，灿烂耀眼，光芒四射。然而转瞬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了历史。

根据爱因斯坦的假设，如果能以光的速度奔跑，我就能走进遥远的历史，能走进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世界。于是，我便也能以现代人的观念，改写那些已经写进人类史册的故事，为那些黑暗的年代

点燃几盏光明的灯火，为那些狂热的岁月泼一点清醒的凉水。我也能想办法改变那些曾经被扭曲被冤屈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取消很多人类的悲剧。我可以阻止屈原投江，解救布鲁诺出狱，我可以使射向普希金的子弹改变方向，也能使希特勒这个罪恶的名字没有机会出现在世界上……

然而，我也不得不自问：如果我改变了历史，改变了祖先们的命运，那么，这天地之间还会有我此刻所处的世界，还会有我这样一个人？

我想，我永远也不可能以光速奔跑。我的同类，我的同时代人，我的后代，大概都不可能这样奔跑。所以，我不可能改变历史，而且，我并不想做一个能改变历史的好汉。爱因斯坦也一样，他再聪明伟大，也无法改变已经过去的历史。即使他能以光速奔跑。

在乡下“插队”时，有一次干活之后休息，我一个人躺在一棵树下，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我的身上。我的目光被视野中的一条小小的青虫吸引了。它正沿着一根细而软的树枝，奇怪地扭动着身体，用极慢的速度往上爬。在阳光的照射下，它的身体变得晶莹透明。可以想象，对它来说，进行这样的攀登是何等艰难劳累。小青虫费了很多时间，攀登到了树枝的顶端，再也无路可走。这时，一阵风吹来，树枝摇晃了一下，小青虫被晃落在地。这可怜的小虫子，费了这么多时间和气力，却因为瞬间的微风而功亏一篑。我想，我如果是这条小青虫，此刻将会被懊丧淹没。然而，小青虫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又慢慢地爬动起来。我想，它大概会吸取教训，再也不会上树

了。我在树下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那条小青虫竟然又爬到了原来的那根细树枝上。它还是那样吃力地扭动着身体，慢慢地向上爬……小青虫使我吃惊，我怎么也不明白，是什么力量使它如此顽强地爬动？是什么原因使它如此固执地追寻那条走过的路？它爬到树枝上要干什么？然而，小虫子的执着却震撼了我。这究竟是愚昧还是智慧？

这固执坚韧的小青虫使我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西西弗死后被打入地狱，并被罚苦役：推石上山。西西弗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巨石只在山顶瞬间停留，就又从原路滚落下山。西西弗必须追随巨石下山，重新一步一步地将它推上山顶。然后巨石复又滚落，西西弗又得开始为之拼命……这种无效无望的艰苦劳作往复不断，永无穷尽。责令西西弗推石的诸神以为这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西西弗无法抗拒诸神的惩罚，然而推石上山这样一件艰苦而枯燥的工作，却没有摧垮他的意志。推石上山使他痛苦，也使他因忙碌辛劳而强健。有人认为，西西弗的形象，正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简洁生动的象征。地球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就是这样活着，日复一日，重复着大致相同的生活。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难道就是一个地狱？当然不是。加缪认为，西西弗是快乐而且幸福的，他的命运属于自己，他推石上山是他的事情。他为了把巨石推上山顶所进行的搏斗，本身就足以使他的心灵感到充实。

西西弗多像那条在树枝上爬动的小青虫。将时光和精力全部耗费在无穷的往返中，耗费在意义含混的劳役里，这难道就是人生的缩影？

我当然不愿意成为那条在树枝上爬动的小青虫，也不希望成为永远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人，按自己的心愿生活。可是，我常常身不由己。

人是多么奇怪，阴霾弥漫的时候盼望云开日出，盼望阳光普照大地；晴朗的日子里却常常渴望天空飘来云彩遮住太阳。黑暗笼罩天地的时候，光明是何等珍贵，一颗星星，一堆篝火，一点豆火，都会是生命的激素，是饥渴时的面包和清泉，是死寂中美妙无比的歌声，是希望和信心。如果这个世界消失了黑夜，那又会怎么样呢？那时，光明会成为诅咒的对象，诗人们会对着太阳大喊：你滚吧，还我们黑夜，还我们星星和月亮！我们的祖先早已对此深有体验，后羿射日的故事，大概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

造物主给人类一双眼睛，我们用它们看自然，看人生，用它们观察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也用它们表达情感，用它们笑，用它们哭——多么奇妙，我们的眼睛会流出晶莹的液体。

婴儿刚从母体中诞生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的哇哇啼哭。他们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放开喉咙，无拘无束，大声地哭，泪水在他们红嫩的小脸上滚动，嘹亮的哭声在天地间回荡。哭，是他们给这个迎接他们到来的世界的唯一回报。

婴儿为什么哭？是因为突然出现的光明使他们受了惊吓，是因为充满空气的世界远比母亲的子宫寒冷，还是因为剪断了连接母体的脐带而疼痛？不知道。然而可以肯定，他们此时的哭声，没有任何悲伤

的成分。诗人写诗，把婴儿的啼哭比为生命的宣言，比为人间最欢乐纯真的歌唱，这大概不能说错。而当婴儿长成孩童，长成大人后，有谁能记得自己刚钻出娘胎时的哭声，有谁能说清自己当时怎样哭，为什么而哭？诗人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无助无知的婴儿，哭只是他们的本能。我们每个人当初都曾经为这样的本能而大声地、毫不害羞地哭过。没有这样的经历，大概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当我们认识了世事，积累了感情，具有了爱憎；当我们开始在意自己的形象和表情——哭，就成了问题。哭，不再可能是无意识的表情了，眼泪，和悲哀、忧伤、愤怒、欢乐联系在一起。有说“姑娘的眼泪是金豆子”，也有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流眼泪，成了生命中的严重事件。

人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严重事件。我想，当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这样的“严重事件”，当我的眼睛失去了流泪的功能，我的生命大概也就走到了尽头。

心灵为什么博大？因为心灵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细微的情节，它们积累、沉淀，像种子在灵魂深处萌芽、生根、长叶，最终开出花朵。把心灵比成田地，心田犹如宽广的原野，情感和思索的种子在这原野里生生灭灭，青黄相接，花开不败。我们视野中的一切，我们思想中的一切，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这辽阔无边的原野中跋涉驰骋。

生命纵然能生出飞舞的翅膀，却无法飞越命运的屏障，无法飞越死亡。我们只是回旋在局限的时空里，只是徘徊在曲折的小路上。

对于个人，小路很短，尽头随时会出现。对于人类，这曲折的小路却永无穷尽。

活着，就往前走吧。我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但我渴望知道，于是便加快脚步。在天地之间活相同的时间，走的路却可能完全不同。有人走得很远，看见很多美妙的景色；有人却只是幽囚于斗室，至死也不明白世界有多么辽远阔大。

我常常回过头来找自己的脚印，却无法发现自己走过的路在哪里。无数交错纵横的脚印早已覆盖了我的足迹。

仰望天空，我永远也不会感到枯燥和厌倦。飞鸟划过，把自由的向往书写在天上；白云飘过，把悠闲的姿态勾勒在天上。乌云翻滚时，瞬息万变的天空浓缩了宇宙和人世的历史，瞬间的幻灭，演示出千万年的动荡曲折。

最神奇的，当然是繁星闪烁的天空。辽阔、深邃、神秘、无垠……这些字眼，都是为夜空而设置的。人间的神话，大多起源于这可望及而不可穷尽的星空。仰望夜空时，我常常胡思乱想，中国的传说和外国的神话在星光浮动的天上融为一体。

嫦娥为了追求长生而投奔月宫，神女达佛涅为了摆脱宙斯的追求而变成一棵月桂树，嫦娥在月宫里散步时走到了达佛涅的月桂树下……两个同样寂寞的女神，她们会说些什么？

周穆王的八骏马展开翅膀腾云驾雾，迎面而来的，是赫利俄斯驾驭着那四匹喷火快马曳引的太阳车，中国的宝驹和希腊的神马在空中擦肩而过，马蹄和车轮的轰鸣惊天动地……

射日的后羿和太阳神阿波罗在空中相遇，是弓剑相见，还是握手言欢？

有风的时候，我想起风神玻瑞阿斯，他拍动肩头的翅膀，正在天上呼风唤雨，呼啸的大风中，沙飞石走，天摇地撼。而中国传说中的风姨女神，大概也会舞动长袖来凑热闹，长袖过处，清风徐来，百鸟在风中飞散，落花在风中飘舞……我由此而生出奇怪的念头：风，难道也有雌雄之分？

在寂静中，我的耳畔会出现荷马史诗中描绘过的“众神的狂笑”，应和这笑声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发出的漫天喧哗……

有时候，晴朗的夜空中看不见星星。夜空漆黑如墨，深不可测。于是，我想起了遥远的黑洞。

黑洞是什么？它是冥冥之中一只窥探万物的眼睛。它目力所及的一切，都会被这只眼睛无情地吸入，消亡在无穷无尽的黑暗里。也许，我和我的同类，都在它的视线之内，我们都在经历被它吸入的过程。这个过程缓慢而无形，我们感觉不到痛苦，然而这痛苦的过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那么，那些死去的人，大概是完成了这样的痛苦。他们离开世界，消失在黑洞中。活着的人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被吸入黑洞一刹那的感觉。

发现了黑洞的霍金坐在轮椅上，他仰望星空的目光像夜空一样深不可测。

宇宙的无边无际，让我从小就想不明白，有时甚至越想越糊涂。天外有天，天外的天外的天又是什么？至于宇宙的成因，我就更加困惑。据说，在极遥远的年代，宇宙产生于一次大爆炸，这威力巨大的爆炸使宇宙在瞬间膨胀了无数亿倍。今天的宇宙，仍在这膨胀的过程中。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这样的“爆炸”和“膨胀”说提供了依据。

于是，坐在轮椅上的霍金说话了：“假如膨胀宇宙论是正确的，宇宙就包含有足够的暗物质，它们似乎与构成恒星和行星的正常物质不同。”

“暗物质”也就是隐形物质，据说它们占了宇宙物质的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大多数的物质，我都看不见摸不着。它们包围着我，而我却一无所知。多么可怕的事情！

科学家正在很辛苦地寻找“暗物质”存在的依据。这样的探寻，大概是人世间最深奥最神秘的工作。但愿他们会成功。

而我们这样平凡的人，此生大概只能观察、触摸那百分之十的有形物质。然而这就够了，这并不妨碍我的思想远走高飞。

一只不知名的小花雀飞到书房的窗台上。它那灰褐色的羽毛中，镶嵌着几缕耀眼的鲜红。这样可爱的生灵，还好没有被归入隐形的一类。花雀抬起头来，正好撞到了我凝视的目光。它瞪着我，并不因为我的窥视而退缩。那对闪闪发亮的小眼睛，似乎凝集了天地间的惊奇和智慧。它似乎准备发问，也似乎要告诉我远方的见闻。

我向它伸出手去，它却张开翅膀，飞得无影无踪。

为什么，它的目光使我怦然心动？

微风中的芦苇姿态优美，柔曼妩媚，向世界展示着生命的万种风情。微风啊，你是生命的化妆品，你用轻柔透明的羽纱制作出不重复的美妙时装，在每一株芦苇的身边舞蹈。你把梦和幻想抛撒在空中，青翠的芦叶和银白的芦花在你的舞蹈中，羽化成蝴蝶和鸟，展翅飞上晴朗的天空。

微风轻漾时，摇曳的芦苇像沉醉在冥想中的诗人。

在一场暴风雨中，我目睹了芦苇被摧毁的过程。也是风，此时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容。温和文雅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疯狂和粗暴，被撕裂的绿叶在狂风中飞旋，被折断的苇秆在泥泞中颤抖……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是强大的人侵者对无助弱者的蹂躏和屠杀。

暴风雨过去后，世界像以前一样平静。狂风又变成了微风，踱着悠闲的慢步徐徐而来。然而被摧毁的芦苇再也无法以优美的姿态迎接微风。微风啊，你是代表离去的暴风雨，来检阅它的威力和战果？还是出于愧疚和怜悯，来安抚受伤的生命？

芦苇无语。倒伏在地的苇秆上，伸出尚存的绿叶。微风吹动它们，它们变成了手掌，无力地摇动着，仿佛在抗议，又像在拒绝。

可怜的芦苇！它们倒在地上，在微风中舔着伤口，心里却没有报仇的念头。生而为芦苇，永不可能成为复仇者。它们只能逆来顺受地活下去，用奇迹般的再生证明生命的坚忍和顽强。

而风，来去无踪，美化着生命，也毁灭着生命。有人赞美它，也

有人诅咒它。

无需从哲人的词典里选取闪光的词汇为自己壮胆。活在世上，每个人都具备了做哲人的条件。你在生活的路上挣扎着，你在为生存而搏斗，你在爱，你在恨，你在寻求，你在追求一个目标，你在为你的存在而思索，你在为你的行动而斟酌，你就可能是一个哲人。不要说你不具备哲人的智慧和深沉，即便你木讷少言，你也可能口吐莲花。

行者，必有停留之时。在哪里停下来其实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停下来之前走了多少路，走到了什么地方，看见了什么。

将生命停止在风景美妙的一点上，当然有意思。即便是停止在幽暗之处，停止在人迹罕至的场所，停止在荒凉的原野，也不必遗憾。只要生命能成为一个坐标，为世人提供一点故事，指点一段迷津，你就不愧对曾经关注过你的那些目光。

我仰望天空，我知道上苍在俯视我。我头顶的宇宙就是上帝，我无法了解和抵达的一切，都凝聚在上帝的目光中。这目光深邃博大，能包容世间万物。

我想，唯一无法被上帝探知的，是我的内心。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憧憬什么，我在期待什么？上帝，你不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如果你以为你已洞察一切，那么，你就错了。

是的，对于我的内心来说，我自己就是上帝。

风 景

太湖黄昏

—— 太阳疲软地枕在山脊上，再也射不出刺眼的光芒，只是无力地流出橘红的色彩，流在天上，流在湖里……

太湖凝固成静静的一幅水彩画了。湖面像一块巨大的镜子，平滑得不见一丝波纹，天光似乎全被深深地吸进湖底，没有亮色泛出来，这镜子是暗淡的。湖心几只舟子，是镜中的几点黑斑；水天交界处那些青紫色的山影，是一圈弯弯曲曲的镜框，这不规则的镜框艺术得天下无二，谁也无法复制它们。

天色却是极斑斓极辉煌的。那落日周围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片，仿佛是泼翻了的荧光颜料，五颜六色，亮晶晶地掺和在一起。也许是因为燃着许多人世间罕见的宝物，于是才吐出这许多人世间罕见的火焰——天色正逐渐幽下去。

一棵苍劲的老松，孤独地立在湖畔。已经分辨不清枝叶的色彩和层次，只有黧黑的一片剪影，一动不动地贴在水天之间，上半截在天幕，下半截在湖面。那些伸向水天的枝干分明是一些手，激动地伸出来，想要挽留什么，却又无可奈何地僵持在那里了。

太阳被黑沉沉的山影吞噬了，天色随即暗下来。太阳消失的地方一片黛紫深红，再往上去，便是深深的蓝，无边无际的蓝，星空下静海一般的蓝……

湖水失去了边界。湖山交接的地方，被一缕缕烟雾遮盖了。起伏的山峰于是都飘浮在紫红的天幕上，像一群腾空而起的骆驼，在幽暗的空中逐渐隐去……

终于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湖、山、树影，全都融化在冥冥暮色里。风不知从什么地方溜出来，缓缓地暗中踱着步。它的脚步化作了轻微的涛声和窸窣窸窣的树叶声……

星星悄悄地蹦了出来，一颗、两颗、三颗……像一些好奇的眼睛，俯视着被夜幕笼罩的茫茫太湖。有两颗星星落在了湖里，并且飘然浮移着，恍若梦游的萤火——那是舟子上的风灯。

溺水的树

湖水不知在哪年哪月漫上来，淹没了湖畔的一小片杨树林。说是树林，其实只有五棵杨树，其中两棵合抱粗的老杨树，两棵大碗口粗的年轻的树，还有一棵拳头粗的小树。这像一个拥有祖孙三代人的和睦家庭。它们曾经一起擎着青翠的树冠，组合成一片葱茏蓊郁的树

林，一片浓绿的云。鸟儿曾在它们的枝叶间筑巢，游人曾在它们的阴凉中憩息。坐在树下远眺湖波，平静的心儿便会像帆影一般飘向湖中……

湖水不知在哪年哪月漫上来，淹没了这个杨树之家。这五个溺水者，终于无法挣脱湖水的包围，默默地死去。我看见的是它们的尸体！

它们像生前一样站立着，只是没有了绿叶，没有了葱茏的树冠，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只剩下那些不肯倒下的骨骼。这是些倔强的骨骼，它们的形状奇特得使我惊讶——粗壮的身躯扭曲了，似乎是侧着身子，弯着腰，或者是举首仰天作呼号状。而那些枝枝杈杈也生得奇怪，像是冲冠怒发，又像是许许多多曾拼死支撑的手臂，抽搐着凝滞在空中。它们互相倾斜着，却保持着距离，只有几根枝条的梢梢缠在一起。

于是，我似乎看见了这个杨树之家覆灭前的惨状。当湖水侵略它们的家园之后，它们抵抗过，搏斗过，挣扎过。这是无声的绝望的搏斗。它们想挣脱湖水，它们拼命扭动躯干，拼命挥舞臂膀，湖水却没有退下去。我也能想象那些看不见的根，它们曾在地底下顽强地向四面八方伸展，试图冲破水的浸漫。然而，到处是水，到处是水、水、水，使生命欢乐也使生命窒息的水呵……

你看两株老树，一起向那棵小树弯下了身子，那些扭曲的枝条也缠住了小树的枝条……这情景震撼着我的心灵。也许已自知生路断绝，两位老前辈同时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小树身上，但愿它能躲开死神的魔掌！而那两棵年轻的树，互相吸引着，像一对恋人——或者是夫妻，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做最后的依偎……

五棵树终于都未能躲开死神。它们快然地相望着，听凭绿叶一片片飘落在湖水中……它们临死前的形象却留了下来。

艺术家的雕刀，能镂刻出如此悲壮的塑像么？造就了这出悲剧的湖水，优美地、若无其事地流淌着。风平浪静的水面不见了一丝涟漪，那五棵杨树的影子，便清晰地倒映在水里。几条梭子鱼在树影里游动，水中的树似乎活了起来……

船

船定定地停在湖心。没有升帆，也没有下锚，只有光秃秃的一枝桅杆，呆呆地指着天空。

是一只摆渡的舢板。却不见船工，也不见乘客。谁也不知它如何离开渡口独自飘进湖心。桅杆下有低低矮矮的圆顶棚，棚里悠悠地飘出来一缕青烟。

一阵风掠过湖面，船微微晃了几晃，一个个圆圆的涟漪便在船儿四周荡漾开了。又一阵风掠过，小船慢慢地向湖的深处滑去……

圆顶棚里突然蹿出一条乌黑的狗。它蹲在船头东张西望了一阵，便放开喉咙大叫起来。宁静的湖上顿时飘开一片孤寂的狗叫声……

没有人理会船上的狗。岸上的人无法招呼它。叫声于是愈来愈凄厉哀伤，到后来只听见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呜咽抽泣……

船棚里的烟却越来越浓了，棚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很快，小船被飘舞旋转的青烟包裹起来。只有黑狗令人心碎的叫声越过水面传到湖边……

青烟里突然蹿出通红的火舌来！一会儿，孤独的舢板便成了一支毕剥燃烧的火把。火烧得极旺时，仿佛水面上盛开出一朵通红的睡莲……

黑狗落水了。它离开了那只火船，拼命地向岸边游来。只见一个乌黑油亮的小脑袋，在被火光映红的水面一冒一冒……

一群游人无声地等着那只黑狗。等到它上岸时，会不会告诉人们一个船儿着火的故事呢？

物语微思

问 墙

问：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呢？

墙：因为你们需要我。我为你们阻挡风雪，为你们阻挡野兽的侵袭。因为有了我，你们才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

问：为什么你有时高有时低，有时坚固有时脆弱呢？

墙：我无法回答你。因为是你设计了我的形象。

问：假如你遮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被你挡在外面的世界；假如你挡住了阳光和田野里的风，使我感受不到生命和春天的欢乐，你说我怎么办？

墙：凿穿我，在我的身上开出窗户来。

问：假如你禁锢了我的思想，使我变得古板而又闭塞；假如你阻

隔了我和其他心灵的交流，使我变得孤独而又寂寞，你说我怎么办？

墙：推倒我！

睡莲

你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水面打瞌睡吗？

你难道不觉得寂寞？你不想在清凉的风中无拘无束地摇动着圆圆的绿叶？也不想欣赏辛勤的蜜蜂在你的头顶唱歌跳舞？还有那些红色的蜻蜓，总是在你的身边徘徊，它们一定有一些秘密的悄悄话要告诉你……

唉，你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你陶醉在梦境里了。你梦见过什么呢？人间的圆梦术和算命先生是无法描绘你的梦的。他们可以用一些荒诞的巧语骗人，却无法骗你。

我想等你醒来。我等了一个漫长的黑夜，夜里有风，有雨，有雷电。它们大概吵你了，你能经受住风暴的侵袭吗？

早晨，我来看你时，宁静的水面上开出了一朵雪白雪白的花。那些莹洁的花瓣上，缀满了亮晶晶的水珠。

哦，这是你的泪珠呢，还是你的汗珠？

鸟 语

笼子里的鸟叫得起劲极了。养鸟人说这是在唱歌。

天上的鸟飞到了挂着笼子的树枝上，默默无声地看着笼子里的鸟。

我仿佛听见笼中鸟和自由鸟的对话——

自由鸟：喂，你在唱什么？

笼中鸟：你也说我是在唱歌！

自由鸟：那你为什么叫个不停？

笼中鸟：主人喜欢听我叫。

自由鸟：我们在森林里唱的歌和你的不一样。

笼中鸟：什么叫森林？我没有见过。

自由鸟：出来，跟我飞回森林吧。你应该在那里唱歌。

笼中鸟：不，我的翅膀不行了，不能远走高飞了。

自由鸟：我为你悲哀，朋友。

笼中鸟：你真傻。否则还要这笼子干吗。世界就是这样的，有的鸟可以在天上飞，有的鸟可以住在笼子里。

自由鸟：告诉你的主人，拆除那笼子吧。我们一样能为他唱歌。

笼中鸟：在这里挺好，我什么也不愁。

自由鸟：我为你悲哀，朋友。

枝头上的鸟高高地飞走了，留下笼子里的鸟不停地叫着。养鸟人走了过来，用手指撮起一把小米撒进了笼子……

飞 鱼

在甲板上，我看见一条死去的飞鱼。

它曾经像海燕一般骄傲地在海面飞翔；它曾经让海里所有的鱼儿钦羨……

然而它死了，它在甲板上被晒成了鱼干。

哦，千万不要离开你生活的土壤！

梧桐的悲哀

在初春的暖风里，满天飘着毛茸茸的黄色飞花，像天上落下了奇异的雪。

这不是蒲公英，是梧桐的种子。光秃秃的梧桐树枝上的那些“小铃铛”，在严寒中寂寞地度过了冬天。此刻，它们在春风里欢快地解体了，脱落了，变成了漫天飞花。

它们是数不清的小生命呵！它们在春风里飞呵飘呵，像一只只小蝴蝶，像一顶顶小降落伞。它们要找寻自己的土壤，要在大地的怀抱里生根、发芽，有朝一日也长成一片亭亭玉立的梧桐树林。它们要用水灵灵的新绿覆盖大地……

然而在城里，到处是冷冰冰的水泥地，它们没能找到自己的土壤，只好在街头墙角无可奈何地积累成一堆堆一团团，心灰意懒地滚动着……

它们本来应该变成森林的！

拐杖

在一扇开裂的木门背后，我发现了它。它默默地斜靠在结着蛛网的砖墙上，像一位疲倦的老人正在垂首沉思。

很久很久以前，它是深山老林里一根被绿叶簇拥着的青藤。有一天，一把锋利的刀砍断了它……

属于它的绿叶早已不见了。拂去灰尘，我想在它的两头寻找当年的刀痕，然而找不到了。上面弯曲的柄部，已经被抚摩得又光又滑，甚至可以反射出耀眼的太阳光。也许，曾经有很多手抚摩过它，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年轻人的手……而下面的那一部分，只能看到它和地面摩擦的痕迹了。也许，它曾经和各种各样的地面摩擦，泥土的、砖石的，宽阔平坦的、崎岖曲折的……

它陪伴着它的主人们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呢？这些路上，是充满了欢笑和歌声，还是飘洒着泪水和叹息？从它的身畔掠过的，是玫瑰和茉莉的芬芳，还是蒺藜和野蒿的纠缠？

没有人会告诉我关于它的故事了。我试着用它轻轻地叩击地面，发出的声音却又清脆又深沉：

橐、橐、橐、橐……

朋友，你来听听吧。这声音里，有许多悲欢的故事，有许多人生的奥秘呢！

秋 兴

—— 秋风一天凉似一天。风中桂花的幽香消散了，菊花的清香又飘起。窗外那棵老槐树，不知什么时候有了黄叶，风一紧，黄叶就飘到了窗台上。在热闹的都市里，要想品味大自然的秋色，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在都市人的观念中，季节的转换，除了气温的变化，除了服装的更替，似乎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而我这个爱遐想的人，偏偏不愿意被四处逼近的钢筋水泥囚禁了自己的思绪。听着窗外的风声，我想着故乡辽阔透明的天空，想着长江边上那一望无际的银色芦花，想着从芦苇丛中扑棱着翅膀飞上天空的野鸭和大雁，想着由翠绿逐渐变成金黄色的田野……唉，可怜的都市人，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只能用可怜的回忆来想象奇妙的自然秋色了。

小时候，背过古人吟咏秋天的诗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秋阴不散

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落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诗句使我对自然的秋色心驰神往。想起来，古人虽然住不进现代都市的深院高楼，享受不到很多时髦便捷的现代设施，但他们常常被奇妙的大自然陶醉，他们的心境常常和自然融为一体……世俗的喧嚣和烦恼可以在青山绿水中烟消云散。这样的境界，对久居都市的现代人来说，大概只能是梦境了。

年轻时代，我的生命也曾和大自然融成一体。在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多年，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晒黑了皮肤，磨硬了筋骨，闻惯了泥土的气味。从外表上看，我曾经和土生土长的乡亲们没有了区别，然而骨子里的习性难改。当我一个人坐在江边的长堤上，面对着浩瀚的长江，面对着银波荡漾的芦苇的海洋，倾听着空中发出凄厉呼叫的雁群，我总是灵魂出窍，神思飞扬。我曾经想，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应该是有知觉的，其中包括一滴水、一株芦苇、一只大雁。我躺在涛声不绝的江边，闭上眼睛，幻想着自己变成一滴水，在江海中自由自在地奔腾；变成一株芦苇，摇动着银色的头颅，在秋风中无拘无束地舞蹈；变成一只大雁，拍动翅膀，高飞在云天，去寻找遥远的目标……我曾经把这些幻想写进我的诗文里。这是对青春的讴歌，是对人生的憧憬，是对生命和自然天真直率的诘问。如今，再回头聆听年轻时的心声，我依旧怦然心动。当年的涛声、雁鸣、飞扬的芦花、掺杂着青草和野艾菊清香的潮湿的海风、荡漾着蟋蟀和纺织娘鸣唱的清凉的月光……仿佛仍在我的周围飘动鸣响。故乡啊，在你的身边，这一切都还美妙一如当年么？

然而一切都很遥远了。此刻，窗外流动的是都市的秋风，没有大

自然清新辽远的气息。今年夏天回故乡时，我从长江边采了几枝未开放的芦花，回来插在无水的盆中。它们居然都一一开出了银色的花朵，使我欣喜不已。这些芦花，把故乡的秋色送到了我的面前。这些芦花，也使我联想到自己鬓边频生的白发。这是人生进入秋季的象征，谁也无法阻挡这种进程。就像无法阻挡秋天替代夏天、春天替代冬天一样。不过我想，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四季，大概是可以由自己来调节的。当生存的空间和生理的年龄像无情的网向你罩来时，你的心灵却可以脱颖而出，飞向你想抵达的任何境界。只要你有这样的兴致，有这样的愿望，有这样的勇气。

是的，此刻，聆听着秋声，凝视着芦花，我在问自己：你，还会不会变成一只大雁，在自由的天空中飞翔呢？

《自新大陆》

—— 还是住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的时候，一次，一位来自远方的好朋友走进了我的屋子。友人正值壮年，地位已经引人瞩目：文学教授，某大学刚刚上任的校长。在当地，他是有名的“强人”，说一不二，想要干的事情，非干成功不可。他斜靠在我的床头上，头倚着叠得高高的被子，闭上了眼睛。我的录音机里，正在放着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第二乐章。深沉辽阔的音乐缓缓地流动着，回响在我的木结构的小屋子里。我和他都在音乐中陷入了沉思……

一颗大而晶莹的泪珠，从他微阖的眼睛里滚出来，停留在面颊上，久久地闪烁着晶莹的光芒。音乐消失以后，他才睁开眼睛，脱下眼镜，擦去了面颊上的那颗泪珠。

“没有办法，听到《自新大陆》，我就忍不住会流出眼泪来。”他

从床上欠起身，不好意思地朝我一笑，又说：“在学校里的时候，很多人因此而觉得不可思议，说我是怪人。你呢，你以为我这样怪不怪？”

我摇着头回答他：“不，一点不奇怪。我也常常会在音乐中流下泪来。音乐使我感动，使我兴奋，使我想起很多往事。有欢乐的，有伤感的，也有痛苦的。”音乐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强迫，音乐只是鸣响，以此安慰人们的心绪。然而在相同的音乐中，不同的人却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我不知道在《自新大陆》的旋律中，他想起了什么？

“这些年，我其实一直走在一条坎坷曲折的路上。每朝前走一步，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要摸索，要拼搏，要搏斗。成功的喜悦总是非常短暂，成功前那种使人疲倦又振奋的拼搏，才是漫长的。在成功之后，这种拼搏马上又会接踵而来。”他看着我，慢吞吞地说着。那些抽象的、带有哲理的语言中，蕴含着只有他自己才能拥有深刻体验的经历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他的目光，又落到我那台关着的录音机上。凝视良久，他又开口了：“《自新大陆》第二乐章，按理说是一段欢乐深沉的抒情。当美妙的自新大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时，谁能不欣喜呢！可是当我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却总是会想起我所经历过的那些曲折，那些痛苦，那些咬紧了牙关的搏斗。发现并且登上自新大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作出多大的牺牲。这，大概只有那些登上了自新大陆的勇者才能够回答。”

我轻轻地按动录音机上的键钮，《自新大陆》的旋律又在我的小屋里奇妙地回响起来。我的朋友又像开始那样，斜靠在床上，头倚被褥，微阖双目，沉浸在音乐和遐想中……

哦，新大陆，那从满目荒凉的沙漠里突然出现的亲切的绿洲，那从无边无际的大洋中突然涌起的美丽的陆地，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我的旅途上出现过呢？我和朋友一起，陶醉在《自新大陆》的旋律中。也许是因为听了朋友刚才的那段感慨，今天，这熟悉的旋律似乎有了新的含义。它引导着我，去憧憬一些以前从未憧憬过的景象，也引导我去回忆一些早已忘却了的往事……

音乐变成了清凉浑黄的江水，惬意地抚摸着疲惫的躯体。我轻松地向水天浩淼的远方游去，绿色的陆地在我的身后缩小……我突然想起十五年前，我在长江入海口的一次游泳。那时我还是一个下乡不久的学生，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开始给我上人生的第一课。然而，我的脑子里那些天真的幻想还没有消失。我常常一边在田野里流汗，一边想入非非，幻想着幸运之神会突然降临。那是盛夏的一天，我和一群青年农民到江边的一个工地上干活儿。我们在烤人的烈日下挑土，又热又累，几乎喘不过气来。中午，吃完自带的冷饭，大家一起坐在高高的江堤上休息。有人提议下水洗澡，凉快一下。我喜欢游泳，下乡后常常下江河玩水，这个建议正合我意。然而除了我，谁也不准备游泳，他们只是脱光了衣服在堤脚下洗澡。听说我准备游出去，有人劝说：“这里的水流急得很，还是小心些好！”我哪里管那么多，猛划几下水，就游离了堤岸。

清凉浑黄的江水，温柔地裹着我，托着我，推着我……几乎没费什么力气，我就游得很远了。回过头来时，堤岸已经退到了很远的地方。堤上三三两两站着几个人，他们正在朝我挥手。于是，我游得更起劲了。我要在他们面前露一手：大城市里的学生，不一定比你们

差！我感到自己游得又轻松又潇洒，心里得意得很，忍不住又回过头来，用力向堤岸上的人们挥了挥手。然而，在第二次回头的时候，我发现堤岸已经成了窄窄的一条线，而堤岸上的人，小得就像黑色的蚂蚁了。该往回游了。

我刚刚掉转头来，就感到无声的江水铺天盖地地向我涌来……我拼命地游着，身体却并不向前。一阵巨大的惊恐顿时把我包裹起来：这是逆水！要返回堤岸，必须逆水游这么长一段路！小时候我曾在黄浦江里尝过逆水游泳的滋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非但没有朝前，还后退了老长一段。我非常清楚，自己正处在一种极度危险的境地。如果不拼命游回去，就可能被潮水无情地卷走。在这里，呼救也没有用。四望皆水，渺茫的水面上，连一片帆影也找不到。没有任何人会听见我的喊声。

游回去！游回去！不能莫名其妙地死在这里！我咬紧牙关，发疯似的迎着逆水游起来。为了减少水的阻力，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入水中，拼命潜游一阵，等憋不过气来时，钻出水面吸一口气，再扎入水中奋力游。我身上的每一块肌腱、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地运动着。我的手臂和腿脚狠狠地划着水，蹬着水。我发现，我能够在强大的逆流中慢慢地往回游了！

此刻，我经历着有生以来最危险、最紧张的一场搏斗，一场孤独无援的搏斗。搏斗的双方，力量对比是那么悬殊，一个是能够摧毁吞噬一切的狂风、暴雨、洪水，一个却只是一棵草、一片落叶、一只失群的孤雁。生和死，前者离我是那么遥远，而后者，却正在迎面而来，迎面而来……

尽管游得异常费劲，但远处的陆地在一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大起来……

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堤岸上的人群了，他们仍然三三两两地坐着。和我一起下水的一伙人早已爬上堤坡，赤膊躺在阳光下。他们都在远远地观察着我，观察着一个正在和死神拼命的落水者。然而他们对我的处境一无所知，他们以为我正在轻松地戏水……

水流似乎越来越急，我的手臂和腿脚却越来越无力。我不敢再潜入水中了，我唯恐在水底一下子被冲出去。实在无力向前游了，我就使劲地划水，但身体却只能在原地起伏。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沉重，手和脚只是机械地运动着，似乎不再属于自己。湍急强大的流水，依然沉着地、不动声色地向我涌来。它是不会疲倦，也不会生出怜悯之心的。我知道，如果我不能再向前游，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时候，我多么希望能抓住一块木板、一根竹子，哪怕只是一根稻草！

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一边默默地喊，一边用仅存的力量拼命地游。也许，陷入绝境的人，如果不绝望，就可以在短短的一瞬间，滋生出不可思议的勇气和力量。我得到了这个瞬间！我当时不明白，以后也一直无法明白——我怎么能游出最后那一百米？！当我的脚突然接触到坚实的沙土，摇摇晃晃地在水中站起来时，我的眼睛里涌满了又热又酸的泪水。堤岸上的人们依然无动于衷地坐着，有几个人懒洋洋地喊：“水性蛮出色的嘛，游了这么多辰光。”

我躺在柔软不平的沙滩上，激动地闭上了眼睛。对于我来说，这黑乎乎的沙滩真是一片新大陆，是它使我甩脱了死神！为了踏上它，我经历了真正的生死考验。我的新大陆呵，我该怎样来报答你呢？我

睁开眼睛，定定地凝视着头顶上飘忽不定的白云，耳畔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听不见潮水的呼啸，听不见人声的喧闹，也听不见自己的心跳。我的灵魂仿佛飞出了躯壳，融化渗透在这一片粗犷而又温柔的沙滩中……我的路，就将从这片沙滩开始。在我的前方一定还会有崭新的美丽的大陆，然而她绝不可能突然从天边飞来。我要去找寻，去追求，用我的所有心血，用我的整个生命！

《自新大陆》的旋律消失在我的小黑屋里，我的朋友也走了。他沉着有力的脚步声在我的耳畔响了很久。他去寻找他的新大陆了，而我，则一如既往，在昏黄的灯光下，轻轻地摊开了稿笺……

注：《自新大陆》也叫《自新大陆第九交响曲》，由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在1893年创作于美国。这部交响曲通过鲜明的音乐形象和真切的情感，充分地表达了作者身处美洲“新世界”的种种感受和对遥远祖国的深切思念。

旷野的微光

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大厅里，数不清的日光灯一起亮着。银白色透明的灯光，柔和地洒满了这个宁静安谧的世界，只有读者轻轻的翻书声：沙沙、沙沙……不知怎的，我的眼前竟出现了一盏油灯。它微弱、幽暗，却是那么坚韧，那么美丽地闪烁、闪烁……

这是一盏最简陋、最不起眼的小油灯：一只圆形的墨水瓶、一根棉纱灯芯，便是它的全部结构；它曾经有过一个方形的玻璃灯罩，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打碎了，再也没有配起来。哦，我怎么能忘记它的光芒呢！在农村“插队”的岁月里，它的黄色的颤动的的光芒，曾亲切地抚摸我，陪伴我度过了许多雨雾弥漫的夜晚……

血红色的夕阳垂落在天边。我，拖着长长的影子在田埂上蹒跚。刚到崇明岛的时候，我天天在田野里干活，一天下来，浑身仿佛散了架。回到我的小草屋里，一个人木然颓坐，筋酸骨痛，心灰意懒，只

有那盏小油灯忽闪忽闪地跳跃着，像一只在黑暗里闪闪发光的眼睛，用一种怜悯的目光凝视我。在那昏黄幽弱的火光里，我看着自己扭曲了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不由得顾影自怜，觉得自己就像一棵茕茕孑立的野草，迷茫地面对着萧瑟的旷野……

对了，在油灯下看一点书吧。然而，这是一个精神世界异常贫瘠的时代。那些千篇一律的文字，比我的粗硬的蒸玉米饭更让人难以下咽，我实在没有勇气啃它们。于是，对着那盏幽暗的小油灯，我又茫然了。油灯闪烁着，还是像一只眼睛，只是它的目光之中仿佛有嘲讽之色，它在嘲笑我的空虚和彷徨……在那闪烁的灯光里，我坐不住了：难道就这样让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在黑暗中麻木、腐朽？不！我不愿意！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那些美好的书，我怀念它们，我要找到它们！油灯尽管微弱，也可以为我照明。在浓重的黑暗中，有这样一点烛火就足够了！

美好的东西毕竟是禁灭不了的。远方的朋友为我带来了一些“劫后余生”的好书，当地一些念过书的老人，竟也为我找来一些难得的古书。最令我兴奋的是，在一所乡间中学里，我发现了一大堆被废弃的旧书！从此，在那盏小油灯下，有了无数个令人沉醉的夜晚。我把灯芯挑得长长的，灯火，毕剥毕剥地跳动着，成了一只兴奋的眼睛。它和我一起读书，一起分享那份快乐。在它的微光里，我尽情地驰骋自己的情感和想象。我的目光透过那些破旧的书页，飞出草屋，看得无比遥远。世界，真大啊……

小油灯闪烁着。在那幽暗的微光里，我仿佛看见了李白，我看见他正驾着一叶小舟，在烟波浩淼的扬子江上留下豪放的歌声……我仿

佛看见了苏东坡，他仰对一轮皓月，呼喊着重天上的神仙，思念着地上的朋友……我还看见了泰戈尔，他把我引进一个神秘而又美妙的世界，那里的星星、月亮、海洋、森林，都流溢着奇异的光彩，使我流连忘返……我也看见了普希金，他坐着一辆雪橇，在苍茫灰暗的雪地上，划出一行发光的诗句：心儿呵，永远憧憬着未来！……还有雪莱，我常常能听到他热情而又庄严的声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小油灯闪烁着。在那幽暗的微光里，我仿佛跟着雨果来到十九世纪的法国，目睹了那一幕幕浸透着血泪的人间惨剧……我仿佛跟着狄更斯渡过英吉利海峡，见到许多机智可爱的小人物……我看见罗曼·罗兰笔下那个愤世嫉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正坐在一架古老的钢琴前，弹奏着一支深沉优美的奏鸣曲；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在一片惊涛骇浪之中，咬紧了牙关搏斗着……我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叹息，为牛虻和保尔的坚韧激动……我和林道静探讨着人生的出路，向车尔尼雪夫斯基请教美学问题……

哦，我的小油灯，这闪烁在旷野里的微光，是它把我带回到那被阻隔了的广阔多彩的世界。是它为我照明，让我看见了许多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结晶，看见了许多璀璨瑰丽的美好事物。我像一股柔弱细小的山溪，在那奇妙的微光之中，缓缓地流出闭塞的峡谷，汇集起许多晶莹的泉水和露珠，逐渐丰满起来，充实起来……

我的生活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在田野里干那些繁重的农活，流着汗，淋着雨，顶着寒风，确实很辛苦，然而一想起那盏小油灯，想起它温暖柔和的光芒，我的心头便会感到一阵欢悦，觉得自己寂寥的生

活有了一些慰藉，有了一种寄托。可是，我也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担心这一点弱小的豆火会突然被黑暗吞噬。有时，屋外风雨交加，窗户门板被打得劈啪作响，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一无遮掩的灯火吹得左右摇晃，然而它依然亮着，把黄澄澄的光芒投到我的书页上。有一次，它也确乎经历了一场危险。说来可笑，邻宅的一只肥头肥脑的大黑猫，竟觊觎起我的小油灯来。一天晚上，它窜进我的小屋，跳上桌子，对着那盏油灯观察了好一会儿，竟愚蠢地用鼻子去嗅火苗……结果，它发出一声惨叫，夹着尾巴逃走了。油灯被撞得翻倒在地，油泼了大半，火苗却没有熄灭。第二天，我看见那只黑猫鼻子乌黑，好几根胡须都被烧断了。它远远地瞅着我的小油灯，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我的小油灯终于没有熄灭。

哦，在黑暗之中，那一星一点的火光是多么珍贵！我不会忘记那盏幽弱的小油灯，不会忘记那闪烁在旷野里的微光。

井

——《都市童话》之一

虽然人们仍旧把我称为“井”，但我早已失去了作为一口井的效用。我已经被封顶多年，只是不合时宜地独立于热闹的市声之中，只是默默地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中做着古老的梦。我的水面上不会有一丝波纹，生命的声音和色彩已经远离我而去，连井壁上那些暗绿色的苔衣，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剥落，无声地飘进水里，融化在我暗无天日的幽寂中……

如果问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井为何物？井是用来做什么的？从前的人为什么要在城市里挖井？孩子们也许会对你大睁着迷茫的眼睛，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高出地面的水泥疙瘩，他们可以在我的头顶上打牌、蹦跳，可以把我当成他们游戏中的一个旧时代的碉堡。可他们不会想到，在我的心里，也曾涌动过温暖的流水，也曾渴望看见他们的笑脸，渴望听见他们的呼喊和吵闹。然

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的眼前只有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倘使心里曾经有过灿烂的光明，如果被黑暗笼罩得太久，这光明也会逐渐消失。唉，我大概是真的没有什么用处了，过时了，应该被人遗忘、遗弃了……

记不清我已经有多少日子没有看见过天光了。从前，人们爱在井栏边探出他们的头，把他们的脸映到我的脸上，我曾经看到过无数不同的脸庞，看到过这些脸庞上许多不同的表情。人们把我当成真实清纯的镜子，来照他们世俗的脸。他们在我的清澈中欣赏自己的表情，看自己的嘴脸。老人的沧桑，姑娘的羞涩，小伙子的热烈，孩子们的天真和惊喜，都一清二楚地映照在我的水面上。这些表情的背景，都是深远的天空。这天空时而晴朗，时而阴晦，然而不管是蓝色还是灰色，都是辽阔明亮的背景，尽管我只能看见其中小小的一块。我听说过人们的笑声和哭声，那些遭遇不幸的女人曾把她们的泪珠滴落在我的水面，发出轻幽的回声。我最喜欢听孩子们对着我放开嗓门喊叫，听他们稚嫩的声音在我的面前悠悠荡漾……当然，最使我兴奋的，是那只被一根绳索系着的木桶，飘飘荡荡地从天上悠然落下，在我的胸中激起轰然的回声，水花溅湿了砖砌的井壁，青绿的苔草在水的喧哗中微笑着目送水桶升向天空。这升向天空的清水，将把我的激情和梦想都泼洒在大地上……这一切都已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此刻，我的周围唯有沉寂和黑暗。

在刺耳的喧嚣里，沉静是一种幸福；然而，在长久的沉寂中，有时也会向往生命的声息。这些日子，总有一些声音袭扰着我。我不知道，从地上传来的是什么声音？这声音由远而近，由幽弱而浊重，

一阵又一陣地震蕩着我，使我死寂的水面上漾起細微的漣漪……也許，屬於我的那一份寧靜將不復存在？

我無法向世人講述我此刻的不安和緊張。和這聲音一起到來的，將是什麼？我忐忑地等候着，我的目光茫然而又焦灼地注視着頭頂上那一片深不見底的黑暗……

隨着震耳欲聾的一聲巨響，一道亮光閃電一般從我的頭頂射入……啊，光明，久違的光明啊，你為什麼如此刺眼？在你的閃耀之中，我什麼也看不見，眼前一片暈眩。從天空紛紛落下的，是泥土和石塊，如同一張灰蒙蒙的網，呼嘯着向我罩來，幾乎使我窒息。過了很久，我才喘過氣，漸漸地看清了頭頂出現的景象——六七張陌生的面孔，在井口探头探腦地往下看。我不明白，比起先前的人們，這些面孔為什麼如此肥碩臃腫？這些面孔上的眼睛為什麼如此咄咄逼人？面孔上的嘴巴們一張一合地翕動着，他們在說話：

“哦，是一口井！”

“嘿，還有水吶！”

“是什麼陳年老井，老古董，大概早發臭了吧？”

“誰曉得呢？不過裡面的水好像還清得很……”

“清得很？你敢喝？”

“算啦，別說廢話！”

“怎麼辦呢？”

“那还用问，填掉拉倒！”

嘴巴、眼睛、腦袋們一下子消失了，井口露出了天空。這天空是陌生的，天空中看不見太陽和雲彩，只有一幢幢我從未見過的高樓大

厦，示威似的在空中晃动。

又是一声巨响在我的头顶轰然而起，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摇晃，天旋地动，古老的井壁发出可怕的开裂声，砖石在我的面前崩塌，泥土和巨石从天而降，钢铁的机械和高楼大厦们纷纷向我倒下来，压过来……

在机械和砖石的喧嚣声中，谁也听不见我最后的呻吟。人们将忘记我，忘记在楼群的谷地中，曾经有过一口小小的古老的水井。不过我想，我大概永远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的激情，我的幻想，我的追寻和向往，在毁灭的同时，又获得了新生，它们将沿着砖石的缝隙，无声地流向四面八方……

合欢树

我常常思念着一棵合欢树，思念它青翠蓊郁的树冠，它光滑挺拔的树干，思念它羽状互生的绿叶，它粉红轻柔的花絮，还有它真挚动人、含着泪水的歌……

刚“下乡插队”时，正是那株秀美的合欢树，摇曳着郁郁葱葱的枝叶，把我迎向了生活。那时我还不到20岁，崇明岛便把我纳入她的怀抱之中了。我落户在一个四面环水的村庄里，我住的一间小草屋坐落在村头的小河边，一株合欢树，静静地伫立在小屋旁。四望皆绿，满目清新，整日都能听到婉转的鸟鸣和流水的歌唱，环境十分清幽。然而，生活并非全都这般诗情画意，一参加劳动，我便尝到了艰辛。那是一些艰苦而又原始的体力劳动，要靠力气，靠耐心，靠毅力。好在农民都是淳朴而善良的。他们帮助我，指点我，并且常常悄悄地分担我的农活。和他们在一起，我的心里很踏实。收工以后，农

民都有忙不完的活儿，男人要挑水、担柴、种自留地；女人要织布、做饭、喂猪、奶孩子；连孩子也有事情，他们挎个竹篮，到处转着割羊草……很少有人光顾我的小屋。拖着满身汗污、疲惫不堪的身子，面对一屋子柴草和简陋的桌椅，我感到孤独而寂寞。生活中，还有什么比孤寂更难耐的呢？我走出小屋，看见了门外的那棵合欢树。在徐徐的晚风里，它摇动着绿色的树冠，仿佛在向我点头。树呵，树呵，你，能不能成为我的朋友呢？细细打量着这棵树，我第一次发现，它竟然那么美丽。

是的，这是一棵美丽的树。它的主干挺直光滑，不过大碗口那么粗；树冠却又大又密，像一把翠绿的巨伞，覆盖着小河边的一方土地。最使我欣喜的是它的叶瓣，像一片片绿茵茵的羽毛，紧紧地排列着，整齐、均匀，双面对称地插在树枝上。一簇枝叶，便是一对羽毛丰满的翅膀，清风吹过，那一对对绿色的翅膀便微微地颤动着，好像要飞起来。我走到合欢树下，倚着它光滑的树干坐下来。沙沙、沙沙……头上的树叶在风中响着，仿佛有个人正压低嗓门，亲切而又深情地和我说话，轻轻的，缓缓的……我闭上眼睛，静静地听风吹树叶的响声。真的，这声音真像是有人在和我说话，说得那么委婉，那么动听，似乎是在安慰我，又像是在为我唱歌。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喜悦：我有了一个朋友，有了一个美丽、温柔、懂我心思的朋友了！合欢树在清风里轻轻地絮语，好像在说：是的，是的……

那棵合欢树，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我爱上了它。随着日子的流逝，爱得越来越深。每天，我都要来到合欢树下，在那里躺着看一会儿书，闭上眼睛乘一会儿凉，哪怕靠着它站上短短的片刻，心里也

是快活的。合欢树，它总是那么热情，那么无私，或是投给我一片清凉的绿荫，或是送给我一阵醉人的芳馨。在田野里干活，远远地望它一眼，我也会感到一阵惬意，手中那些原始的劳作，似乎也有了诗意……我喜欢看它，百看而不厌，春天、夏天、秋天，它都有着不同的姿态。春天，它是朴素的，树冠上，罩一层淡淡的翠绿。夏天，它换上了艳丽的盛装，浓密的枝叶绿得发蓝，绿得发亮。花，就在这时节开放。那是一些形似蒲公英的绒花，只是要比蒲公英迷人得多，像一个个粉红色的绒球，密密麻麻挂了一树。这花开得时间长，一边开，一边谢，在那一段时间里，空中总是飘着一片片花絮，轻柔红艳，随风飞舞，飘在地上，撒在河面，也常常飞到我的小屋中，就像天上飘来一阵阵奇异的红雪花，送给我一片温柔。秋天，它又把盛装悄悄脱下来，日渐稀疏的枝叶间，却绽露出一串串荚状的果实。冬天，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颤抖，不过我总觉得，在它那赤裸的躯体内，又孕育着一个绿色的梦……

当年栽下这棵合欢树的老人告诉我，它的年龄和我相仿，也是青春时期，正在一天天往上蹿。我有点羡慕它，它生长在那么幽静的一条小河边，拥有那么肥沃的一片土地。那些横扫一切的政治风暴，对它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它不仅生活得愉快，还向一个客居在它身边的孤独的年轻人伸出了友爱的手……

然而，我想错了，合欢树也在劫难逃！冬天，天空飘着冰冷的雪，大地上，却升腾起一股使人发昏的热浪。河道如网的水乡，竟也时兴开河了。我门前的那条河弯弯曲曲，不够“标准”，要开一条笔直的河道取而代之。于是，几个规划者在地图上轻轻巧巧地画上一道

红杠杠，成千上万的农民便赤着脚，操着铁锹和扁担，到开河工地上来流汗、拼命了。河道所过之处，逢林砍伐，遇宅拆迁，势不可挡。在轰轰烈烈的口号声中，我听见了愤怒的抱怨，也听见了低声的哭泣。我呢，我担心那棵合欢树——新开的河道，要经过我的小草屋。屋子拆了可以重建，合欢树，却有刀光之灾了！还好，测定方位时，河道远远地从我的小屋边擦过去。松了一口气之后，我回了一趟上海。临走，我照例来到合欢树下，在凛冽的北风中，合欢树默默地挺立着。它的光秃秃的枝丫上，已经萌生出了细小的、闪着水灵灵光泽的幼芽。哦，它正伸出它那绿色的小手，准备迎接春天了。

几天后，回崇明岛时，还没走近我的小草屋，我就发现，河边的树影不见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小河边，只见一地的残枝败叶！我的合欢树被人砍伐了，只剩下一个一个树桩，触目惊心地位留在地面上。人们告诉我，开河需要扁担，村里所有可以做扁担的树木，全都放倒了。我伸手抚摸合欢树的断桩，树桩的断面湿漉漉的，正渗出一滴滴乳白色的浆液。哦，这分明是它在流泪，在流血啊！

我想起了达尔文的一句话：如果树木有大脑，它的大脑应当在树根中。我的合欢树呵，你失去了蓊郁的树冠，失去了挺直的树干，失去了羽毛般的绿叶，可是，你的根还在，你的大脑还在。它在泥土里，该会思考些什么呢？

合欢树被锯成了扁担。我分到了一根，带着到开河工地去挑泥。工地上，万头攒动，到处是扁担，到处是铁锹，到处是冻得发紫的赤脚，到处是冒着汗气的身体。人们跌着、跑着、踉跄着、大声呼叫着，慢慢地在水乡的胸脯上划出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扁担成天贴着

我的肩膀，直压得肩上脱了皮，流出血来。说也奇怪，这根扁担似乎有些特别，它在我的肩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一压上分量，这声音便响个不停。这是不是我的合欢树在呼叫呢？是不是合欢树在唱歌呢？在那“吱呀、吱呀”的歌声里，我默默地走着，默默地想着。渐渐地，我似乎听懂了合欢树的语言，理解了它的歌声……

“吱呀、吱呀”……合欢树在我的肩头凄切而又悲伤地唱着。哦，它在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倾吐着心中的不平。它和我一样，正值青春之年，却被人无情地砍伐了、肢解了，做成了这样一根原始的扁担，让人们来挖这样一条劳民伤财的运河。它怎能不悲伤呢……

“吱呀、吱呀”……合欢树在我的肩头委婉而又深沉地唱着。哦，它是在呼唤，呼唤我们的祖先，也呼唤现代的人们。当年，大禹带着人们开河治水的时候，大概也用过这样的扁担吧？他们用它挑出了一番名垂青史的事业。四千年以后的今天，扁担仍然在大禹子孙的肩头颤悠着……倘若大禹再生，他一定会惊讶的。而我们呢，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却用着纪元前的工具，干着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羞愧……

“吱呀、吱呀”……合欢树在我的肩头沉着而又清晰地唱着。它似乎又在安慰我，鼓励我：走吧，顽强地向前走，不要自馁，不要绝望。脚下的泥泞，身边的迷雾，都不能阻碍前进的步伐。经过痛苦的跋涉，一定能走出愚昧，走出原始，挑走这个耻辱的时代！合欢树用它的歌声提醒我：你们肩头的分量，是何等沉重。

“吱呀、吱呀”……合欢树不停地唱着。在田野里，在大海上，在教室中，在我以后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我的耳边总响着它那支

凄楚而又挚切、委婉而又深沉的歌。有时，在睡梦中，我也能听见我的合欢树在唱。在它那奇特的歌声里，我总是会看见，它的淌着乳白色浆液的树桩上，冒出了青青的幼芽。在温暖的春风里，幼芽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往上蹿，往上蹿，终于长成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合欢树林……

哦，那些青翠蓊郁的树冠，那些光滑挺拔的树干，那些羽状互生的枝叶，那些粉红轻柔的花絮，在我的梦境里，唱着一支充满希望的新曲……

风啊，你这弹琴的老手

如果没有风吹来，一切都是静止的。

树、草、花、湖泊、海洋，甚至沙漠……这世界上一切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在无风的时刻都成了凝固的雕塑。

是风改变了它们的形象，打破了它们的宁静，使它们变得充满了兴致勃勃的生命活力。风，果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

那一年在庐山，我曾经为山顶庐琴湖的静态而惊奇不已。

那是在傍晚时分，无风，我散步去湖畔。湖畔的树林里，枝叶纹丝不动，一切都沉默着，只有几只已经归巢的鸟雀，偶尔发出一两声梦呓般的鸣叫。这鸣叫非但没有破坏林中的静寂，反而增添了几分幽静。穿过树林，就看到了湖。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静极了的湖。碧绿的湖面平滑得如同一面巨大的明镜，镜面上没有一丝半点的裂纹和灰尘，这样的静态，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湖畔的树木，远方的山影，还有七彩缤纷的晚霞，一无遗漏，全部都倒映在这面镜子中。这是一

幅静谧辉煌、略带几分凄凉的画，那种静止的瑰丽和缤纷竟使人感到一种虚幻，使人禁不住发问：这是真的吗？大自然是这样的吗？我突然想，要是有一点风，那有多好，眼前的风景也许会活泼美妙得多。

就在我为风景的过于静谧感慨和遗憾的时候，突然地，就刮起风来。不知道这风来自何方，开始只是感觉头顶的树叶打破了沉默，发出一片簌簌的声响。接着，就看见原先像镜子一般的水面微微起了波动。细而长的波纹从湖边轻轻地向湖心荡开，优雅得就像丝绸上飘动的褶皱。波纹不慌不忙地荡漾着，湖面上那幅静谧辉煌的画随之消失，变成了一幅印象派的水彩画，无数亮光和色彩搅和在一起，显得神奇莫测……

风渐渐大起来，湖畔的树木花草开始摇动起来。枝叶的摩擦声也渐渐响起来，一直响到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它们的呼啸和喧哗。实在无法想象，几秒钟前还是那么文质彬彬、悄无声息的绿色朋友们，一下子竟都变得这样惊惶不安，变得这样烦躁。

再看湖面，波纹已经失去了先前的优雅，变成了汹涌的波浪。波浪毫无规则地在湖中翻涌起伏，就像有无数被煎煮的鱼儿，正在水下拼命地挣扎游窜……而湖面的画，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变得浑浊的湖水，翻卷起无数青白色的浪花……

我久久地凝视着在风中失去了平静的湖水，倾听着大自然在风中发出的歌唱、呻吟、呼啸和呐喊，原来那种平静的心情烟消云散。和这风中的自然一样，我也开始烦躁起来，种种的失落、不愉快和不顺心，如同沉渣泛起，搅乱了我的情绪。我离开湖畔，回到住宿的旅馆

里。那是一个风雨之夜，风声雨声在窗外响了整整一夜，使我难以入眠……我已经无法记下那一夜我的思想和情绪，记下来恐怕也是一片混乱和芜杂，就像在风中飘摇、摆动、纠缠在一起的树枝和草叶……唉，起风与我何干，我为什么如此触景生情，这样自寻烦恼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竟又是阳光灿烂的大晴天。昨夜猖獗了一夜的大风，早已不知去向。从窗外传进来的，只有婉转的鸟鸣。也不知为什么，一起床，我就往湖畔跑。我想知道，昨天傍晚在风中突然消失的那个宁静优美的世界，会不会重新回来？而这种突然来临又突然消失的宁静，仿佛已经离我非常遥远。

依然是先穿过树林。树林和昨天傍晚未起风时一样，地上的花草和头顶的树叶都处于静止的状态，只有轻柔的晨雾和迷迷蒙蒙的阳光，在树枝和绿叶间飘动。林中的鸟儿们居然也都不知飞向何方，仿佛是为了让我看到和听到一个绝对安静的树林。而昨夜的风雨，还是在树林中留下了痕迹，那是从树叶上滴落下来的水珠，一颗一颗，晶莹而泠泠，无声地滴在我的脸上……

湖，又恢复了静态。水面略略升高了一些，湖水也不如昨天那么清澈，那是一夜雨水汇集的缘故。然而它的平静却一如昨天傍晚，依然是一面巨大的明镜，仰望着彩霞乱飞的天空。倒映在湖中的树林、山峰比傍晚看起来更为青翠，也更加清晰，而漫天越来越耀眼的早霞，使得如镜的湖面光芒四射，叫人眼花缭乱……同样是静止的画面，昨天的那一幅使人在感觉辉煌时也感觉凄凉，而今天的这一幅，辉煌依旧，却绝无凄凉之色。而且，随着太阳的升高，湖面的光芒越来越耀眼，终于耀眼到使我无法正视……这时，山中又起了风，湖面

上波纹骤起，在耀眼的亮光中，再也不可能看清楚波纹的形状。消失了山林倒影的湖水，顿时成了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

我闭上眼睛，尽量不去想此刻正在我眼前如火海一般烈焰腾腾的湖面。我不喜欢这样的景象。这时，我的心里出奇的平静，我很清楚自己向往的是什么。风声在我的耳边打着唿哨，头顶的树叶也是一片簌簌声。然而，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昨天傍晚看见的那个宁静安详的湖，出现了那幅辉煌而略带凄凉的画面……这正是我要寻求的画面。我想，只要我静下心来思索，我的眼前可以出现我曾看见过的任何一种画面。无论是有风时的湖，还是无风时的湖。因为，不管是有风还是无风，湖总是那个湖，它的质量决不会因为风而发生改变。风不为谁的意愿而来，湖也不想用自己不同的姿态来取悦任何人。所有一切风景之外的联想，都是因我自己的情感和思绪所致。“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宋玉在两千多年前发出的感叹，在现代人的心中居然还能产生共鸣。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和一棵树或者一个湖一样。我们原本都是平静而安宁的。然而身外来风常常是出其不意地出现，你永远无法预料它们什么时候会吹过来，毫不留情地打破你的平静和安宁。谁也不能阻止风的到来，谁也无法改变风的方向和强弱。它们带来的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快乐和幸运。于是，对风的畏惧和希冀，使原本恬淡的生命，变得浮躁不安，很多人再也无法忍受无风的生活，而是在以不同的心情期待着风的来临。这样，无风的时刻，生命便不会是凝固的雕塑了，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在这个世界上，最多变的，其实是人。这是人的优势，也是人的悲哀。

而当风吹来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是呜咽抽泣，还是劲歌狂舞；是保持着本来的形状，还是随风摇摆，成为风的指路牌？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便是被大风拦腰折断……

在风中，我会成为怎样的一种风景？我会不会失去了自己呢？仿佛是为了回答我的困惑，我头顶的树叶在风中发出极为动听的娓娓细语。这低吟浅唱般的细语决不会将人的思绪引向险恶之处。我的心中，又出现了一首关于风的诗：

听，风在树林里
弹奏着天上的交响曲
风啊，风啊
你这弹琴的老手
我的心弦轻轻地被你无形的手拨动
风啊，风啊
你这弹琴的老手……

记不清这是谁写的诗了。此刻，这首诗以奇妙的方式给了我一个巧妙的答案。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文学家，心里应该有一根不断的琴弦，不管风从什么地方来，不管来的是微风还是狂风，我心中的琴弦自会在风中颤动出属于自己的音乐。谁也不能改变我的声音……是的，风只能使我的心弦颤动，但决不能改变这心弦固有的韵律。譬如写诗或者写散文，我常常要求在文字中倾吐自己灵魂的声音，展现自己心灵的色彩。那么，风是什么呢？风是周围的环境，是

发生在周围大大小小的事件，是影响我的情绪的形形色色的人和物，是现实的生活，是正在发展的历史……风是一个巨大而丰富的客体，它们启示着我，震撼着我，使我产生写作的欲望。这种激动、启示和震撼，便是风的手指拨动了我的琴弦。然而我的歌唱并非简单地描述风，它们永远不能替代我的主观世界，替代我的心灵。我在风中歌唱，却决不追风趋时，也不是违心地去媚俗。我相信，真正的作家，在相同的风中必定会唱出不同的心曲。就像我身边的树林和湖泊，前者在风中枝叶低语，后者在风中波纹荡漾……

风来去无踪，变幻不定，而真挚的心灵之声，应该具有永久的魅力。

等我再看眼前的湖水时，微风正从湖上掠过。只见湖面上泛起一片片细密而整齐的波纹，就像是金鱼的鳞片。这时，站在湖边能感觉到微风扑面。这微风中的湖，则是一条金光闪烁的大鱼了……

离开庐琴湖时，我似乎若有所失，也似乎若有所得。

第三辑：理·哲思

爱心应该是博大的，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不可能抵达辽阔壮美的人生境界。记得一位西方的哲学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人心是夹杂着污浊的河流，要使自己身在其中而不被污染，仍然保持纯洁，只有一个办法——把自己变成大海。

——《宽容》

窗

窗，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所有人都无法避免和窗打交道：开窗，关窗。或者站在窗前从屋里看窗外的风光，或者站在窗外看窗里的情景……如果没有窗，人们在屋子里无异于蝙蝠在岩洞中。

每时每刻，你的周围都可能发生和窗有关的故事。而你的人生旅途中，也总会有几个使你难以忘怀的窗口。譬如，某一扇窗户曾经是你初恋的见证，当年的隔窗相会，已成为最美好的回忆。多少年以后再看到这扇窗，你的心里依然会涌起青春和爱情的温馨……譬如，曾经有一个你熟悉的人，从某一扇高高的窗户里跳下来，摔落在地面，变成一具流血的尸体。那么，只要从这扇窗下走过，你就会被悲哀和恐惧笼罩……再譬如，你曾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住进一个陌生的房间，当你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你从未见过的美妙绝伦的景象，如同梦幻中的仙境。这种印象也许只是一瞬间的感觉，

然而你却永远地记住了这扇窗户……

从前，我曾经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那真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所在，不开灯的话，伸手不见五指。在这里，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年轻时迷过一阵摄影，这间小屋是一个天然暗室，白天冲洗照片，不用担心会曝光。然而生活的内容并不是从早到晚地冲洗照片。终于有一天，我动了这样的念头：能不能在小黑屋的墙上开一扇窗，哪怕是巴掌大的一扇小窗呢？说起来可怜，我的小黑屋，三面墙壁都隔着邻居的房间，只有一面板壁可以开窗，可是情况也不妙，板壁外面是一条公共走廊，光线幽暗且不说，这走廊还兼作邻居的厨房。要开窗，除了此壁别无他处。我把一位在乡下做木匠的表哥请到上海，乒乒乓乓地干了一天——凿开板壁，钉上窗框，再配上一块可以移动的玻璃，一扇尺余见方的小窗，便赫然出现在小黑屋里。一缕极微弱的天光从小窗里挤进来，照在我的书桌上。虽然不能凭借这微光看书写字，但我至少可以由此判断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了。这扇新开的小窗使我兴奋了好几天。那一缕浑浊的微光在我的眼里无比美妙，美妙的程度不亚于在海边看辉煌的日出。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我就发现，这小窗有点儿麻烦：走廊里的油烟酱雾都可以通过小窗长驱直入地侵犯我的小屋，使屋里的空气如同热烘烘的厨房。于是，我只好拉上玻璃窗。可是依然不妙，隔壁的一户人家在我的窗前挂起了两只大竹篮，不仅挡住了原来就可怜兮兮的天光，还破坏了视觉形象——抬头就看见两只蓬头垢面的破竹篮，还有什么美妙可言！于是，我只好拉上窗帘。这样，封闭如初，黑暗如初，小黑屋又恢复到开窗前的模样。只有那一挂窗帘可以提醒我：这里有一扇窗。

有一天，一位画家朋友到我的小黑屋做客。我把开窗的故事告诉她，她站起身来环顾四周，笑着说：“我来为你开一扇窗户吧。怎么样？”我以为她是开玩笑，并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过了一些日子，画家又来了，手里提着一个长方形的扁扁的大纸包，大小和那扇小窗差不多。她把纸包放到我的书桌上，粲然一笑，说：“给你送窗来了！”我打开纸包一看，只见一片金黄的亮色扑面而来。这是她刚刚完成的一幅油画，画面上是阳光照耀下的田野，绿浪起伏的田垄，在田野里奔流的清泉，地平线上的农舍犹如金色的蘑菇……这是一幅对生活 and 生命充满热情和幻想的画。画家告诉我，这画面是她的梦境和下乡生涯的结合。油画往板壁上一挂，满室生辉，我的小屋仿佛一下子开阔了许多，明亮了许多。这幅画，真像是一扇阳光灿烂的小窗，使我常常忘记了自己是置身于一间与世隔绝的小黑屋。凝视着画框里的原野和天空，我的思绪也会飞出黑屋，飞向辽阔的世界……

明明知道这只是一种对视觉的欺骗，却还是为之陶醉，似乎真的觉得自己拥有了一扇明亮的窗。这大概类似于望梅止渴。现在想起来，实在很可怜。然而，当回忆起那一段遥远的时光时，我依然怀念那一扇奇异的窗，依然怀念友人赠予我的那一份彩色的诗意和友情。

钱这个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钱这样东西更令人困惑呢？

轻轻薄薄的几张纸片，却可以用它们换取各种各样的物质，从而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心情，改变你的地位，改变你的形象。所以塞万提斯感慨：“金钱是世界上最坚实的基础。”莎士比亚则一边摇头一边叹息：“唉，没办法，只有钱才能使你到处通行。”

是的，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钱是最美妙的东西。它能使你傲视天下，使你美梦成真。钱主宰着社会的发展，也主宰着人的感情和意志。当今的那么多伟业和善举，哪一件不和钱连在一起？没有钱，一切豪迈的设想和宏大的计划都是空谈；没有钱，你会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挺不直腰杆抬不起头；没有钱，你连对付饥饿都无能为力……钱啊钱，难道人类真要永远仰起脑袋来崇拜你吗？

然而，翻开人类的词典，也可以找到无数对钱的诅咒——“金钱是万恶之源！”“换取金钱的代价是自由。”“钱可以让好人含冤而

死，也可以让盗贼逍遥法外。”甚至有哲人大声呼吁：“让我们都蔑视金钱吧！”

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钱就像一把双刃剑，把它的两面锋刃对着人类道德相悖的两个方面。有时候，钱可以成为成功的标志，对企业家和商人来说，通过合法手段赚得的钱越多，他们的事业就越成功；有时候，钱也可以成为罪行的记录，对那些盗贼和贪官污吏来说，他们偷盗贪污的钱财越多，他们的罪行就越严重，钱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送上断头台。有时候，钱可以成为高尚和善良的象征，在资助灾区和贫困者的捐款箱前，那些往箱子里投钱的手是多么优美；有时候，钱也可以成为无耻和腐败的佐证，在赌桌上，在妓院里，那些大把撒钱的手是多么丑陋。钱可以使高贵的心灵更显慷慨，也可以使卑贱的灵魂露出斑斑劣迹……

拼命追求钱的人，常常被钱压弯了腰，甚至被钱摧毁了人格；鄙视钱的人，却也离不开钱，没有钱，便无法得到维持生活的元素。在现代社会，你想遁入荒郊，与自然天籁为伴，靠泉水野果充饥，采树叶柴草蔽体，这是痴人说梦。

钱啊，有人为它笑，有人为它哭，有人为它疯狂，有人为它堕落……

其实，钱本身并无美丑善恶，是发明它的人类在使用操纵它的时候使它发生了种种变异。所以有人感慨：金钱是个好仆人，但是个坏主人。

不错，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钱。但是，人类社会如果被一个“钱”字笼罩，被一个“钱”字统治，被一个“钱”字覆盖，那也许是文明的末日。

我相信，有些古老的法则，大概永远不会变化。钱的富有，决不等于精神的富有；钱的贫乏，也不等于灵魂的贫乏。精神的财富，金钱无法标价，譬如高贵的人格、坚贞的爱情、真挚的友谊、美好而伟大的艺术……

假如你拥有一颗善良、正直而博大的心，那么，不管你腰缠万贯还是囊中羞涩，你的灵魂都可以朗如日月、清如明镜。

假如你欲海无边、贪得无厌，那么，钱总有一天会成为埋葬你的坟墓。

当然，非常遗憾，这个世界，还不会根据人的品格和真正的需要来分配金钱。希望有那么一天，人与人之间没有贫富之分。或者这样：让所有正直勤劳聪明的好人都成为富翁；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卑鄙小人，则与贫穷为伍。也许，这也是痴人说梦。

不过，请记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更珍贵的东西。

土地啊……

—— 土地。世界上，有什么词汇会比这两个字具有更深厚的涵义，有什么词汇会比这两个字更能使人引发悠长的情思？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人是由土造就的，是女娲用泥土捏出了人形，使他们成为会劳动、会唱歌、会思想的生命。没有泥土，也就没有人类。这虽然是神话，但不乏真理的成分。试想，假如没有泥土种植五谷百草，没有土地构筑村寨城镇，人类何以生存，何以繁衍？

离开了土地，流水就失去了源；离开了土地，生命就失去了根；离开了土地，一切都会变得漂浮不定，无所依靠。

土地。这不是一个虚幻的形象，而是一个可感可亲可触摸的形象。小而言之，它是一方田地，一捧泥土；大而言之，它是一片原野，一脉山峰；再大而言之，它也可以是故乡的缩影，是祖国和民族的象征。

世界上最朴素的形象，是土地的形象。它不需要任何装饰，永远

那样浑厚博大，那样质朴自然。在浩瀚的天空下，它坦坦荡荡，襟怀磊落，静静地承载着一切，默默地哺育着一切，不思回报地奉献着一切。

世界上最丰富的色彩，是土地的色彩。我曾经很多次在飞机上俯瞰我们辽阔的国土。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描绘眼帘中那些壮观而又缤纷的景象——北方的黑土地，南方的红土地，西北的黄土地，长江和珠江两岸那永远被葱茏的绿色覆盖的水乡泽国……还有那些绵延无尽的群山和丘陵，在阳光的普照下，它们映射出反差强烈的色泽，有时深沉如蓝色的海水，有时柔和如青翠的草地，有时又耀眼如金黄的火焰……从天上鸟瞰大地，看到的是一片神奇美妙的仙境。然而这仙境的主人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凡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悲欢哀乐都发源于斯。想到这一点，我便更加怀恋土地。人是不能生活在空中的，空中的景色再迷人，也不是久留之地。那些驾驶着飞船在太空遨游的宇航员，萦绕于心的，便是地上的光景。

是的，人类最深沉的感情，是对土地的感情。这种感情绝不是虚无缥缈的，它们很具体，每个人对土地的感情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和表达方式。

很多年前，当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们的大好河山时，诗人艾青写过这样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时，这样的诗句曾使很多心怀忧戚的中国人泪珠盈眶，热血沸腾。大半个世纪过去，时过境迁，这两句诗依然让人怦然心动。为什么？因为，人们对土地的感情依旧。尽管土地的色彩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是中国人对历史、对民族、对祖国的感情并没有变。说到

土地，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与之关联的一切。古人说“血土难离”，这是发自肺腑的心声。

在国外旅行时，我曾经见到过一位老华侨，在他家客厅的最显眼处，摆着一个中国的青花瓷坛。每天，他都要深情地摸一摸这个瓷坛。他说：“摸一摸它，心里就踏实。”我感到奇怪。老华侨打开瓷坛的盖子，只见里面装着一捧黄色的泥土。“这是我家乡的泥土，六十年前，漂洋过海，我怀揣着它一起来到美国。看到它，我就想起故乡，想起家乡的田野，家乡的河流，家乡的人，想起我是一个中国人。夜里做梦时，我就会回到家乡去，看我熟悉的房子和树，看鸡飞狗跳，听喜鹊在屋顶上不停地叫……”老人说这些话时，眼里含着晶莹的泪水，双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个装着故乡泥土的瓷坛。那情景使我感动，我理解老人的那份恋土情结。怀揣着故乡的泥土，即便浪迹天涯，故乡也不会在记忆中变得暗淡失色。看着这位动情的老华侨，我又想起了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对土地的感情，每个人大概都会有不同的经历和体会。我的故乡在长江入海口，在中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很多年前，作为一个下乡“知青”，我曾经在崇明岛上种过田。那时，天天和泥土打交道，劳动繁重，生活艰苦，然而没有什么能封锁我憧憬和想象的思绪。面对着岛上那辽阔的土地，我竟然遐想联翩，自由的想象之翼飞越海天，翱翔在我们广袤绵延的国土上。崇明岛和一般意义上的岛不同，这是由长江泥沙沉积而成的一片土地。就凭这一点，我的遐想便有了奇妙的基础。看着脚下的这些黄褐色的泥土，闻着这泥土清新湿润的气

息，我的眼前便会出现长江曲折蜿蜒、波涛汹涌的形象，我的心里便会凸现出一幅起伏绵延的中国地图，长江在这幅地图上左冲右突、急浪滚滚地奔流着，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土地上众多的生命。长江也把沿途带来的泥沙，留在了长江口，堆积成了我脚下的这个岛。可以说，崇明岛是长江的儿子，崇明岛上的土地，集聚了我们祖国辽阔大地上的各种各样的泥土。我在田野里干活时，凝视着脚下的土壤，情不自禁地会想：这一撮泥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来自唐古拉山，还是来自昆仑山？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奇峰峻岭，还是来自神农架的深山老林？抑或是来自险峻的三峡，雄奇的赤壁，秀丽的采石矶，苍凉的金陵古都？

有时，和农民一起用锄头和铁锹翻弄着泥土时，我会突发奇想：在千千万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会不会用这些泥土砌过房子，制作过壶罐？会不会用这些泥土种植过五谷杂粮，栽培过兰草花树？有时，我的幻想甚至更具体也更荒诞。我想：我正在耕耘的这些泥土，会不会被行吟泽畔的屈原踩过？会不会被隐居山林的陶渊明种过菊花？这些泥土，曾被流水冲下山岭，又被风吹到空中，在它们循环游历的过程中，会不会曾落到云游天下的李白的肩头？会不会曾飘在颠沛流离的杜甫的脚边？会不会曾拂过把酒问天的苏东坡的须髯？

荒唐的幻想，却不无可能。因为，我脚下的这片土地，集合了长江沿岸无数高山和平原上的土和沙。这是经过千年万代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的土地，这是历史。历史中所有的辉煌和暗淡，都积淀在这片土地中。历史中所有人物的音容足迹，都融化在这片土地中——他们的悲欢和喜怒，他们的歌唱，他们的叹息，他们的追寻和跋涉，他们

对未来的憧憬……

记得我曾在面对泥土遐想时，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故乡的泥土，汇集了华夏大地的缤纷七色，把它们珍藏在心里，我就拥有了整个中国……”直到今天，年轻时代的这种遐想仍会使我的感情产生共鸣。

我们每个人，都是土地的儿子。土地是我们的母亲。一个淡忘了自己母亲的人，不思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人，不是一个高尚健全的人。一个鄙视自己的母土，忘记了自己的故乡的人，就像背弃了母亲的不孝之子一样，不仅会失落了自己的灵魂，还会被世人鄙视。

人们啊，请记住，你的根，在母土之中。只有把根深深扎进生你养你的土地，只有把土地的色彩和气息珍藏在你的心里，你的生命和人生之树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当每一棵生命之树都在血脉相连的泥土中自由成长时，我们的土地就会洋溢一派葳蕤葱茏的繁华景象。

家啊，家

家是什么？

家是男人和女人的组合，是成人和孩子的交汇，是生命繁衍的巢穴。

家庭是一艘小船。在世界这个茫茫大海中，无数家庭的小船在海面上航行。家庭成员，都是这艘小船上的水手，只有齐心协力，升帆、把舵、划桨，才能攀越浪峰，冲过波谷，绕过旋涡，抵达理想的码头。

家庭是一个小小的港湾。当海上风暴肆虐、骇浪滔天的时候，家庭这个港湾应该风平浪静。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在学校里受到凌辱，带着身心的创伤回到家里。他以为家永远是温暖的巢穴，是平静的港湾。那个曾经以他为骄傲的温暖的家可以为他舔净伤口，为他抚平鞭痕，为他擦干满身的污水，他可以把心中的冤屈和困惑向亲人倾诉。他以为，只要回到

家里，一切都会消解，他会恢复自信，恢复做人的尊严。然而，这次他想错了。他的家不再是平静的港湾，他的妻子儿女竟然也向他展开了进攻，那些在学校里使他无法忍受的恶毒语言，在家里也喧嚣在他的耳畔……老教授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在一个幽深的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唉，家啊，家！当你锁上关爱的门，生命便会坠入冰冷的黑暗。

家庭是一棵小树。为什么有的家庭枝叶繁茂、花果满树，而有的家庭却枝枯叶焦、一片凋零？和自然界的树一样，如果树根断裂，那么，树的生长就必定会停止，甚至会在开花结果之前就枯死。那么，维系家庭之树的根是什么？是亲情。失去亲情的家，不会有温暖，不会有欢笑，更不会有幸福。珍视亲情的家庭，它的根便坚韧发达，不断地将根须伸展到大地深处，吸吮世界上的一切营养——哺养茎叶，孕育花果，家庭之树便会由幼苗长成大树。

家庭是一盏灯，一盏温暖柔和的灯。什么是灯油，什么是使灯发亮的电火？是相互间的理解和宽容。如果家庭失去了和睦，失去了互相信任，彼此间充满猜忌和怨恨，那么，这盏灯就会断油断电，熄灭灯火的家将被黑暗笼罩。

很多年前，我写过这样一首诗，题目是《家啊，家》。那时候，我还年轻，对家庭的美满和幸福怀着憧憬。现在读当年的诗，心里依然产生共鸣：

如果我走到天涯海角
视野里都是荒凉的景象

看不见人影，也看不见村庄
甚至看不见花草和绿树
这时，我会想念你
家啊，我的亲爱的家

如果我走进嘈杂的人群
身边游动陌生的面孔
耳畔回荡刺耳的喧嚣
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
这时，我也会想念你
家啊，我的亲爱的家

家啊，家，只要想到你
我就会想起窗下那盆温暖的炭火
想起母亲端到桌上的那碗热汤
想到那张散发着阳光清香的床
.....

家啊，家，在你的怀抱里
我可以随心所欲倾诉我的苦恼
也可以无拘无束宣泄我的快乐
用我可以想象的一切方式
表达我最真实的感情

家啊，家，有家的人
你可要懂得珍惜和爱护
一旦失去，你将悔恨终生
世界上，还有谁
比那些没有家的流浪汉更悲惨

宽 容

—— 亲爱的孩子：

你的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难回答，“影响并改变你一生的一句格言是什么？”——我想了很久，没有想出哪一句格言改变了我的

人生。说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未免有些夸张。但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确实会有一些观点影响你的生活，改变你的人生态度。表现这些观点的，可能是一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格言，也可能是一些平淡无奇却蕴含着深刻真理的大实话。

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弄堂里的小男孩发生争执，两个人扭打起来。小男孩打不过我，逃到一扇门里，从门里扔出一块砖头，把我砸得头破血流。我被送进了医院，缝了针，动了手术。小男孩的妈妈来我家道歉，小男孩眼泪汪汪地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吓得直打哆嗦。我的母亲嘀咕了几句，但还是原谅了他们。可是

我却怎么也无法原谅这个用砖头砸破我脑袋的小男孩，我的心里充满了报复的念头。我想，我要像古代的那些侠客们一样，一定要“报仇雪恨”，好好地惩罚一下这个可恶的小坏蛋。我的头上还包扎着绷带，就非常秘密地开始了我的“报仇雪恨”的计划。我准备了一个用粗铁丝做的大弹弓，还找来了一些轴承里的钢珠，每天在晒台上练射击。我在一堵白墙上画了一个丑八怪，然后站在五六步远的地方用钢珠弹。钢珠“嘣”地一下，就在白墙上打出一个小凹坑。很快，白墙上的丑八怪就被我打得坑坑洼洼，面目全非。我得意地想，只要我遇到那个小坏蛋，我一定能用我的弹弓叫他脑袋开花。我的“复仇计划”被父亲发现了。一天早晨，我正在晒台上练弹弓，父亲突然走了过来。他并没有训斥我，也没有没收我的弹弓，而是和颜悦色地问我：“那个孩子用砖头扔你，对不对？”见我摇头，他又问：“那么，你说，那个孩子是不是坏人？”我想了一下，又摇了摇头。父亲说：“既然你都懂，为什么还要去报复他呢？你想一想，假如你用弹弓弹破了他的头，或者弹瞎了他的眼睛，结果会怎么样？”对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父亲不可能讲什么高深的道理，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他说：“你要记住，对人宽容，是一种美德。”

“宽容”这个词，现在已经被人们说得很熟，但在四十多年前，这样的词对一个孩子来说确实很陌生，我从父亲那里理解了这个词的意义。父亲告诉我，只要对方不是坏人，那么，就应该对他宽容，不要斤斤计较，即使对方犯了错，甚至伤害了你，也不要老是想报复。那个用砖头砸破我的头的男孩，我后来非但没有报复他，还和他交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保持了很长时间。长大后，我越来越体会到父

亲这句话的意义。六年前的夏天，83岁的父亲突然去世，我站在父亲的身边守灵时，他的声音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

中国历来是一个讲究宽容、提倡宽宏大量的民族，但很多人在后来几乎忘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优良品德，而是“横扫一切”地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似乎，我们的政治生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争斗，就是人整人，结果，酿出了种种灾难，这灾难不仅危害了国家，也伤害了无数人。

当然，我们讲宽容，绝不是容忍罪恶和丑恶，对罪恶和丑恶，永远也不能宽容；我们讲宽容，也不是不要竞争，没有竞争，我们的社会就不会进步。这里所说的宽容，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人类爱心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爱心应该是博大的，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不可能抵达辽阔壮美的人生境界。记得一位西方的哲学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人心是夹杂着污浊的河流，要使自己身在其中而不被污染，仍然保持纯洁，只有一个办法——把自己变成大海。我想，这样的思想，和父亲朴实的教诲，其实是一致的。

人为什么高贵

—— 这些日子，我的眼前常常出现那些白衣人。我在电视镜头中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但是常常看不见他们的脸，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因为他们必须身穿厚厚的防护服，必须戴口罩，我只能看到他们流汗的额头和疲惫的眼睛。这些白衣人，是当今中国最受人尊敬和感激的人，他们正冒着生命危险抗击病毒，抢救病人，有的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我也看到在电视中接受采访的几位医生和护士，他们都来自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有的人曾经被感染过。在这些被采访的人口中，听不到豪言壮语，看不到眉飞色舞和夸张的表情。他们安详而又平静，对曾经或者正在面临的险境，只是淡淡地说：这是我的责任。只有在谈到牺牲的同事，谈到对亲人的牵挂时，他们才会忍不住流泪。看着这些白衣人真诚的表情，听着他们平平淡淡的叙述，我的心无数次被感动、被震撼。我们把他们称为“白衣天使”，这是

一个和他们的行为和境界非常相称的名字。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表现出了人性的高贵。

在陌生的病毒突然袭来时，人类显得有些脆弱。一群又一群人接连不断地倒下来，却一时找不到特效良药，想不出手到病除的治疗方法。小小病毒，竟然使全世界都产生了惊恐和慌乱。然而在和病毒的抗争中，在抢救、治疗、护理病人的过程中，在防范病毒传播的行动中，很多人又表现出了坚强和勇敢。此时，人类的智慧、坚毅和高尚品格，集中地体现在这些白衣天使的身上——从那些在实验室里解析病毒、寻找克制病毒良方的科学家，到那些在病房第一线治疗、护理病人的医生和护士，白衣天使们毫无怨言地工作在最危险的地方。即便病倒，他们也想着如何治疗别人，如何减轻别人的痛苦。那位被病毒感染的老军医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其实是在向死神挑战。如果战胜死神，就可以为无数病人提供一条求生之道，如果此路不通，他完全可能牺牲。在和平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和战场上的冒死冲锋没有什么两样。此时此刻，对这些白衣天使说“谢谢”两个字，分量实在太轻。

罗素在他的《西方的智慧》里这样说：“我们是怎样谈论人的？会不会像天文学家看到的那样只是一点尘埃，无依无靠地在一颗不重要的行星上蠕动？或像化学家所说的是被巧妙地摆弄在一起的一堆化学品？或者像在哈姆雷特眼里看到的那样，人在理智上是高贵的，在才能上是无限的？或者兼有以上的一切？”我想，人之所以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是因为人具有其他生物所没有的智慧，也因为人有着其他生命没有的丰富感情。在这感情中，最珍贵的是爱，

是同情，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就是人为什么高贵的答案。

人类的历史，是和灾难连在一起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灾难，而瘟疫，却是所有时代都难以逃避的灾难。作家爱伦·坡在一百多年前曾经这样说：“无论人们怎么防范，终将会被瘟疫所击溃。”看来，他低估了人类的力量，最起码直到今天，瘟疫并没有将人类击溃。和历史上的瘟疫相比，SARS实在算不了什么。鼠疫、麻疹、黄热病、结核病，曾经使多少人为之丧命，多少个城市和村镇变成荒凉的坟场，处在疫情之中的人们以为世界已到了末日。但这些疫病，最终还是被人类战胜。我们这一代人，童年时还常能看到人群中的麻脸，那是“天花”留下的痕迹。现在，“天花”早已绝迹，人群中再也找不到一张麻脸。我相信，不会需要很久，SARS就会被人类攻克，预防SARS的疫苗也会发明出来。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反观这场抗击SARS的战争时，最令人心动的恐怕不是科学战胜疫病的过程，而是人类在疫情发生时表现出来的勇敢和爱心。面对灾难，人类如果失去了镇定自若，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失去了相互间的关心帮助和鼓励，那么，小小的病毒就真的会蔓延泛滥成灭顶之灾。人类进步的过程，正是不断地战胜灾难的过程。

我们生活在一个遍布细菌的世界上，消灭它们绝无可能，最重要的是了解它们，从而找到一条共生之路。科学家们正在卓有成效地努力着。然而仅至于此是不够的，人类是用智慧，也是用情感，改变着世界，改变着生活，探寻着一条通向文明和幸福的道路。如果没有文明的人类，地球就只能是豺狼横行、瘟疫弥漫、虫螫出没的荒蛮之地。

“轧闹猛”

“轧闹猛”是上海的一句土话，和市民的习俗心理有关。外地人难解其意，从字面上看，也有点儿让人莫名其妙。如果要解释的话，大概可以解释为：凑热闹，随大流，起哄。“轧闹猛”这种行为，大多是糊里糊涂的盲从盲动，没有什么自主意识，不可能经过独立的思考。譬如前一段时期市面上谣传手纸涨价，市民便纷纷争相抢购，几日之内便买空了许多烟杂店里的的手纸。到头来手纸并未涨价，不少市民家中的手纸却已堆积如小山。这便是“轧闹猛”的一种。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轧闹猛”。那许许多多狂热的、失去理智的行为，有多少参加者是经过了认真的独立思考呢？在那些年头，“轧闹猛”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种不由自主的习惯，一种可怕的习惯。

友人伍某，平时好说笑话，好激动，激动时好流鼻血。“文化大革命”初期，伍某常以传播小道新闻为乐。一日，伍某到我家串门，只见他以手帕捂鼻，脸上尽是血迹。伍某样子虽狼狈，表情却乐不可支，进门便笑着大嚷：“今天碰到滑稽事了！笑煞人！笑煞人！”还没等我发问，伍某便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他的奇遇：

“我站在马路上，突然鼻子发热，我晓得这只倒霉的鼻子又要流血，赶紧在马路中间站住不动，这个姿势对止血很灵。站了五分钟，血不流了，我这才敢低下头来。低头一看四周，哎呀我的妈呀，周围站着数不清的人，所有人都站在路上看天，好像要在天上找什么东西。天上什么也没有呀，只有灰蒙蒙的一片云。我开始还弄不懂，后来才明白，这是我引出来的。我站在路上抬头止血，过路人以为我在天上看啥东西，就立定了跟我一道看。一传十，十传百，结果弄得一条马路上的人全都像发了精神病一样。我问一个老头：你在看什么？老头说：‘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看天上，天上总有点儿名堂吧！’等到我开步走时，他们还戛兮兮地昂着头在天上找啊找的呢！”

伍某的奇遇引起一片笑声。等大家笑罢，伍某正色道：“你们不要以为我在编故事，真的！现在的人喜欢‘轧闹猛’。不相信，可以马上做个试验。”伍某的试验极为简单：约三个人出门上街，到热闹处，三人面壁而立，并聚首凝视，仿佛在欣赏墙上的什么新奇之物。过不了多久，行人便纷纷围拢，一个个引颈争看，越是看不出究竟，越是看得迫切。到最后，三人竟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围得难以脱身……

在一个不提倡独立思考，不需要个人意识的时代中，“轧闹猛”

是很自然的，“轧闹猛”者也不会感到自己的可怜和可悲。看看天，看看墙，这样的“轧闹猛”当然无伤大雅。然而要是十亿中国人一起来“斗争”“批判”“打倒”“横扫”，这“轧闹猛”便会“轧”出大灾大难来了。

生命草

—— 我自小就喜欢花草，爱看，也爱种。我家有一个不大的凉台，坐南向北，虽说位置不怎么理想，栽些花草，还是可以的。记得开始时种的是凤仙花。播下几粒种子，于是天天浇水，天天盼望着从湿漉漉的泥土里冒出水灵灵的幼苗……当那些纤弱的小芽终于钻出泥土，在阳光下舒展开青嫩的叶瓣时，我竟高兴得手舞足蹈了……

和所有性急的孩子一样，我巴不得花盆里那些又小又细的幼芽一天之内就能开花结籽。一个天真的想法，便在我的心里滋生了：多浇些水，多施些肥，小苗一定能长得快些。于是我每天浇四五趟水，早晨浇，晚上浇，中午也浇，还把自己认为可以做肥料的一切东西都往花盆里撒。结果，小苗非但没有长高，竟一棵棵地萎缩了，死了。我的伤心自不必说，大人们却还笑我：“你呀，真是个小蠢大。你知道么，这些小花小草，也是些小生命，娇嫩着哩，乱来怎么行呢！”哦，是我的幼稚，夭折了这些娇嫩的小生命。我并没有灰心，一次次

地再播种，再培育，终于盼来了开花结实。我种过蝴蝶花、兔子花、海棠花、兰花，还有月季、金橘、石榴，有过许多成功的喜悦，也有过不少失败的懊丧。可是大人们的那些话，却那么深刻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是的，这些小花小草，真是一些娇嫩的小生命！

十年动乱期间，我的那几个花盆里都荒芜了。花花草草，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当然没有生存之地了，谁也不再去理会那些花盆。盆中有时偶尔会长出几株小草，但总是活不了几天便枯萎了。这样过了好几年。在一个冬天之后，我的花盆里似乎出现了奇迹，在没人浇水、没人施肥的土壤中，竟长出了几丛绿茵茵的、形状特殊的植物来。起初谁也没有注意，而它们却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初夏的一天，我走上凉台，不由得惊叫了：光秃秃的凉台上，赫然出现了几盆青翠而又茂盛的植物——它们细而长的叶子有点像太阳花，但没有太阳花的叶子那般厚实。密密匝匝的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在它们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决不留下一丝空隙。上面挤得太紧了，枝叶又随着盆沿倒垂下来，挂满了花盆的四周。远远看去，就像几个毛茸茸的绿绣球，这真是奇迹。是谁播下的种子呢？是雨？是风？我不知道。反正，绝不是人们有意识地播下的。更使我惊奇的是这草的生命力——实在是少有的坚忍，少有的顽强。几盆贫瘠的沙土，常常被夏日如火的太阳晒得龟裂，这草，却在里面扎了根，活下来。就凭着几场天赐的雨露，就凭着早年埋葬在这里的花草提供的一些养料，它们活得如此乐观，如此蓬勃。那一份强健旺盛的朝气，足以和任何植物园中的花草匹敌。我真不明白：有时，连着几十天不下雨，大地被烤得直冒青烟，这草却枝不萎，叶不焦，依然郁郁葱葱，生气勃勃。

仿佛它自身便能产生出生存所需的一切水分和养料。

我爱上了这些奇特的小草，不知其名，我就自己给它起了名字：生命草。它有着仙人掌一般顽强的生命力，却不似仙人掌那样孤傲呆板。是的，我并不喜欢仙人掌，那扁平多肉的身躯，那犬牙交错的利刺，实在引不出什么美的联想。而这些生命草，却有着一股灵秀之气。早晨，在它绿茵茵的叶瓣上，挂着一颗颗晶莹透明的露珠，就像许多纤小而又健壮的小手臂，托着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它也开花，那是一些并不显眼的小花，形似珠兰，色呈淡黄，虽没有珠兰的芬芳，却自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一样招人喜爱。冬天，它枯萎了，然而，它却把生命的种子，悄悄地撒落在泥土中。一到春天，花盆中便又冒出水灵灵的嫩芽来……有一次，住在楼下的一位老人见到这些草，告诉我，这草可以治疮，把它的枝叶捣烂了敷在疮口上，十分灵验。哦，这些葱郁的小草，丝毫无求于人类，只是凭着自身的毅力活下来，却还在努力地造福于人类，为人们解除病痛。这些顽强而又高尚的小生命哟！

在很少看得见鲜花的年代里，这些可爱的生命草，给我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欢欣。它仿佛是在黑暗中燃烧的一团火，使我思索，给我启迪。是的，在逆境之中，只要不失去信心，不失去毅力，不失去向命运挑战的勇气，不失去同困难搏斗的韧劲，就照样可以活得很好。倘使失去了这些，那么，即便是在风调雨顺的环境里，也会横遭不测，就像童年时代在我手下夭折的那些花花草草……动乱的岁月曾使百花凋零，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真有点像失去了园丁照料的小草。有些小草过早地委顿了，枯干了，有些小草却如同这几盆生命草，依然活得

蓬勃而有生气。我想起了一些人：一个小木匠，在艰难的条件下刻苦自学，结果成为很有造诣的科研人才；一个受人歧视的社会青年，含着泪咬着牙钻研高能物理，终于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研究生……是的，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生命草。他们曾经被人们不屑一顾，却终于以自己蓬勃的生命之花，赢得了世界的注意。

好在不准花草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的凉台上，又有了一些美丽的花卉，但，那几盆繁衍至今的生命草，我却不愿意把它们搬走。它们不需要我的照料，却总是给我许多联想，深沉而又亲切。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好的苗圃和园丁，培育出更多美丽的花儿来。然而，总是有一些小草会流落荒野的——于是，我要大声地说：小草呵，你们大可不必自卑！只要还有阳光，还有空气，这世界上，总会有一块属于你的土地，总会有一颗属于你的露珠。去争取吧，去奋斗吧，你一定会活得很好，并且可以有益于世界的！

呵，我赞美生命草……

敲 门

—— 笃、笃、笃……

有人敲门。

当你独自一人，只有寂寞默默无声地陪伴着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在那扇关着的门上——要是，要是有人来敲一敲门，那该多好！那轻轻的敲门声，会一下子驱散寂寞，打破使人窒息的沉默。它将胜过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假如，你正在一间关着门的屋子里等人，那么，这敲门声的涵义是明确的。它会带来预期的相会，或许是老朋友久别的重逢，或许是亲人的欢聚……

自然，不是所有预期的相会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抄电表或修水管的人索然无味的造访，也可能有人登门索债……你的门一千次被敲

响，就会有一千次不同的结果。

然而，更多的敲门声是含义不明的。当你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听到关着的门被人敲响了一——这敲门声可能是沉着的、不慌不忙的，可能是羞怯的、断断续续的，也可能是急促的、紧张不安的，甚至是粗重的、肆无忌惮的……这敲门声是一个带着问号的预兆，在没有打开门之前，你无法知道它预兆着什么。于是，这种不期而来的敲门声便有了一种神秘的、使人向往又使人畏惧的魅力。

许多意想不到的幸运和欢乐，就是由这不期而来的敲门声带来的。当你应声打开房门，门外可能是一张你日思夜想的微笑的脸；也可能是有人不动声色地递来一封看似普普通通的信，就在那普普通通的信封里，装着使你欣喜若狂的消息……就像做梦一样，几声轻轻的敲门，一下子就把你送进了一个美妙的世界……

当然，也可能有不幸或不愉快会随着这不期而来的敲门声突然降临。这并不奇怪，因为，生活并不是仅仅由欢乐的笑声组成的。这不期而来的敲门声，曾惊扰了多少人恬静美好的梦境，曾使多少人平静的眼神里闪现慌乱……有时候，它竟是一场哀乐的前奏！

就这样，你的灵魂会情不自禁地随着那在寂静中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怦然而动，即便敲门者也许只是因为疏忽而走错了地方的陌生人……

有人会笑我：哪里的话！敲门嘛，还不是最平常最乏味的事情，值得你这么大做文章么？

好，朋友，我不想和你辩论。不过，你不妨静静地回想一下，回想一下你所听见过的敲门声——那些属于你的，与你的生活和命运密

切相关的敲门声。我相信，总有那么几次敲门——你期待着的或者不期而来的敲门，会在你的心灵中留下巨大的回声。你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声音，那几声既不婉转也不悠扬的平平常常的敲门，说不定就改变了你的命运，使你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是的，敲门，往往是一种开始，是一种转机，是一种无法用言语代替的对未来的宣言……

笃、笃、笃……

有人敲门。

现在，让我们走到门外，让我们来体会一下敲门者的心情。朋友，你也一定曾无数次地面对紧闭的门，举起你的手……

在那些形形色色的门里面，总有一些未知的因素在等着你。在你没有敲响那扇紧闭的门之前，这是一个谜。谜底，被门挡得严严实实。

也许，有很多次你只是不假思索地把门敲得咚咚作响，并且总是不费任何周折就敲开了那些关着的门；敲门之后，并不会出现什么惊人的、出人意料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变化，一切如常。你的敲门声转瞬间便消失在寂静之中，消失在人与人之间那千篇一律的问候和寒暄里……

但是（又来一个“但是”！在一个又一个“是”之后，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两个“但是”，就像人生的路上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转折点，从而使笔直的坦途出现了一些曲线。假如永远是直线的话，生活将会

多么单调和乏味)——但是,有一天,你走到一扇门前,却失去了往常的那种轻率和漫不经心。你紧张了,犹豫了,你的手举到了门前,竟久久没有叩上去。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扇精巧的小门,或者是一扇平平常常的木板门,也可能是一扇沉重的铁门……

想象一下吧——

假如你是一个背井离乡几十年而又从未得到过家中信息的游子,这一天,你终于回到了家门口。还是几十年前的那扇门,然而,门里的人呢?他们是否还在这里住着?是否还都活着?是否还记得并且欢迎你?……你多么渴望马上知道门里的一切,然而你又害怕知道。于是,你的手在门前颤抖着,久久叩不下去……

再譬如,你正在热恋之中。你默默地、苦苦地爱着一个人,然而那个被你爱着的人却一无所知。你终于下决心要把心中的恋情向意中人和盘托出,于是,你走到了他(或者她)的门口……你能漫不经心地在那扇门上敲出声音吗?

假如你是一个身患疑症的病人,终于到了可以知道最后诊断的时刻,你去叩医生的门;假如你是一个信心不足的学生,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精疲力竭的考试之后,终于等到了发榜的日子,你去叩主考老师的门;假如你是一个一时误入迷途的人,这一天,你悔悟了,你怀着羞悔的、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曾经劝诫过你,却被你断然拒绝过的朋友的门前……在这样的时刻,你怎么能不假思索、冒冒失失地敲响那些关着的门呢?

关在这些门里的谜底,对于你是那么重要。在你的敲门声之后出现的,可能是最美好的希望,也可能是最痛苦的失望。这种选择迫在

眉睫而你却无法知道那将出现的结果。门呵，毫无缝隙的门，所有的一切都被关在里面，锁在里面！你想得到，又怕失去；你想进去，又怕受阻；你怕那门永远紧锁，根本没有人会在里面理会你的叩问（是呵，有些门是敲不开的），所以你紧张了，犹豫了，那扇关着的门未被你敲响，你的心里早已咚咚地擂起了急鼓……

是的，敲门，有时候需要勇气，需要一往无前的胆量，甚至需要一点冒险的精神。有些人，就是因为在一两扇门前犹豫得太久，不敢用自己的手在门上敲出声音来，导致失去了一生中不会再来的机会，只能在成功的门外徘徊……

举起你的手来，朋友。既然你打算从这里走进去，走过去，你就不应该犹豫。让那扇关着的门在你的叩击下响起来吧！

笃、笃、笃……

有人敲门。

会心一笑

笑，是人类最主要的表情。据说，笑也是人和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之一。人会笑，而动物，却永远不会笑。因为，笑是感情的流露。人有感情，而动物，没有感情（这个结论，我一直怀疑，但科学家们如是说）。

笑的表情，可谓千姿百态，丰富多变。有微笑、浅笑、大笑、狂笑，有欢笑、嬉笑、甜笑、苦笑，有讥笑、嗤笑、冷笑、狞笑，有嫣然一笑、嘿然一笑、淡然一笑、哑然失笑，有情不自禁的哈哈大笑，有手舞足蹈的仰天长笑，也有含着泪水的无声的笑……可以说，人的感情有多么丰富，人的笑容就有多么丰富。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生理学家进行过实验和研究：人的脸部有若干块大大小小的肌肉，你在笑的时候，这些肌肉如果动了多少块（恕我粗心，忘记了具体的数字），就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笑；如果

达不到多少块，就是强颜欢笑，是假笑。读这篇文章时，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笑，当然是真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实验很滑稽。生理学家做实验的前提没有错。人类的笑，无论样子如何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其实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自然的笑；另一种，是情不自禁的假笑，是一种和心灵并不统一的表情，即俗话说说的“皮笑肉不笑”。我想，如果每笑一次都要用仪器来测量一下，那是何等麻烦而又可怕的事情。好在永远不会有人愿意做这样的测试，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测试。因为，你的笑是发自内心，还是装模作样，明眼人一看就懂。当然，那些天才的表演大师，他们不在此列。

笑，如果发自内心，笑得由衷，笑得自然，笑得酣畅，笑得情不自禁——这笑容，也许是人类最动人、最美丽的神态和表情，这是灵魂灿烂的面孔，是心灵愉悦的歌唱。如果能在生活中到处遇到这样的笑，你会感到这世界年轻，会感到阳光拂面。你心头的阴郁会渐渐消散，你的脸上也会情不自禁地浮出一抹微笑作为回报，这微笑的起源是你被感动的心灵……

可惜，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笑。那些虚伪的、情不自禁的笑，使晴朗的心情变得阴郁，使明亮的眼睛蒙上灰尘，使人与人之间透明的关系变得含混不清，危机四伏。在这些不自然的笑容背后，隐藏着什么？是空虚，是伪善，是怯懦，是畏惧？是冷漠，是阴险，是凶狠，是无耻？是虚与委蛇的敷衍，是居高临下的自傲，是六神无主的惊慌，是不可告人的觊觎，是自以为是的蔑视？或者，是连假笑者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某种阴暗的情绪？也许，没有那么可怕，只是无意识的脸部肌肉的抽动，使观者产生了误会……

很遗憾，我无法诠释笑的全部含义，如同我无法揭示人类复杂的情感世界。然而，我还是喜欢看到真诚的笑，看到那些发自内心的美丽的笑。面对这样的笑容，我会自然地报以会心的一笑。人和人之间，多一点这样的会心一笑，该多么和谐，多么好。

说风雅

风雅这个词最初的源头，大概起于《诗经》吧。“风”“雅”“颂”，是诗经三部分的名字。“风”是民歌田歌，“雅”是典雅之乐，“颂”就是颂歌。后人取前两个字“风”和“雅”，组成“风雅”这样一个词，这就是汉字的奇妙。颂歌并不是人人爱唱，更不是人人爱听的，千百年来，一直如此。所以，“风雅”这个词，不会被“风颂”或者“雅颂”替代，这也是人心所向、约定俗成的事情。

何为风雅？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丰富着这个词的内涵。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识知音，是一种风雅；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风雅；王羲之聚友兰亭、曲水流觞、斗酒吟诗，是一种风雅；李太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一种风雅；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是一种风雅……古人读书吟诗、下棋抚琴、玩水赏月，都是风

雅的举动。

以前有人这样说：“雅士琴棋书画，俗人柴米油盐。”把柴米油盐和风雅对立，其实没有道理。会琴棋书画的人，怎么离得开柴米油盐呢？没有柴米油盐，连果腹都成问题，哪里有力气去摆弄琴棋书画？是人，都难免世俗，要挡风避雨住房子，要御寒保暖穿衣服，要吃饭，要喝水，这是做人的基本需要，是无法避免的。风雅，似乎是衣食无忧之后的闲情逸致，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是一种做人的情调。现代人所说的风雅，和古人的风雅，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风雅的反义词和对立面，应该是粗俗和庸俗。何为粗俗？何为庸俗？这是无需多解释的。一切没有修养、没有文化的行为，一切虚伪和夸张，一切损人利己或者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都是粗俗和庸俗。知道粗俗和庸俗是什么，反过来也会对风雅认识得更明晰、更深刻。

风雅，和钱财的多少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清贫者，可以以他独特的方式显示出风雅来。烛火下读一卷旧书，陋室里养一盆幽兰，喧嚣中听一首名曲……只要会心用情，都不失为风雅之举。而有些腰缠万贯的富豪，尽管衣冠楚楚，名车代步，挥手間黄金钻石光芒夺目，然而他们的眉飞色舞和颐指气使，却和风雅沾不上一点儿边。

风雅是心灵的需要，是精神的寄托，是情感的交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寻求。有一个和风雅相关却与风雅相悖的成语——附庸风雅，在生活中使用的频率也许超过了风雅这两个字。附庸风雅，其实也是庸俗。附庸风雅的风雅，是装出来的，是把风雅像标签一样贴在庸俗的东西上。譬如明明胸无点墨，平时也根本没有读书的兴致，却偏要在新装修的房子里辟出豪华的书房，高大的书架上，摆满了精装的书

籍——它们的功能，仅仅是用来装饰。再譬如，明明对艺术一窍不通，也并不喜欢，却常常故做优雅状，出入于和艺术有关的场所……

不过，我还是要为“附庸风雅”说几句好话。附庸风雅，是因为知道风雅是好东西，知道和风雅沾边能提高做人的层次，也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所以愿意花力气去追求风雅。这总比沉迷于粗俗和庸俗好，比拒绝风雅好，“附庸”的时间长了，也许会真的风雅起来。

风雅与否，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城市，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城市建设发展了，如果不考虑文化建设，不考虑提高人的精神文明水平，那么，这个城市再繁华、再热闹、再高楼林立、再科技发达，它也可能是贫瘠的、荒蛮的、落后的。一个从德国来的朋友告诉我，德国战败后，德国的城市大多都被愤怒的苏联红军和盟军的炮火炸为一片废墟。战后的重建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件既艰难又痛苦的事情。战争狂人希特勒几乎毁灭了德国，但德国人民的生活必须重新开始。有一个细节，可以载入历史：饥寒交迫的德国人在重建他们的城市时，最先考虑的，竟然是音乐厅和歌剧院。市民们饿着肚皮，为修建歌剧院义务劳动。这不是附庸风雅，而是渴望风雅。这种对风雅的追求，可以说是深入到了血液和骨髓之中。有着这样素养和精神的民族，未来的前景是不可能黯淡的。

风雅，离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还有多少距离呢？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大概都是和风雅有关的。城市里的绿地越来越多，水泥高楼间也有了鸟语花香；从建筑的式样到人们身着的服务，可以看出，人们对美和个性有了越来越多的追求；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的空间也越来越多，艺术展演的信息雪片般飘飞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书店门庭若市，年轻人如采蜜的蜂蝶流连在春花烂漫般的书海之中……如果说我们这座城市已经很风雅，为时尚早，粗俗和庸俗依然随处可见，那遍地痰迹便是耻辱的标记，然而，追求风雅已经渐成风气，这难道不让人欣慰吗？

前些日子，去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听音乐会，那是一个德国的交响乐团演奏的西方古典音乐。音乐在厅堂里飞旋，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陶醉在音乐的旋律中，我忽发奇想：如果，时光突然倒退三十年，我坐的这个位置是什么地方？也许是一片农田，也许是一条陋巷，也许是一个作坊……然而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高雅的艺术中心。这样的巨变，如同神话。这是时代的变迁，也体现了我们这座城市的追求。如果这也是“附庸风雅”，但愿这样的“附庸”多多益善。

愿更多的人风雅起来，愿我们的城市也一天天风雅起来。

永远的朋友

假如命运必须把你置入这样一个境地：独自一人被幽囚于黑暗的洞穴，没有说话的友人，没有温暖的阳光，没有音乐，没有花草，没有任何可以交流的生命……只有一支昏暗的蜡烛，可供你欣赏自己在烛光中晃动的影子。在这样的绝境中，如果允许你选择一件东西陪伴自己，你会选择什么呢？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书，选择一箱我所喜欢的书。

前些日子，读一位老朋友的文章——讲了一位被世人遗忘冷落的女作家的故事。在她的晚年，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离她而去，唯一能给她带来安慰的，是几本她爱读的书。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却死得很平静。直到临死，她还在读着手中的书……我想，这位命运悲惨的女作家，也算是不幸之中有幸，因为，她还有忠实于她、能对她一吐心曲的几位朋友。这朋友就是那些始终陪伴着她的书。读这篇文章，我

的眼睛湿润了，心弦为之颤动……

是的，世界上，没有谁会比这些朋友更忠实、更无私、更恒久。她们无求于你，只是默默地为你奉献——在黑暗中给你灿烂的阳光，在孤寂时给你美妙的音乐，在干渴时给你清凉的泉水，在寒冷时给你温暖的炭火……她们可以为你叙述充满激情的真实故事，可以向你展现生活中无法见到的奇妙景象，可以带你远游四方抵达遥远的目标……只要你不嫌弃她们，她们绝对不会嫌弃你、辜负你。是的，这些朋友不是别人，是书。

我无法想象，假如没有书，世界将会是何等荒凉；假如没有书，我的人生将会是何等模样？5岁的时候，大人教我识了一些字，于是我便开始读书。从连环画、童话、神话，到《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再到《唐诗三百首》《聊斋》《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接触现代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读鲁迅、茅盾、巴金、冰心，到读《红与黑》《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九三年》《悲惨世界》《基度山恩仇记》《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使我爱不释手的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雪莱、拜伦、歌德、泰戈尔、朱自清、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我读得多而杂，读得囫圇吞枣，读得没有章法，然而就是靠着这样的阅读，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深深地爱上了文学。

还有什么事情比读一本好书更使人快乐呢？生活中使人惊喜的事情，也无过于找到一本渴望已久却难以到手的书。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很意外地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泰戈尔的《飞鸟

集》，当时那种激动和快乐的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体会到。那时，好书大多被禁，然而在未被禁的书籍中，我也能找到值得反复阅读的珍贵的书。鲁迅先生那本薄薄的《野草》，我就读了五六遍，读出许多弦外之音来……

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漫长岁月中，我曾感到孤苦无援，前途渺茫。是书使我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在一盏飘忽不定的油灯下，我度过了许多温馨而愉悦的时光，因为我的手中有书。尽管那时面有菜色，但我的精神世界并不空虚。书籍使我认识了许多阅历丰富、聪明而有趣的人物。我可以和他们朝夕交谈，向他们请教我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他们没有架子，大多乐于敞开心怀向我展露他们灵魂的色彩，向我传授他们人生的体验，谈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他们使我逐渐充实起来，丰富起来，并帮助我选定了人生的目标。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这些默默无声的朋友。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也是经验之谈。不过我想，明智者和糊涂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看他会不会选择。好书读得多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善于做出选择和判断的明智者。

现在，我和我的书籍朋友们关系如故。尽管书架上已有了我自己写的一些书，但在浩瀚的书海中，它们只是几滴可怜的水珠。每当读到那些精彩的、深刻的、独特的书籍，我不仅心悦诚服，陶然忘忧，也会自惭形秽，会意识到自己的平淡和肤浅。我的书籍朋友们在不时地提醒我：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永远只是沧海一粟。沧海茫茫无涯，你穷尽毕生心力，也不可能阅遍它的浩瀚，不可能探尽其中的美妙。

我想，这个世界大概还会有许许多多的变化，然而我和书的关系却永远不会变。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在思想，我就决不会离开书籍，决不会舍弃这些可爱可敬的朋友。

生命需要一点悬念

—— 关于基因和克隆，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时髦话题。

发现人类基因的秘密之后，人类的生活到底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确实令人感兴趣。在2000年到来的时候，曾有家报纸要我预测二十一世纪人类生活的十大变化，我觉得不容易。不同领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有点像测字算命。不过我还是开玩笑似的进行了预测，其中两条和基因有关：其一，“人类将会找到治愈癌症和艾滋病的良方，人类的平均寿命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延长”；其二，“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人类的青春期在延长，工作的年龄也将推后。若无大疾，70岁之前不能算老人。而无法抗拒的事实是，人群中的老人将一年比一年多”。我想，如果利用人类掌握的基因密码治疗疾病，那是一件大好事。也许很多以前无法攻克的绝症和顽疾可以迎刃而解，那的

确是人类的福音。不过，把基因说得神乎其神，我并不以为然。有了基因技术，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不可能。有人预测，破译了基因密码，人类可以活到1200岁，那不仅荒唐，而且可怕。

人类的生命是一个美妙而神秘的现象。人类文明的进展过程，大概也是人类对生命进行探索和了解的过程。但是探索、了解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把所有的秘密都破译，使生命如同透明的玻璃那样一目了然、毫无悬念，我看永无可能，也没有必要。生命中需要有一点秘密，需要有一点神奇，需要有一点悬念。如果人类可以随意改变基因，把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缺点、没有独特个性的“完人”，而且人人都老而不死，那我们这个世界大概会变得乏味而可怕。

柯灵先生在世时，有一次和我聊天，也谈到了基因技术，他说，听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以达到200岁，那太长了，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一个老年社会。如果大家都老态龙钟地活着，尽管长寿，其实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柯灵先生的话使我产生了共鸣。试想一下，有一天，你活到了170岁，有了一大群后代，也许可以五六代人同堂——你步履蹒跚地被人搀扶着，用浑浊的老眼打量着你的无数后代，你甚至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而你从你的儿女、孙儿、曾孙、玄孙们中间走过，为的是去探望你的已经快200岁的父亲。垂危的老父亲正躺在床上，各种各样的先进仪器正代替他的身体器官工作着，他还有意识，却再无力行动，但是发达的医学可以使他继续活下去……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象？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我认为，破解基因密码确实是人类对生命认识的一次飞跃，但是这个飞跃不应违背自然规律。生生死死，这是自然的规律，谁也无法更改。但愿由此而发生的一切革新

和变化，都是为了使人类的生活更有质量，使生命更健美，更充实，更有个性，更丰富多彩。

至于克隆人，我觉得这是对文明的亵渎，是对生命的嘲讽。也许在技术上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但地球人并不需要这样的技术。人类已经按照自然的法则繁衍生息了千万年。人类的文化、道德和伦理都建立在这样的自然法则和基础上，而克隆人则试图推翻这一切。人类不能这样做。国外那几个自以为将重建人类体系的科学家，将克隆人的新闻炒得沸沸扬扬，不过至今人们也没有看到克隆人出现。我猜想，克隆出来的人，恐怕无法过正常人的自然生活。我们这个世界难以容留他们，他们也无法处世。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事物，都不会长久。如果一意孤行，必定会得到自然的惩罚。这惩罚是什么，现在谁也说不清——也许是一些新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又悄然滋生，到那时再先进的高科技也无济于事。其实，在历史上，偏出人类文明的旁门左道曾不断地出现过，但它们都遭到了唾弃。

我对未来人类的祈望是：永远过健康自然的生活。

第四辑：忆·斯人

他默默地伫立在高高的书橱上，伫立在深深的书的峡谷之间；
他默默地凝视着我，用他那冷峻而又热情、深沉而又柔和的目光；
他默默地沉思着，永远保持着他那倔强、高傲、不屈不挠的姿态——
头颅微微昂起，两手合抱胸前，左手夹着一支香烟。

——《我的先生》

炊 烟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里，假如看见一缕炊烟……

在饥肠辘辘的旅途中，假如看见一缕炊烟……

也许不会有什么比它更亲切的了。那是一种动人的招手；那是一种充满魅力的微笑；那是一位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友好地向你挥动着一方柔情的白手绢……

掸落飘在肩头的枯叶，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我终于看见了远方山坳里的炊烟——它优美地飘动着，无声无息地向我透露着一个质朴的希望。心中的慌乱被它轻轻地抚平了——在深山里走了大半天，饥饿、疲乏、山重水复的怅惘，曾经使我的腿微微地颤抖，步伐也失去了沉稳的节奏……

我急匆匆地走向山坳，走向炊烟。我想象着炊烟下可能出现的情景：大蘑菇似的小木屋，屋里，也许是一个白胡子的看林老人，也许是一个山泉般水灵的小姑娘，都带着一些童话的色彩……

果然看见两间小木屋了，只是普普通通，不像大蘑菇。从木屋里走出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她黑红的脸颊上，洋溢着只有山里人才有的那种健康的光彩。“客人来啦，快进屋歇吧！”没等我开口，她就笑声朗朗地喊起来。一个矮小的男人应声走出来，自然是她的丈夫了。他只是微笑着点头，似乎有些腼腆。

“能不能……麻烦买一点儿吃的？”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不好意思地问。

“那还用问，坐下，先喝碗茶！”她把我按在一把竹椅上，转身从灶台的铁锅里舀给我一碗热气腾腾的开水，又悄声叮嘱了丈夫几句，那男人一声不吭地走出门去了。

灶台有点脏，她也许怕我看了不舒服，找来一块抹布仔细地擦了擦。“山里人邋遢，将就一下啦！”她一边笑着，一边又从水缸里舀水，洗那口空着的铁锅，一连洗了三遍。

不一会儿，男人拎着满满一篮红薯和芋头回来了。他已经在山溪中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她把红薯和芋头倒进锅里，坐到灶背后烧起火来。他不知又到哪里去了。

小木屋静了下来，只有门外哗啦哗啦的林涛声和灶膛里毕剥毕剥的柴火声，一起一落地在耳畔响着，协奏出一首奇妙的曲子。我喝着茶，打量着小木屋里的一切：简朴而结实的桌、椅、橱；门背后各种各样的农具；一架亮晶晶的半导体收音机，挂在一张毛茸茸的兽皮边上……山里的农户生活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儿了。

红薯和芋头诱人的香味在小木屋里飘逸起来。“吃吧，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是别嫌粗糙啦。”她把一大盆冒着热气的红薯、芋头放

到我的面前。

哦，红薯和芋头，竟是那么香，那么甜，不仅抚慰了我的饥肠，也驱除了我的疲乏。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午餐之一！

她坐在一边，快活地笑着看我狼吞虎咽，手中，不停地织着一件鲜红的毛衣。毛衣不大，像是孩子穿的。

“你有几个孩子？”

“有两个女儿，都到山外读书去了，一个上小学，一个念中学，都寄宿在学校里。我想让她们将来都上大学呢！现在山里人富了，什么也不愁，就指望着孩子们有出息。”她笑着回答，语气是颇为自豪的。在这小木屋里，也有着和山外世界同样的憧憬和向往……

吃饱了，歇够了，该继续赶路了。我掏出一些钱给她。

“钱？”她又笑了：“这儿不是商店，快放回你的口袋里吧。如果没忘记山里的人，以后再来！”我的脸红了，不知是因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城里人的习惯……

起身走时，我发现背包变得沉甸甸的，打开一看，竟塞满了黄澄澄的橘子！原来，他刚才去了橘林。“都是自家种的，带着在路上解渴。”他在一边腼腆地笑着。声音很轻，却诚恳。

我走了。她和他并肩站在门口，不停地向我挥手。

“再来呵！”他们的声音在山坳里回荡……

走远了，小木屋消失在绿色的林涛之中。只有那一缕炊烟，依然优美地飘着……再来，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了，然而我不会忘记武夷山中的这一缕炊烟。炊烟下，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却有真诚，有淳朴，有人间最香甜的美餐……

戈壁魂

起风了。狂风从四面八方旋起来，在空旷的大戈壁上搅缠着、碰撞着、奔驰着，发出震天撼地的呼啸。狂风卷起遮天的黄尘，世界刹那间一片昏暗……

坐在西行的列车上，看着这突然发作的狂风，心里真有点发毛：刚才还是烈日晴空呢！在江南，即便是十二级台风，也没有这么厉害。车窗外的风，仿佛能摧毁一切。谁也无法想象荒凉的戈壁滩有多大。

“好大的风！”乘客们惊叫着，急急忙忙地关上窗户。

“这风算什么，小意思！”坐在我对面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人却满脸不在乎的神色，不慌不忙地卷他的莫合烟。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么厉害的风，还是小意思？”

老人点燃了莫合烟，吸了一口，然后一边捋着嘴角那两络大胡

子，一边吐着烟，只是看着我笑。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伸出拳头，眉飞色舞地说：“瞧，这么大的石头，吹得飞起来，像小炮弹，‘啪’地打穿两层玻璃，飞进车厢里来，打得你头破血流。玻璃不碎，就一个洞洞。这样的风，才叫大风呢！”他用莫合烟指了指黄尘弥漫的窗外，轻蔑地摇了摇头：“这风，小意思。这里是出名的风库嘛！”

老人讲得绘声绘色，邻座的几个乘客都听得一愣一愣的。他的话还没完：“还有更厉害的——停在站上的货车，有一次让风刮得出了轨，翻倒在铁道旁……”有几个乘客下意识地用手抓紧椅背，仿佛列车马上就会被大风刮倒一样。

我看看窗外，依然是黄尘飞扬的无边无际的大戈壁。一个小站“呼”地闪过去。一位铁路工人，伫立在站台上向列车挥动着小旗——火车开得太快，看不清他的脸，好像是个年轻人。这个小站我却看清楚了——几间矮小的房子，孤零零地，周围连棵小树也没有。

我突然为这些铁路工人担忧起来——在这荒无人烟的小站上，在这铺天盖地的狂风里，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的呢？

火车停在吐鲁番，正巧，上来一位穿铁路制服的年轻人，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和他攀谈起来。小伙子在吐鲁番以东的一个小站工作，实际年龄才二十出头。他挺能说，谈起自己的工作，竟然兴致勃勃。你听听：

“寂寞？枯燥？当然啦，大概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工作更枯燥寂寞的了。守着一个小站，出门就是大戈壁，只有火辣辣的太阳和凶狠的大风陪着我们。不过嘛，说不寂寞也不寂寞。你想想，每天来来往往要经过多少列车？车上的人对你挥挥手，笑一笑，打一声招呼，那种

快乐呀，你们恐怕尝不到。有时真想让列车在站上多停一会儿，看看车窗里那些陌生的面孔，也觉得舒服。可是不行，只有那么几分钟。这时候我心里就想：不要紧，还有下一班车。假如列车真的停在站上走不了了，那就糟啦，我们的工作出了毛病啦。非被车上的人骂不可。我在这个小站干了两年，还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呢！”

小伙子笑嘻嘻地说着，漫不经心的口气里，流溢出强烈的自豪感：

“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干我们这一行，不是硬汉不行。这无边无际的大戈壁滩，说风就有风，说晴就放晴。夏天在大太阳底下，能遮挡热浪的，只有一根电线杆。人，只能跟着电线杆的影子转。一个班值下来，能熬出一身油来！大风天就有意思啦，石头被吹得满天飞，人站在地上，就像风筝一样要飘起来。不过不要紧，有办法，我们用皮带把自己绑在电线杆上……”

“给你说个故事吧：一男一女——一对小夫妻，同在一个戈壁小站工作，还有了一个娃娃。可他们挺安心，为什么？热爱自己的工作嘛！一年冬天，天气冷到零下三四十度。那天早晨，正好轮到丈夫值班。一列客车来了，得扳道岔，可是怎么也扳不动，一看，不好，道岔被冻住啦！客车的呜呜声已经随风飘来，没有多少时间了！道岔不扳过去，客车就会撞到停着的一列货车上，那就要出大篓子！那男的急了，一边拼命扳，一边大声喊。妻子出来了，手里还抱着娃娃。一看情况紧急，她把孩子用皮袄一裹，放在站台上就奔了过去。小夫妻俩拼死拼活，总算把道岔扳了过去。可是回头一看，娃娃不见啦！”

“娃娃哪里去了？”一位乘客着急地问。

小伙子依然微笑着，不慌不忙地回答：“孩子当然没有丢，被大

风吹得移动了五六米。还好，皮袄裹着，时间也不长……他们抱起孩子，小家伙还在哇哇哭呢。”

小伙子大概说得有点累了，从背包里掏出一本翻旧了的《收获》，埋头看起来，再也不做声了。

乘客们也都沉默了。对面的维吾尔族老人抽着莫合烟，呆呆地望着窗外，仿佛要在漫天的风沙中寻找一些什么。

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小伙子讲的那些话，在脑海里翻腾着、回荡着，化成一幅又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烈日下冒烟的大戈壁，风暴中的呐喊，汽笛的呼啸，婴儿的啼哭，绿灯在黑夜中沉着地一闪一闪……类似的生活，我也亲眼目睹过。就在几天前，我坐汽车经过戈壁滩，烈日高悬，汽车就像行驶在一个高温炉膛之中，酷热难忍。没想到，在戈壁深处，竟有一支筑路队顶着烈日在那里抢修一段损坏的公路。筑路队中有汉族工人，也有维吾尔族工人，还有几位年轻的姑娘。他们喘着气，流着汗，不停地抡动铁锹往路面上撒着碎石子，喷着冒青烟的沥青，那样子像是在打仗。我坐在车上，看着这一切，替他们出了一身汗。虽说只是一晃而过，那场景，我却永远也忘不了……

风，平息了。窗外又是一片晴空。铁路两旁出现了一些绿色：骆驼刺、红柳、白杨，并不时有各式各样的房屋闪过，维吾尔族的孩子在路边向火车挥手……

列车终于驶出大戈壁了！

坐在我边上的那位年轻的铁路工人，依然专心地读着手中的《收获》。在他工作的那个小站上，他大概也凭借阅读书刊度过了许多漫

长而又寂寞的时光……一种无法形容的敬意，在我的心中升起来：正是这些默默无闻地在大戈壁深处辛勤工作的人们，使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有了生气，有了通向绿洲的坦途。他们是值得尊敬的！

我的脑海里，赫然涌出一个诗的题目来：戈壁魂！

峡中渔人

他们站在万仞绝壁下，面对着急流滚滚的江水。凶猛的潮头打在他们脚下的礁石上，溅起几丈高的雪花；险恶的旋涡在离他们几尺远的地方打转……他们的手中是渔网：一根长长的竹竿上，安着一个一尺多围圆的网，比孩子们捕捉蝴蝶的网稍大一些。他们不停地抡动渔网，迎着呼啸而来的江水……

在长江三峡中第一次见到他们，我就深深地感到惊奇：他们在干什么？捕鱼！有这样捕鱼的么？

船在巫峡中靠岸小泊时，我曾在很近的地方观察过一位这样的渔人。虽然只是相距咫尺，我却无法走到他的身边去，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湍急的水流。他几乎是无立锥之地，只有几块笋尖似的露出水面的岩石可供他立脚。身后是向外倾斜的峭壁，连坐下来歇一歇的条件都没有，假如不小心失足，他就会被无情的急流卷走。为了保险，他用

麻绳的一头绕在背后的岩石上，一头缚在自己的胸前。在险恶的环境和轰然作响的水声中，他全神贯注地劳作着。

我在他的背后默默地观察他。他一网一网费劲地在急流中舀着，手臂和背部的每一块肌腱都在紧张地颤动。一网、二网……我为他数着，整整八十网，没有任何收获，连一尾小鱼一只虾米也没有！直到我离开，他依然一无所获。

我纳闷了：这样的冒险，这样的徒劳值得么？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毅力，但我无法理解他们。

同船的一位诗人，是有名的“三峡通”，对这数百里峡江的山水人物了如指掌。他告诉我：

“别看他们不断落空，但假如碰上鱼的话，可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成百上千斤啊！这鱼可有意思了，逆流而上，水越急，它们游得越起劲，鱼群常常一排就是十里八里。这时，舀一网就是十几斤，一连舀上几个小时，网网不会落空，一直会舀到渔人筋疲力尽，瘫倒在江边！”

“这是什么鱼呢？”

“什么鱼，那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什么鱼都有吧。所有的鱼都喜欢逆水游泳哩！照渔人的说法，是三峡的风景好，下游的鱼儿都想上来看！”

他讲得像神话一般，可我都相信了。我想，如果没有这种诱惑，三峡中怎么会有这些奇特的渔人呢！

这是一种诱惑么？诱惑，这个带些贬义的词儿也许用得不够妥当。但这些逆流而上的鱼群，对临江而渔的人们确实有着一种不可抗

拒的吸引力，是他们寻求的目标。这目标，隐藏在终日奔腾不息的滚滚急流中，无法预料它何时临近，何时出现。为了追求这目标，必须有惊人的毅力，有锲而不舍的恒心。早就听说生活在三峡中的人都有坚韧顽强的性格，从这些渔人身上，便可见其一斑。

真的，在奇峰夹岸的峡江中走了几百里，见到了不少渔人，其中有白发老者，也有童子少年。我没有见到哪一位渔人捕到一条鱼，可我也从未见到他们露出沮丧抱怨的表情。他们只是迎着汹涌咆哮的急流，沉着地、耐心地，一网一网地舀、一网一网地舀……

亮 色

—— 这是一辆极其破旧的轮椅。因为锈迹斑驳，已经无法辨认它当初是何种颜色；两个轮子扭曲得很明显，转动时车身一颠一颠，像一个醉汉。从嘈杂喧闹的农贸市场经过时，它那“吱吱呀呀”的声音仍能被人听见。

如果说，轮椅的破旧只是使我产生了一种好奇，那么，当我的目光在坐轮椅者的身上停留时，我起先是惊讶，随即便被深深地吸引了。坐在轮椅上的是一位清瘦的老人，年纪约莫在六十上下。从他那身褪了色、打着补丁的蓝衣衫裤上不难看出，他过的是一种贫寒的生活。使我惊奇并使我感慨不已的，是挂在轮椅上的那只小竹篮。小竹篮里装着他刚刚选购的两样东西：一捆空心菜，两枝菖兰。那捆空心菜，叶大杆粗，色彩也不鲜嫩。显然，他挑的是最便宜的菜。两枝菖兰，一红一白，花枝上结满了将开未开的蓓蕾，但显得瘦弱纤细。毫

无疑问，在个体户的鲜花摊上，这也是价钱最低的品种。菖兰和空心菜放在一起，素雅而高洁。就像是在一幅调子灰暗的油画中极醒目地加入了明朗鲜亮的一笔。就因为这一笔，整幅油画都变得明亮起来。

老人神态安详地摇着他的轮椅缓缓离去。而那只装着空心菜和菖兰的小竹篮却久久地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一个离不开轮椅的残疾老人，每天的菜肴只是一捆空心菜，竟然还省出钱来买花，这是何等凄凉又何等动人的一种景象呵。我也算是花店和花摊的常客，我观察过形形色色的买花者，其中大多是打扮时髦的青年男女，也有衣着简朴却不失风度的中年和老年人，还有兴致勃勃的外国人。买花，似乎是生活富足、情趣高雅的一种象征。像这样坐着破轮椅、穿着旧衣衫的买花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无法揣测老人的身世和家境。但我可以断定，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那两枝瘦弱却美妙的菖兰便是明证。

可敬的老人！但愿在他的生活中鲜花常开，也愿他的菜篮子里装的不再仅仅是空心菜。

在急流中

贝江，从迷蒙的深山中流出来。湍急的流水，在曲折的河道中卷着浪花，打着旋涡，一路鸣响着奔向远方。

轮船顺流而下，江水拍击船舷，溅起一排排水花。我站在船头，以悠闲的心情欣赏着周围的风景。江两岸是草木蓊郁的青山，山坡上覆盖着翠竹和杉树，还有杜鹃。我想，若是在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盛开时，一定会美得惊人。

我向前方望去，只觉得眼前一亮。急流汹涌的江面上，远远地出现了一只小筏子。它就像灵巧的小蜻蜓，落在水里，拼命挣扎着逆流而上。划竹筏者好像是一个女人，因为远，我看不清她的面容。只见她双手不停地划桨，驾驭着筏子，灵巧地避开浅滩和礁石，在湍急多变的江水中曲折前行。她背着一个红色的包裹，远远看去，就像一朵随波漂流的红杜鹃。

很快，小筏子就到了大船的跟前。划竹筏的竟是一位年轻的少妇。她神色安详，平静的目光注视着前方。她身后的红包裹，原来是一个襁褓——她背着自己在江上赶路。我向她挥手，她朝我微笑了一下，脸上泛起一片红晕，马上又将目光投向江面，双手奋力划桨，继续在急流中探寻安全的通道。我发现，襁褓中的孩子将脑袋靠在母亲的肩膀上，正在酣睡。筏子的颠簸和江上的惊险，他居然一无所知。

小筏子和大船擦肩而过，我们的相逢只有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里，我感到惭愧。我，一个游山玩水者，悠闲地站在平稳的大船上欣赏风景；而她，一个背负孩子的母亲，却驾着小小的筏子在急流中搏斗。

回头看，小筏子很快便消失在远方。那簇耀眼的红色，在水烟迷蒙的江面上一闪一闪，像一簇不熄的火苗……

贝江上的这一幕，我很难忘记。急流中那位驾筏少妇安详的神态，坚定的眼神，奋力划桨的动作，还有她那在襁褓中安睡的孩子——这一切，组合成一幅感人的图画，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再也不会消失。在城市人声喧嚣的天地里，有几个人能像她那样勇敢沉着地面对生活的急流呢？

秋 风

扫帚，像一棵光秃秃的老树，在萧瑟的秋风中脱尽了枝叶，孤零零地兀立在壁角。

扫帚的主人呢？人们告诉我，三天前，她被抬走了，从弄堂口那个没有窗户的楼梯间里。

秋风紧了，有几片梧桐叶飘进弄堂来，瑟瑟地，在地上打着转，似乎在低诉着谁也无法知道的朦胧的呓语……她的形象，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斑白的头发，皱纹密布的脸，一双浮肿的眼睛流溢着柔和暗淡的光。她永远是和她那把扫帚在一起的——扫帚是她的手臂的延伸。不知有多少晴朗或者阴晦的早晨和黄昏，她挥着扫帚，扫，扫，扫。从这一头，扫到那一头。她用自己的双手，成千上万次地扫遍了弄堂的每一个角落……

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扫地阿婆”——大家都这样叫她。二十多年前，我们刚刚搬进这条弄堂，就听到人们这样叫她。那时候，弄

堂口有一扇大铁门，门旁有一间小木屋，她就住在小木屋里，白天扫弄堂，晚上，就成了弄堂的门卫。大炼钢铁的时候，弄堂口的大铁门被拆掉了，小木屋也不见了，于是，她便搬到了那个黑洞洞的楼梯间里。那时她还不老，头发也是乌黑的。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她讲话，除了每天晚上喊“火烛小心”，她总是在低着头扫弄堂。有时抬头见到人，她就微微一笑，算是打招呼。弄堂里的一些家庭妇女看不起她，常在背后指指点点：“什么东西，解放前做妓女的，哼！”于是，孩子们也都避着她，觉得她有点可怕，也有点神秘。“扫地老太婆”——孩子们在背后这样叫她。

我觉得她有些可怜。在这条弄堂里，哪一家不是有老有小，有说有笑，而她，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只有一把扫帚与之做伴。听说她有个女儿，可女儿不愿认这个母亲，从来没有看过她。有一年除夕之夜，吃过年夜饭，我们一群孩子在弄堂里放爆竹，小小的弄堂里充满了欢乐的声音和浓郁的火药香。我突然想起她来：“哎，看看扫地老太婆去，不知她年夜饭吃什么？”可谁也不愿意去，那黑咕隆咚的楼梯间，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像是赌气，我离开了大伙儿，悄悄地向弄堂口走去。楼梯间的门虚掩着，从门缝里流出一线幽幽的光。奇怪，屋里好像有人在唱歌，低沉的，沙哑的，歌词是一些很难听懂的南方土语，调子却很好听。歌子里好像有郎呀妹呀，大概是一首情歌。透过门缝往里瞅，只见她独自坐在一张小桌前喝酒。桌上是几碗简单的菜，一盏昏黄的灯，映照着她微红的脸。她轻轻地唱着，身体随着歌声微微地摆动，摇晃的影子投在墙壁上，显得怪诞而又可笑。一不小心，我的额头触到了门，“吱呀”一声，门被碰开了，我一下

子面对着她，愣愣地站着，非常狼狈。她停止了歌声，抬头看着我，咧嘴笑了：“来，进来坐坐，喝口酒吧。”她一反往常，举起酒杯招呼我。我迟疑了一会儿，没有进去，但鼓足勇气问了一句：“你唱的是什么歌呀？扫地老太婆。”话一出口，才觉得失言了，怎么能叫她“扫地老太婆”呢！见我满脸歉疚的神色，她又笑了：“不碍不碍，我的工作就是扫地，人也老了，就是‘扫地老太婆’嘛，不碍的。”说着，她又呷了一口酒，反问我：“你听见我唱歌了？好听么？”我点点头。她乐了，说：“这是我们家乡人唱的歌。过年了，唱一段，心里也算是回去一趟了。”她眯起眼睛，凝望着头顶上那盏昏黄的灯，又轻声唱了起来。这次，我听懂了，歌词很简单，大概是：“郎呀郎，乘船漂远洋，妹在海边把郎想，郎呀郎，莫把妹子忘……”唱着唱着，声音幽下来，终于没有了声息。她呆呆地坐着，浮肿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沉默良久，她仿佛突然被什么惊醒，猛地站起来，急匆匆地从身后的阁板上拿起一只铜铃，跨出了屋门。不一会儿，弄堂里就响起了她那沙哑的声音：“火烛小心呵，火烛小心……”

这以后，我再也不觉得她可怕了。每天进出弄堂，她总是抬头对我笑笑，那表情，使我想起早已死去的慈祥的祖母。她的生活再平淡再简单不过了，扫地，扫地，蹒跚的脚步整日在弄堂里打转……她活着的全部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这条弄堂保持清洁，让这里的家家户户每天夜晚都能听到她那千篇一律的告戒。弄堂里没有谁会称道她的辛劳，仿佛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弄堂口的那盏路灯，天黑了就应该亮；就像弄堂深处的那棵夹竹桃，到夏天就应该开花，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她也自有她的欢乐。在她那幽暗的楼梯间

的墙上，贴着一排印有“清洁”的小纸条，这是街道每次检查卫生之后发给她的。她把这些纸条当成了最高奖赏，常常会出神地看上老半天，陶醉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欢乐之中。

有一次，她竟然成了这条弄堂里人们议论的话题。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天傍晚，我走进弄堂，只见弄堂口围着一群人，正在指手画脚地议论着什么：

“……拾到金子啦！沉甸甸的一大包！”

“她为什么上交呢？谁也没有看见她呀！”

“人家积极嘛！”

“哼，也不照照自己是啥货色。当过婊子，还想卖好。真憨！”

“别这么说，怪作孽的。现在她够苦的了。”

“苦啥？活该！”

“……”

说的是她，扫地阿婆！走进楼梯间，我不禁愣住了：门大敞着，屋里凌乱不堪，衣物丢了一地。难道，她也被抄家了？只见她蜷缩在楼梯下那个低矮的三角形空间中，肩膀抽动着，仿佛一下子缩得很小。不知道是被一种什么心情驱使着，我跨进了她的楼梯间。听到声音，她蓦然一惊，抬头时，泪汪汪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惶。见是我，她似乎想笑一下，却没有笑出来，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凄然、惘然，浑浊的老泪如泉涌一般流了下来。

“我去上交拾到的……金子，他们……跟来抄家……说我不老实，说我窝藏……”

我没有问她，她却自己说起来。这些话，也许已经在心里憋得受

不住了。

“我不懂，我不懂，年轻时没有办法干的事情，难道一辈子也洗不清么？想做个好人也不行么？我不懂……”

她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哭得很伤心。我能说些什么呢？只能陪着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这天夜里，弄堂里很静。只有提前赶来的秋风，轻轻地在窗外游荡。街上的梧桐树在风中作响，沙沙，沙沙，像一群老人的呻吟。我想，她的声音，今夜是不会出现了。可是，睡到床上后，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又在弄堂里叫起来：“火烛小心呵，火烛小心……”那沙哑的声音，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比往常轻了许多，而且，失去了伴奏的铃声。也许，那只铜铃已经成了抄家“好汉”们的战利品。不知道弄堂里的人们是否听到了她这一夜的呼叫？我至今没有忘记，现在想起，心还会一阵颤抖。

第二天早晨，她照常扫弄堂，只是再也不抬头。一把扫帚，慢慢地在地上移动，驱赶着夜里从街上飘进弄堂的几片梧桐叶。我突然发现，她的头发变得那么灰白，乱蓬蓬的，像一堆枯叶……

不久，我就离家远去了。走的时候，她拄着扫帚站在弄堂口，什么话也没说，然而那眼神在为我祝福，那么慈祥，那么真诚，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去世的祖母。我向她挥了挥手，她朝我点了点头。秋风，抚弄着她的一头白发……以后，难得回家一次，而每次见到她，都会发现她比以前更老了。背脊一次比一次驼，头发一次比一次白。整个形象，一次比一次佝偻矮小。可是，我们的弄堂却依然被她扫得干干净净，晚上，依然能听到她沙哑的声音……

这几年，她的生活很平静，苍老的脸上又有了笑容。听人们说，她的女儿有时也来看她，不过总是在晚上，等天黑以后。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女儿。

她从楼梯间被人抬走时，依然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陪伴了她几十年的扫帚，不能跟她去了。只有秋风伴随着她。

地上的梧桐叶，又被秋风吹得飞起来了，像一群蝴蝶，在她的门口回旋……

永远的守灯人

天黑以后，长堤上那盏灯就一闪一闪地亮起来。无论是晴天、阴天还是阴雨天，它总是像一颗金黄色的星星，沉着、执拗地闪烁在深不见底的天幕上，仿佛在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在白天，谁也不会注意它。它只是稍稍高出护堤林带的一个简陋的小木架，有时候我还觉得它破坏了这一带的自然景色呢。

到长堤上去，绝不是为了看灯塔，而是为了看大江，为了排遣心中的沉闷。在田野里劳累了一天，也不洗一洗身上和脸上的泥汗，我竟会情不自禁地向长堤走去。

穿过一片由榆树、杨树和刺槐树组成的密密的林带，登上那古城墙一般巍峨的堤岸，广阔的长江入海口就在眼前浩浩荡荡地铺展开了。看着水和天无穷无尽、自由自在地在辽阔的世界中融为一体，看

着渔帆和鸥鸟在水天之间悠然飘行，听着浪拍长堤的有节奏的轰响，心中那些忧郁的影子和狭隘的思绪就会像轻烟一样消散在清新的空气中。如果没人伴随你，也没人从堤上走过，你将陶醉在一种极其旷达幽远的宁静中；你会忘记一切，仿佛全身心都融化在大自然里……

然而当我从沉思中醒来，发现夜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逼近时，一阵不可名状的空虚感便会把我包围。于是，我又感到了孤独和寂寞，情绪常常一落千丈。这时，简直不能在堤岸上多待一分钟。是的，没有比孤独和寂寞更难以忍受了。如果让我永远待在这空无一人的江海边，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到堤岸上去。一天傍晚，我坐在堤坡上，面对着被夕阳燃成一片金红色的江水出神，大自然瑰丽变幻的景象使我深深地迷醉了。突然，背后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

“哎，小伙子，在看什么呢？”

回过头来，我不由得一惊。堤岸上，大约离我十来米远的地方，站着个模样丑陋的老人——罗圈腿，驼背，满脸刀痕一般杂乱无章的皱纹中嵌着一对泪汪汪的小眼睛。这幽灵似的老头，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见我回头，他挤出一个笑脸。连笑容也是丑陋的，他使人想起童话中那些心怀鬼胎的奸诈的老巫婆。

“天马上黑了，回去吧。”

他向我扬了扬手，又喊了一声，语气非常温和，像是长辈在劝说孩子。

我坐在这里，碍你什么事了？我觉得他扰乱了我的宁静，心里有

些恼火，于是便转回头来，装作没有听见。

他再也没有吱声。但我知道他仍然在注视着我，我似乎能感觉到背上定定地有两道柔和的光。

太阳落到大江里去了，天一下子暗了下来，深邃的紫蓝色从天上一下子压到了水平线上，水天交界处依然亮得耀眼，宽阔的水面闪动着一片暗红色的微波。不过这是一种垂危的光芒，就像生命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使我伤感。

我坐不下去了，站起身往回走。那老头竟还在我身后。他蹲在堤岸上，看着我微笑。在这一带乡间，很少有像我这样没事坐在海边看风景的人，尤其是老人。这丑老头也有点儿怪了。

“我就住在这里。”他仿佛窥见了我的心思，站起来招呼我，“看见那灯了吧，我就守着它。”他指了指不远处的那个简陋的木架子灯塔，灯塔下有一间黑褐色的小木屋。

我默默地对他点了点头，默默地走下了堤岸。他凝视着我，那对嵌在皱纹里的泪汪汪的小眼睛流出了疑惑，也流出了同情，似乎还有几丝焦虑。真是怪老头。

我没有和他打招呼，走得很远了，才回过头来——夜幕已经笼罩了世界，堤岸上什么也看不见了。引人注目的只有那盏灯，一闪一闪地亮起来……

以后，每次到江边，总能见到他。他似乎在暗中监视着我，尽管不走上来问什么，却老是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转来转去。这使我很恼火，看风景的兴致全被他破坏了。他想干什么呢？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当他在我的身后站着的时候，我突然转过身，走到他面前，大

声问道：

“请问，你老盯着我干啥？”

他先是一愣，马上就露出一嘴稀疏的牙齿，不自然地笑起来：“哦，没有呀，我没有盯你呀。我每天都在这里。”

他指了指灯塔下的小木屋，仰起脸，很诚恳地说：“小伙子，到我的屋里坐一会去吧。”

这一来，我十分尴尬。还是离开这里吧。我摇了摇头，向堤下走去。我没有回头看他。

我一连好多天没有上堤岸看江。不知怎么搞的，这位奇怪的守灯人，老是在我的脑子里转。晚上，看着灯塔一闪一闪的亮光，我就想起了他那流淌着神秘色彩的目光。

再一次登上长堤时，我没有见到他。这是一个宁静而又优美的黄昏，我又像以前一样，沉浸在落霞和晚潮交织成的奇妙风景中……他似乎失踪了，以后几次，我也没有看见他。然而，灯塔下那间小木屋的门虚掩着，看样子小屋的主人不会走得很远。我几乎把他忘了，只有在天黑以后，当我从远处看到那一闪一闪的灯塔时，才会想起他来。

我准备回城探亲去。临走前一天，我又登上了堤岸。那是一个阴沉沉的黄昏，灰蒙蒙的浓云压在水面上，一群鸥鸟贴着水面低低地盘旋着，不时地发出急促不安的鸣叫，气氛沉闷得令人窒息。我正想回去，突然刮起了大风。风从辽阔的水面上席卷过来，发出撼人心魄的呼啸。微波起伏的水面一下子躁动翻腾起来。骤然而起的惊涛骇浪，如同一大群棕黄色的野马，铺天盖地，争先恐后，蹦跳着、推挤着、

蹿跳着，发疯似的向堤岸狂奔过来。它们撞在堤岸上，撞得粉身碎骨，撞出炸雷一般的轰响。水花一溅数丈，一直洒上了高高的堤岸……

这惊心动魄的大自然奇观把我看呆了。在这激动、狂放、雄浑、野性的大自然面前，人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天上有急雨落下来，但我却不想回去，我真想让这汹涌的浪潮冲一冲郁积在心中的忧郁和惆怅。情不自禁地，我慢慢地向堤坡下走去……大约在我跨出第四步的时候，背后突然有一双手伸了出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使劲地将我往堤岸上拽。回头一看，又是他，那位守灯的老人！只见他浑身淋得透湿，神情紧张地盯着我，两只手像两把有力的铁钳，把我的手握得生疼。

“小伙子，年纪轻轻，要想开一些！上来吧，回家去吧！你家里的人在等着你呢！”他一口气吐出一连串的话来，口气焦急而又诚恳。

他以为我想自杀呢！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他仍然一直在暗中盯着我，他怕我投水！看着他鼻眼挤成一堆的紧张焦虑的表情，我忍不住笑起来：“啊呀，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喜欢一个人安静，喜欢看江水。”

“哦……”他松开了我的手，紧张的表情松弛了，雨水慢慢地顺着他脸上的皱纹往下滚动着。

“这就好，这就好。”他点了点头，转过身慢慢地向远处的灯塔走去。在灰暗的暮色和呼啸的风雨中，他那佝偻的背影显得异常怪诞……

我呆呆地站着，目送着他的背影，说不上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烦恼、好笑、激动、伤感……都不是。不过，有一点是无疑的，我很感动，也有点内疚。他的背影在风雨中消失后，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找人去讲讲话，听他们讲，也向他们讲讲我自己……

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我特地走到村口的石拱桥顶上向远处眺望。在密密的雨帘中，堤岸上那盏灯的光芒显得微弱了，并且时隐时现，像一只在幽暗中不安地眨动着的眼睛。那微弱闪烁的光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感到亲切……我想，等我从城里回来，我一定要叩响那间小木屋的门，去看看那位奇怪的守灯老人，把我的烦恼告诉他，他一定会理解我的。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又登上堤岸。这次，我并没有坐下来看大江，而是径直向灯塔走去。

小木屋里空无一人。一把已经开始生锈的大铁锁，把两扇薄薄的木板门锁得严严实实。两扇小窗也用木条钉了起来，一只灰色的大蜘蛛不慌不忙地在窗框上吐丝织网……这不像有人住着的屋子。他去哪里了呢？

我正站着纳闷，一个穿黑色布袄的中年农民从堤岸下走上来。他用一种好奇的、带着怜悯色彩的目光观察了我一会儿，问道：“怎么，你要找看灯驼子(哦，他们叫他看灯驼子)？”

“是的，我想找他。”

“你还不知道？他死了，死了快一个月了！”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听觉也变得模糊起来——这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一个月前，他还曾用一双铁钳般的手拉着我往堤岸上拽，我至今还能感觉到他手上那令人生疼的力量。他怎么会死呢？

见我发懵的样子，中年农民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唉，也真可怜，晚上灯还亮着，第二天不见他人影，进屋一看，人躺在床上，死了。他身边什么人也没有，光杆一条，只能把他埋在堤岸下了。”

堤岸下的树林边，多出了一个小小的土堆，土堆上已经星星点点地长出了青草……

我说不出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站着，听任又热又酸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个孤独的守灯老人，当死神在他的门口徘徊时，他竟还想着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死神的身边拉回来……

没有鲜花可以献给他，在这萧瑟的旷野里，只有青青的小草。我折下几段榆树枝，扎成一个绿色的花环，恭恭敬敬地放到了他的坟头。暮色降临了，在堤岸的那一边，苍茫的水面上，又在重演着一场悲壮而又迷人的日落……哦，愿这落日成为我的花环，天天奉献于他的坟头。

天黑以后，长堤上的那盏灯一如既往，又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我不想去探究此时是谁把这盏灯点亮的，我心里的守灯人只有他。凝视着那遥远而又亲切的灯光，我的心里涌出几行诗句来：

你死了，
你的灯亮着，
在茫茫夜海上，
我永远看得见你温暖的光芒。

月光曲

———— 贝多芬的《月光曲》，从远处的一架钢琴上飘出来，飞漾在宁静的夜空……

琴声飘着，飘着，化成了透明的泉水，化成了泉水一般清澄的月光，荡涤着我的心灵。这琴声，在许多没有星星的夜晚，给我送来清亮的月光；在我没有窗户的小屋里，为我铺展开一片洒满银辉的田野。一切愁苦和烦恼，都会在这月光一般的旋律中消散，而许多美好的记忆，却总会在这唱着歌的月光里重现……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一个月夜……

那时我远离家庭，在崇明岛的一个村子里插队落户。刚跨出校门，我把一切都想得充满诗意，而现实却是那样无情。劳动艰苦得出乎我的想象，精神生活更是单调枯燥，没有一本可看的书。沮丧的情绪，像浓雾般笼罩着我。这时，淳朴的乡亲们向我伸出了友爱的手，

他们在劳动中扶助我，在生活中帮助我。知道我喜欢看书，他们纷纷翻箱倒柜，为我找来了各种各样的书。这些善良而又热情的人，使我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暖流。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在我的小茅屋里看书，窗外的一棵合欢树在沙沙地低声絮语着，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微风把桌上的油灯吹得摇晃不定。忽然，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了，一下，又一下，使我心惊。这么晚，是谁敲门？打开门，只觉得眼睛一亮：一簇雪白的头发在月光中飘拂，白发下，是一张皱纹密布的萎缩的脸，脸上有一双慈祥的眼睛。啊，原来是“村口好婆”！她来干什么？“村口好婆”80岁了，一个人住在村口的一间小草房里，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大家都叫她“村口好婆”。这位老太太身边没有子女，一个人靠劳动养活自己，境况很可怜。可她并不愁眉苦脸，见了我总是咧开没有牙齿的嘴笑着，发出一阵很难听得清的喃喃声。但我知道，这是一种友善的表示，是老人对孩子们的那种亲昵。这么晚了，她来找我干什么？

没等我出声，她已经用漏风的声音开口了：“我给你送书来了，送一本书。”

送书？这怎么可能呢？“村口好婆”根本不识字。在她的小草屋里，除了一张破床，一副炉灶和一些装粮食的坛子，几乎什么也没有，哪有什么书呢？“村口好婆”一边说着，一边哆哆嗦嗦地拿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布包来。我心里一热，赶紧接过布包，扶住她瘦削的肩膀，说：“来，到我屋里坐一会儿吧。”

“村口好婆”咧开没有牙齿的嘴笑了：“不坐不坐，这么晚了。你看书吧。”说罢，她转过身，弓着腰，吃力地挪动着一双小脚，沿

着一条窄窄的小路走了。她的一头白发在月光下飘动……

我回到小屋，在油灯下打开布包，不禁愣住了：布包里是一部有着布套的线装书，书套上有一行古朴的字：《仿宋，孙批胡刻文选》。这是《昭明文选》，是一部我想了好久而未能得到的珍贵的书。这简直是奇迹，是神话。“村口好婆”怎么会有这样一部书呢？抚摸着光滑的书套，我浮想联翩。也许，这是年轻的时候，去世的丈夫为她留下来的；也许，是云游在外的儿子，临走时交给她的……反正，这一定是她精心珍藏了一辈子的一部书。她不识字，但她珍藏着这部书。现在，她竟把这部书送给了我，送给了一个孤独的下乡知青。想着，想着，油灯的火苗在我的视线里模糊起来，止不住的泪水簌簌地滴落在书上。我觉得，手中的这套书是那样重，那样温暖——这是一位孤苦老人善良的心呵！

我奔到门口，“村口好婆”已经走远了，只看见那一头白发，在很远的地方一闪一闪，像雪花，消融在无边无际的月色中……

回到小屋后，我打开书套，像每次得到好书时一样，又欣喜又兴奋地翻开了那些发黄的书页。巧得很，正好翻到了谢希逸的《月赋》。古人用绮丽的文字，娓娓地描述着皎洁的月光，也仿佛描绘着我的心情：“……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

我怎么能忘得了这个月夜呢？“村口好婆”早已离开人世，我的插队生涯也已成为历史，然而，我不会忘记那些善良淳朴的乡亲们，不会忘记那种真挚深厚的情谊。回忆那时的情景，我总是感动不已。

“村口好婆”那一头白发，白发下那一张皱纹密布的萎缩的脸，那一双慈祥温和的眼睛，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如果我虚度光阴，这张脸便会非常严肃，慈祥的眼神中现出了责备的神情；如果我正在努力，这张脸便笑了，咧开了没有牙齿的嘴……

远处的琴声早已沉默。我，却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那清泉一般的月光，依然在我的心里流淌着，萦回着，无穷无尽，无穷无尽……

我的先生

他默默地伫立在高高的书橱上，伫立在深深的书的峡谷之间；他默默地凝视着我，用他那冷峻而又热情、深沉而又柔和的目光；他默默地沉思着，永远保持着他那倔强、高傲、不屈不挠的姿态——头颅微微昂起，两手合抱胸前，左手夹着一支香烟。我常常觉得，他手中的烟蒂正燃着，有袅袅的烟缕飘起，无声地弥漫了我这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然而这烟缕中没有尼古丁，只有使我清醒、使我振奋的思想火花。

这是一尊泥塑，一尊鲁迅先生的半身像。他已经默默地陪了我许多年。在我痛苦的时候，在我怅惘的时候，在我兴奋或者沾沾自喜的时候，他总是一如既往地，用那冷静而充满智慧的目光凝视着我……

哦，先生，我不知该怎样感谢您！

是的，我当然不会忘记，这尊鲁迅像是如何诞生的。他并非出自名家之手，他的作者，是一个小青年，一个两手满是硬茧的农民。

十年前，我在故乡崇明县城工作。那年春天，县文化馆办了一期美术学习班，把崇明岛上的农民业余作者都请来了。因为喜欢美术，而且和文化馆的美术干部很熟，我常常跑去看他们作画。几十位业余作者坐在一间大厅里画人像写生，没有人讲话。大厅里只能听见“沙沙沙”的铅笔声，居然很有艺术氛围。去了几次以后，一位小青年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瘦瘦高高的个子，乱蓬蓬的头发，脸色黑里透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我发现，每次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最靠边的位子上，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埋头作画。休息的时候，其他人三五成堆，有说有笑，唯独他，依然独自坐在屋角作画，人们只能看到他那一头蓬乱的黑发。当我悄悄地绕到他身后时，他竟露出惊慌的表情，下意识地用手遮盖着画板上的人像素描。然而我还是看清了他的画，令我惊奇不已的是：他的画，形象准确，线条流畅，比所有的人都好。可他为什么像一只惊弓之鸟一般惶惶不安呢？我问了文化馆的朋友之后，才知道了其中的缘由。小青年姓陶，家在离县城很远的海滩上。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公社不同意他到县城参加美术学习班，他是自己跑来的，因此，他只是个非正式的“编外学员”。这下，我对他更感兴趣了。一天晚上，我找到了他住的地方——那是个又小又挤的储藏室。他正在一盏幽暗的小灯下作画。他的画使我眼前一亮——画面上，竟然是鲁迅先生的素描像！先生严肃地抿着嘴，唇上的黑胡须却流露出几分幽默；他的眼睛正视着前方，冷峻的目光在幽暗中闪烁……

“哦哦，画得真好！把鲁迅先生的性格画出来了！”我由衷地赞叹道。

他回过头来，先是一愣，然后笑了，没有白天在画室时的那种惊慌。真诚，使心灵和心灵失去了距离，我们很快便谈得非常投机。他用不很连贯的语言，尽情地向我倾诉着他的苦恼和欢乐。他父亲原来是城里的教师，“反右”时被戴上右派帽子并被开除公职，全家被遣送下乡。那时他还小，却已深深地迷上了画画，立志将来要当画家。对儿子的这种天真，父亲只是以凄然一笑作答。荒凉的海滩和艰苦的生活，居然没有熄灭他理想的火花。他干着农家孩子该干的一切，把所有空余的时间都花在学画上。他画海、画船、画树、画芦苇、画飞鸟、画鸡鸭猪狗、画他见到的一切人……父亲尽力帮助他，不仅给他讲许多画家的故事，还为他找来许多画册和资料。他画得越来越好，无数画稿被贴在墙上，那间破旧的茅屋也有了光彩和生机……听他谈画，你根本不敢相信他来自最偏僻荒凉的海滩。我们谈达·芬奇，谈伦勃朗，谈米开朗基罗，谈齐白石，谈徐悲鸿……我问他：“你相信你能成为一个画家吗？”他沉思了好久，说：“小时候很天真，现在不了。不过我还是要继续画，一辈子画。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能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不管怎么样，总是快乐的。”他微笑着，指了指刚画好的鲁迅先生像，说：“我一直记着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你喜欢鲁迅先生的作品？”

“喜欢。读他的作品，我不仅对将来有了信心，人也仿佛变得

聪明起来。你知道吗，鲁迅先生也喜欢美术，他支持过很多青年版画家呢……”他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头头是道地向我讲起鲁迅先生来。他讲的，我都知道，但我不想打断他。鲁迅先生的故事，从这位身处逆境却毫不气馁的青年口中讲出来，一切都仿佛是新鲜的。我想，倘若鲁迅先生在天有灵的话，他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临走的时候，我随便问了一句：“你画过很多鲁迅像吗？”

他点了点头，又补充道：“我还用黏土捏过鲁迅先生的胸像呢。”

“真的?!”我又惊又喜。能够得到一尊鲁迅先生的塑像，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然而一直无法实现。当时，偌大的中国，似乎很难找到一尊鲁迅塑像。听说他能塑，我脱口而出问道：“能不能为我塑一尊?”

他点了点头，只说了两个字：“一定!”

县文化馆美术班的学习很快结束了，他也从县城消失了。我曾经几次想到海滩上去看他，因为路实在太远，总是没有机会。他会不会实现诺言呢?时间一长，我便不再想了。

初夏的一天中午，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他!他没有忘记我。汗珠在他那黑瘦的脸上滚动，灰布衬衫也被浸得透湿，蓝色的土布裤腿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泥巴。他的手中，捧着一个一尺见方的包裹。包裹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

“给你送来了，你要的鲁迅先生像。”他把包裹放在我的写字台上，用手背撩了一下脸上的汗珠，便急急忙忙地解开包裹，然后用忐忑不安的目光注视着我。

当这尊鲁迅像出现时，我惊呆了：哦，塑得这么好，比我预想

的要出色得多！这个倔强而又聪明的年轻人，用一些普普通通的黏土，用那双种田的手，奇迹般地塑出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形象。他不仅塑出了外形，还塑出了鲁迅先生不屈不挠、坚毅沉着的精神。我迎着鲁迅先生那深沉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沉思着，竟忘记了在一边站着的他。当我想起他连忙转身打招呼时，他已经不见了。我赶紧奔到门口，只看见了他的背影——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远去了。那件解开了纽扣的灰布衬衫像一面旗帜，在他的身后飘扬。我大声地呼喊，他没有停下来，只是侧过身子，用力朝我挥了挥手……

这就是这尊鲁迅像的来历。从此以后，鲁迅先生就默默无语地陪伴着我了。看着那凝神深思的表情，我不仅会想起鲁迅的文章，想起鲁迅的品格，也很自然地会想起他，想起那个在荒凉的海滩上种着田、画着画、坚定地追求理想的小青年。我想，他一定不会颓丧的。他塑造出来的鲁迅先生像也时时用高瞻远瞩的目光告诉我：他不会的！在昏黄的灯光下，我每天读书、写作到深夜，我也在追求着自己的理想。我并不感到孤独，鲁迅先生在注视着我；他，也在注视着我！我常常把自己和他进行比较。和他相比，我感到深深的惭愧：如果我也处在他那样的环境下，我能坚持下来么？是的，他也是我的先生，尽管他比我年轻，尽管他至今默默无闻。

一年之后，我离开了崇明岛。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劝我：这尊鲁迅的泥塑有近二十斤，太重，就不要带走了吧。我无论如何不答应，就是把被褥铺盖撂下，我也要把塑像带走。朋友们拗不过我，请人钉了个结实的木箱，把塑像安顿好了，一直捧着送

我到轮船上。于是，这尊用故乡的泥土塑就的鲁迅像，便被搬到了我上海的家中，搬进了我那间没有窗户的小书房里。在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书橱顶上，鲁迅先生一如既往地注视着我。当然，我还是常常想起塑像的作者，想起他引用的鲁迅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一次，一位来自北京的好朋友走进了我的小黑屋。这是一位热情的诗人，他曾经为鲁迅先生写过激情洋溢的长诗，受到国内外的瞩目。他发现这尊鲁迅像后，连连赞叹：“好！好！塑出了鲁迅先生的风骨！”

回北京前，他又来了。一见面，他就笑着说：“临日之前，别无他求，请求你让我把这尊鲁迅像带到北京。我的屋子比你的宽敞得多，而且有阳光。让鲁迅先生离开你这幽暗的小屋子吧！”

这下可使我犯难了，我怎么舍得呢？然而远方好友难得提出什么要求，我很难拒绝。怎么办？我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只是微笑着，娓娓地向他讲了这尊塑像的来历——讲了那位无名的雕塑家对我的激励和启迪，讲了我对他们（鲁迅像和他的作者）的感情……北京的朋友听了我的叙述，沉思良久，终于收回了请求，他说：“看来，应该让这尊塑像陪伴着你。他是你的先生。”

哦，我的先生！

朋友，假如你到我这里来的话，你就能看到我的这位先生。你看——他默默地伫立在高高的书橱上，伫立在深深的书的峡谷之间；他默默地凝视着我，用他那冷峻而又热情、深沉而又柔和的目

光；他默默地沉思着，永远保持着他那倔强、高傲、不屈不挠的姿态……

热爱生命

父亲老了，七十有三了，年轻时那一头乌黑柔软的头发变得斑白而又稀疏。大概是天天在一起的缘故，真不知这头发是怎么白起来，怎么稀起来的。

有些人能返老还童，这话确实有道理。73岁的父亲，竟越来越像个孩子，对小虫小草之类的玩意儿兴趣越来越浓。起初，是养金铃子。乡下的亲戚用塑料盒子装了一只金铃子，带给读小学的小外甥，却被他“扣”了下来。“小囡迷上了小虫子，读书就没有心思了。”他一边微笑着申述理由，一边凑近透明的塑料盒子，仔细看那只被关在盒子里的小虫子。

“听，它叫了！”他压低了声音，惊喜地告诉我，并且让我看。

盒子里的金铃子果然在叫，声音幽幽的，但极清脆，仿佛一根银弦在很远的地方颤动。金铃子形似蟋蟀，但比蟋蟀小得多，只有米粒

大小，背脊上亮晶晶地披着一对精巧的翅膀，叫的时候那对翅膀便高高地竖起来，像两面透明的金色小旗在飘……

金铃子成了他的宝贝。他把塑料盒子带在身边，形影不离，有空的时候，就拿出盒子看，一看就出神，旁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知道。时间长了，他仿佛和盒子里的金铃子有了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交流。那幽幽的叫声响起来的时候，他便微笑着陷入沉思，表情完全像个孩子。一次，他把塑料盒放在掌心里，屏息静气地谛视了好久。见我进屋来，他神秘地一笑，喜滋滋地说：“相信么，我能懂得金铃子的意思呢！”

我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他把我拉到身边，要我和他一起盯着盒子里的金铃子看。

“我让它叫，它就会叫。”他很自信，也很认真。

米粒大小的金铃子稳稳地站在盒子的中央，两根蛛丝般的触须悠然地晃动着，像是在和人打招呼。一会儿，它突然轻轻地……

“听着，它马上就要叫了！听着！”

果然，父亲的话音刚落，金铃子背上那两片亮晶晶的翅膀便一下子竖了起来，那幽泉般的鸣叫便如歌如诉地在我的耳畔回旋……

“它马上要停了，你听着！”

金铃子叫得正欢，父亲突然又轻轻地推了我一下，用耳语急促地告诉我。他的话音未落，金铃子果真停止了鸣叫。

这事儿真有些奇了，我问父亲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他笑了，并不是得意洋洋的笑，而是浅浅淡淡的一笑。他说：“其实呀啥稀奇的，看得多了，摸到它的规律了。不过，这小生命确实有灵性呢，小

时候，我就喜欢听它们叫，这叫声比什么歌子都好听。有些孩子爱看它们格斗，把它们关在小盒子里，它们也会像蟋蟀一样开牙厮咬，可这有啥意思呢？人间互相残杀得还不够，还要看这些小生灵互相残杀取乐！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它们唱歌……”

他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中，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童年乡下的琐事，讲他怎样在草丛里捉金铃子，怎样趁着月色和小伙伴一起去瓜田里偷西瓜。在玉米田里，在那无边无际的青纱帐中，孩子们用拳头砸开西瓜吃个饱，然后便躺在田垄上，看着天上的月牙儿、星星和银河，静静地听田野里无数小生命的大合唱。织布娘娘、纺纱童子、蟋蟀、油葫芦，以及许许多多无法叫出名字的小虫子，都在用不同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它们的歌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使暗淡的夏夜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宁静的气息……

“最好听的，还是金铃子。”说起金铃子，父亲的兴致特别浓，“金铃子里，有地金铃和天金铃。天金铃爬在桃树上，个儿比地金铃大得多，翅膀金赤银亮，像一面小镜子，叫起来声音也响，像是弹琴，可天金铃少得很，难找，它们是属于天上的。地金铃才是属于我们的。别看地金铃个儿小，叫声幽，那声音可了不起，大地上所有好听的声音，都能在地金铃的叫声里找到。不信，你来听听。”

盒子里的金铃子又叫起来了。父亲侧着头，听得专注而又出神，脸上又露出了孩子般的微笑……

秋深了。风一阵凉似一阵。橘黄的梧桐叶在窗外飞旋，跳着寂寞的舞蹈。塑料盒里的金铃子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我们越来越难得听到它的鸣叫。父亲急起来，常常凝视着塑料盒子发呆。盒子里的金铃

子也有些呆了，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那一对小小的响翅似乎也失去了亮晶晶的光泽。

“你把它放在贴身的衣袋里试试，用体温暖着它，它兴许还能过冬呢！”母亲见父亲愁眉不展，笑着提了一个建议。

父亲真把塑料盒藏进了贴身的衬衣口袋。金铃子活下来了，并且又像以前那样叫起来。不过金铃子的歌声旁人是很难听见了，它只属于父亲。只要看到他老人家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坐着微笑沉思，我就知道是金铃子在叫了。有时候，隐隐约约能听见金铃子鸣唱，幽幽的声音是从父亲的身上、胸口里飘出来的。这声音仿佛一缕缕透明无形的烟雾，奇妙地把微笑着的父亲包裹起来。这烟雾里，有故乡的月色，有父亲儿时伙伴的笑声和脚步声……

我想起了屠格涅夫那篇题为《老人》的散文诗：

……那么，你感到憋闷时，请追溯往事，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吧——在那儿，深深地、深深地，在百思交集的心灵深处，你往日可以理解的生活会重现在你的眼前，为你闪耀着光辉，发出自己的芬芳，依然饱孕着新绿和春天的媚与力量！

夕照中的等待

下午四点钟，阳光乏力地照在新居的窗上，像一面懒洋洋的窗帘。我能感觉到它缓慢无声的飘动，却无法将它掀起，无法随手将它收拢。

阳光由亮而暗，由金黄而橘红，这些细微却不可逆转的变化，正是我所期待的。

没有阳光的日子，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我似乎另有期待……

“笃、笃、笃、笃……”

门外的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清晰而沉着的声音，好像有人拄着拐杖从楼上下来，经过我的门口，又缓缓地下楼。这声音的节奏实在慢得可以，那笃笃之声由上而下，由重而轻，在我的耳畔回旋了老半天，依然余音袅袅。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声音复又从楼下响起，慢慢地又响上楼

去。这次，声音的节奏更缓慢，更沉重。

刚搬进新居的那几天，从早到晚，杂乱的脚步声不断。听到那笃笃之声时，我只是闪过这样的念头：大概是一个老人，或者是一个病人。

一天天过去，那声音天天在四点钟的光景响起，从不间断。于是我生出了好奇之心。有一天，那声音响过我的门口时，我轻轻地打开门。门外的景象震撼了我的心——

那是一个身材高大却骨瘦如柴的老人。他佝偻着身子，一手扶着楼梯栏杆，一手拄着拐杖，艰难地从楼上走下来。每走一步，浑身都会发出一阵颤抖。听到我开门的声音时，他抬头笑了笑，嘴里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声音。很显然，他在和我打招呼，而且很友好。他那灰黄的脸上呈露的笑容有些骇人，布满老年斑的皮肤下凹凸着头骨的轮廓。

如果把生命比成一支蜡烛的话，这老人的生命之火大概已快燃到了尽头。他为什么每天这时候都要走上走下？那一百八十级楼梯对他简直就是一场艰苦而又漫长的马拉松。我无法解开心中的疑团，情不自禁地便跟着他走下楼去。

老人双手拄着拐杖，坐在门口的一个花坛边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那空无一人的路，沐浴在温暖而凄凉的光芒中，像一尊苍老的雕塑。注意到他的眼睛时，我不觉怦然心动。这是一双充满渴望的生机勃勃的眼睛，那渴望犹如平静的池塘深处涌动着巨大的旋流。

我在路上慢慢地走，迎面遇到了骑自行车过来的邮递员。这是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因为我的邮件特别多，而且知道我以写作为生，

所以，他每次见到我都很客气，但也从不啰嗦。他从邮包中掏出给我的信件和《新民晚报》，目光却越过我的肩膀，注视着我的身后。

“怎么？你认识这位老人？”我诧异地问。

邮递员从邮包中抽出一份报纸，平静地答道：“是的。他在等我，等《新民晚报》，每天都等。”说罢，他丢下我，急匆匆地奔向老人。

老人笑着接过报纸，嘴里又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声音。这次我听清楚了，他是在道谢。

送报纸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走了。老人没有回身上楼，却又坐到花坛边上。他把拐杖搁在一边，双手捧着报纸读了起来。他的手在颤抖，报纸便随着手的颤抖晃个不停。他的鼻尖几乎碰到报纸，眯缝着的眼睛里闪烁着焦灼、激动、贪婪而又满足的光。

一张晚报，对他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这位老公公90岁了，一张晚报是伊的命根子，勿看见晚报，伊会在门口一直坐到天墨墨黑，依讲滑稽勿滑稽？”说话的是底楼的一位孕妇。她腆着大肚子，站在门口一边打毛线，一边笑着告诉我。

老人已经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走进门去。于是，那“笃、笃、笃、笃”的声音又在楼梯和走廊里久久地回响……

此后天天如此，不管阴晴雨雪，每到下午四点，那拐杖声便在楼梯上响起。拐杖声仿佛已成为我们这栋楼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读晚报的时候，很自然地便会想起老人那焦灼、激动、贪婪而满足的目光。晚报上的消息和文章大多平平淡淡，然而，大上海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生活却展现其中。晚报打开了一扇窗口，为老人孤独寂寞的

晚年吹送着清新的风。一张晚报，在他面前是一个广阔而又热闹的世界，埋头在报纸里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已置身于这个世界中一样。

一天傍晚，我出门办事回来，看见老人已在门口坐着等邮递员了。他将下巴支在拐杖的扶手上，目光紧盯着那条空无一人的路。不一会儿，天下起雨来，雨珠又大又密，很快就把黄昏的世界淋得透湿。这时，只见好几个人围着老人，底楼那位孕妇清脆的嗓音很远就能听见：

“老公公，今朝晚报勿会来了，依还是回家去吧。天黑了，依衣裳也淋湿了……”

接下来，是一个中年男人不耐烦的声音：“爹，你何苦这样呢？每天跑上跑下，身体吃勿消。晚报看勿看有啥关系！”这大概是老人的儿子。我曾在楼梯上和他打过几次照面，是个衣冠楚楚的高个子男人。

“唉，真是烦死人！晚报晚报，断命格晚报，弄得一家人勿太平！勿看见晚报像要伊格命一样！我看啊，下个月索性停脱算了！”说话的肯定是老人的儿媳妇了，那是一个喜欢穿花衣花裤的满脸横肉的女人。

刚才发生的事情，不用解释我也明白了。晚报没有送来，老人一直在雨中等到现在，所以才引出麻烦来。

我走近门口，只见老人的头上披着一张透明的塑料布，坐在花坛边上，神情木然，呆滞的目光流露出近乎绝望的悲哀。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他似乎一句也没有听见。几位邻人面露恻隐之色，那孕妇打

着一把雨伞站在老人的身边，显得手足无措；老人的儿子皱着眉头，显然，他已最大程度地克制了自己的情绪；穿着花衫花裤的儿媳妇则满脸愠怒。眼见围观的人多起来，那一对愤怒的夫妇不由分说地架起老人就往楼里拖，留下一群围观者在门口叹息：

“唉，作孽！作孽！”

“这老头子也有点儿怪，一天勿看晚报有啥关系，非要一直等下去。”

“伊活在世界上就剩下这一点点乐趣，依哪能怪伊呢！”

“唉，到这样一把年纪，人活着也无啥味道了。”

“……”

人们摇着头默默地散去。这天的晚报始终没有被送来。

第二天下午，我留心谛听门外的声音，拐杖声却一直没有出现。我下楼去取晚报，正好遇到那位年轻的邮递员。

“哎，老公公怎么今天不等我了？”邮递员一边往信箱里分发报纸，一边问。

“他昨天淋在雨里等你到天黑，今天他大概不想再白白地等三个小时了。”站在门口的孕妇笑着和邮递员开玩笑。

邮递员愣了愣，说：“昨天是印刷厂出了毛病，我们也没办法。”说着，他把已经塞进六楼信箱的那份晚报又抽了出来，转身噔噔地奔上楼去。几分钟后，小伙子脸色肃然，步履沉重地走下楼来。

“老公公怎么了？”我问。

“病了。”他只回答了两个字。

这以后，大约有一个星期没见老人下来。那“笃、笃、笃、笃”

的拐杖声从楼梯中消失了。而六楼的那份晚报，竟也真的停了——老人儿媳的建议，大概被兑现了。

那天下午，黄昏的阳光又准时地照到窗上。这时，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门外的楼梯上，那消失了许多天的拐杖声又响了。

“笃，笃笃，笃，笃笃笃……”

那声音和以前明显不同，节奏极慢，毫无规律。从那慢而紊乱的声音里可以想象出老人举步维艰的样子。我开门往外看时，老人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楼梯把手，正弓着背，站在楼梯的拐弯处，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脸色灰白，目光呆呆地俯视着楼梯下面。这里离地面还有五层楼！

我走近老人，想扶他下楼。老人抬起头，咧开嘴朝我笑了笑，慢慢地摇摇头，又开始往下走。他浑身颤抖着，每往楼下跨一步都要花极大的力气，握拐杖的手显然已力不从心，拐杖被毫无目的地拖着……

十分钟以后，老人终于又坐到了门口的花坛边上。他像往常一样，将下巴支在拐杖的把手上，凝视前方的依然是一双充满渴望的生机勃勃的眼睛。他家订的那份晚报已经停止，他难道不知道？

邮递员来了，还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老远就大喊：“哎，老公公！你好！”

老人的眉毛动了一动，双目炯炯生光。

小伙子在老人的面前下了车，不假思索地从邮包中抽出一份晚报塞到了他的手里。

老人埋头在晚报中，再也不理会周围的一切。晚报遮住了他的

脸，我无法观察到他的表情，只见那双紧抓住晚报的手在颤抖。那双枯瘦痉挛的手使我联想起溺水者最后的挣扎。

老人在花坛边上一直坐到天黑，他的脸始终埋在晚报之中。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回到楼上的，因为我再也没有听见拐杖声响过。

第二天早晨，听邻人说，六楼的那位老公公死了，死在夜深人静时。他的儿子和媳妇发现他死的时候，老人已经僵硬，手里还紧攥着那张晚报。

“砰——叭！”

一个爆竹突然在空中炸响，打破了早晨的寂静。原来底楼的那位孕妇在同一天夜里，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六斤四两的儿子。

“砰——叭！”

清脆的鞭炮声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也送走了一个留恋人世的老人。

三峡船夫曲

谁也无法用一句话概括三峡水流的特点。浩浩荡荡的长江挤进窄窄的夔门之后，脾气便变得暴躁、凶险、喜怒无常、不可捉摸了。你看那浑浊湍急的流水，时而惊涛迭起，时而浪花飞卷，时而一泻千里如狂奔的野马群，时而又在峡壁和礁石间急速地迂回，发出声震峡谷的呐喊。有时候，水面突然消失了波浪，像绷得紧紧的鼓皮，然而这并不是平静的象征，在这层鼓皮之下，潜伏着危险的暗礁和急流。而最多、最可怕的，是旋涡。它们像无数大大小小的眼睛，在起伏的江面滴溜溜地打转，到处都闪烁着它们那险恶的不怀好意的目光……

你想想那些三峡船夫吧——驾着一叶扁舟，靠手中的竹篙、木桨，要征服狂暴不羁的江水——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景象。其惊险的程度，绝不亚于在黄河上驾羊皮筏子，不亚于在大渡河的急流中放木排。

第一次见到三峡中的船夫是在水流湍急的西陵峡——那是一条摆渡船，尽管距离很远，看不真切，但那拼命搏斗的紧张气氛，还是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小船横在江中，看上去那么小，小得就像一片枯叶、一根稻草，似乎每一个浪头都能吞没它。船上一前一后两个船工，每人操着一支桨，一个在右，一个在左，拼命地划着。只见他们身体前倾，像两把坚韧的强弓，两支桨齐刷刷地落下去，飞起来，落下去，飞起来，仿佛一对有力的翅膀，不断地拍打着波涛滚滚的江面。在气势磅礴的峡江中，他们的翅膀太微不足道了，随时都有折断的可能。他们能飞过去么？然而，我的担心多余了。没等我们的轮船靠近，小木船就已经到了对岸……

在巫峡，我遇到一只顺流而下的小划子，那情景更是惊心动魄。小划子远远地出现了，像一只小小的黑甲虫，急匆匆地、慌里慌张地贴着江面爬过来——说它急匆匆，是因为它的速度极快；说它慌里慌张，是因为它走得毫无规律，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常常莫名其妙地拐弯绕圈子。很快就看清楚了，小划子上头，稳稳地站着一位手持长篙的船夫，船中端坐着六位乘客，船尾还有一位船夫，一手扶一把既像橹又像舵的尾桨，一手撑一支木桨。小划子在急流和波谷浪山中灵巧地滑行，时而从浪的缝隙中穿过，时而又攀上高高的潮头。真是冒险呵，这单薄可怜的小划子，在急流中像箭一般冲了下来，根本无法停住，随时都可能撞碎在峡壁礁滩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卷入连接不断的旋涡中，随时都可能被大山一般的浪峰一口吞没，被巨剑一般的急流拦腰砍断……船夫却镇静得如履平地。那位在船头手持长篙的船夫纹丝不动地站着，像跃马横枪、率领万千兵马冲锋陷阵的大将军；又

像剽悍勇猛的牧人，扬鞭策马，驱赶着一大群狂奔狂啸的黄色野马。野马群发狂般地撞他、挤他、踢他、咬他，想把他从坐骑上拉下来，然而却无法得逞。有时候，飞速前进的小划子眼看就要撞到凸出的峡岩上了，只见他挥舞竹篙奋力一点，小划子便轻轻一转，转危为安。船尾那位船夫要忙一些，他不时地划动双桨，巧妙地改换着前进的方向，在变化无穷的急流中觅出一条安全的航线。而那舱中的六位乘客，一个个正襟危坐，一动也不敢动。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我能想见他们脸上惊慌的神色。在航行中，他们是不许有任何动作的——任何微小的颤动，都可能使小划子因为失去平衡而翻覆。如果遇到不安分的乘客在舱里乱动，船夫的竹篙会狠狠地当头打来，乘客被打得头破血流也是活该。倘若你不服，继续捣乱，船夫就要大喝一声，毫不留情地用竹篙把你戳下水去——这是捏着性命在凶险的急流中搏斗呵！

小划子在轰隆隆的水声中一晃而过，很快就消失在峡谷的拐弯处。我凝视着起伏不平的江面，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船夫在万般艰险中镇定自若的姿态，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无数旋涡，在小划子经过的航道上打着转转——这些永远不会安然闭上的不怀好意的眼睛，似乎正在狡猾地眨动着，用谁也无法听懂的语言描绘着水底的秘密。哦，只有三峡船夫懂得这些语言！我知道，在三峡中行船，除了勇敢、沉着，最关键的，是对航道和水流的熟悉。据说，在三峡驾馭小划子的船夫，对水底的每一块礁石，每一片浅滩，都了如指掌。为了摸清水底的状况，为了在极其复杂的急流中找到一条能被小木船通过的安全之路，一定有不计其数的船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西陵峡有一块巨大的礁石，兀立在滚滚的急流中，奔泻的潮水整天凶狠地拍打着它。礁石飞溅起漫天雪浪，小船如果撞上去，非粉身碎骨不可。这礁石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对我来”。当浪花散开时，人们就会看到“对我来”三个大字，惊心触目地刻在上面。这礁石周围的水流险恶而奇特，小船从它的身旁经过时，倘若想绕开它，总会适得其反。船儿会不可阻挡地向礁石一头撞去，撞得船碎人亡。如果顺着急流迎面向礁石冲去，不要躲避它，不要害怕它，船到礁石前，却能顺利地拐个弯从旁边擦过去。不过，这千钧一发的险象，懦夫是不敢经历的，只有三峡的船夫们，才敢驾着轻舟，勇敢地向扑面而来的浪中礁石冲去。“对我来”三个字，一定是无数船夫用生命换来的经验。也许，可以这样说，三峡急流中那些曲折而又惊险的航道，是船夫们用智慧、用勇气、用尸骨，一米一米开拓出来的！

对三峡的船夫们来说，最可怕的，大概莫过于暴风雨和洪峰了。突然袭来的暴风雨，能把江面搅得天翻地覆。在被暴风雨鞭打着的惊涛骇浪之中，小舟是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如果来不及靠岸躲避，便有可能在暴风雨中葬身江底；假如遇上洪峰，那几乎是无法逃脱的——几丈高的洪峰，像一堵巍巍高墙从上游呼啸着压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抗拒它、阻挡它，它是船夫们冷酷无情的死神。然而，奇迹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曾经有一些技术高超、勇气过人的船夫，在洪峰扑近的刹那，驾着小舟，瞅准浪的缝隙，飞上高高的洪峰之巅，硬是从死神的头顶越了过去……当然，这些都是旧话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天气预报和水情预报越来越准确，三峡的船夫们不会再去冒这种风险了。

船近神女峰时，所有的人都仰头看那位在云里雾里默默地站了千年万年的神女，然而山顶上云飞雾绕，人们什么也看不清。正在遗憾的时候，突然有人对着前方的江面大叫起来！

“看！小船！女的！”

神女峰下，一只两头尖尖的小划子正在急流中过江，划船的是一位身穿粉红色衬衫的少女。只见她右手划桨，左手掌舵，不慌不忙地向对岸划着，那悠然而又优美的姿态，使所有的目击者都惊呆了——这也是三峡船夫么？这也是在险恶的峡江中拼命搏斗的勇士么？然而怀疑是可笑的，小划子在神女峰对面的一片石滩上靠岸了。划船的少女站在一块白色的岩石上，用力地向我们的轮船挥手，我们也奋力地向她挥手……

挥一挥手，挥一挥手，向勇敢的三峡船夫挥一挥手吧！但愿他们能在我的挥手之中感受到我的钦佩和敬意。是的，我从心底里深深地向三峡的船夫们致敬——他们，不仅征服了狂放不羁的长江三峡，而且将人类和大自然那种惊心动魄的搏斗，化成了优美的诗篇。他们是真正的诗人。

石 魂

说起江南，总是使人先联想到水。纵横交错的河沟织成一张奇妙的水网，江南的村庄、城镇，以及所有的风景都被这张巨大的水网笼罩着。而那些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湖泊，则像是一枚枚巨大的珍珠蚌，展开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彩。每一枚珠蚌中都可能蕴藏着美丽的珍珠，只要你愿意去采撷。

江南的风景于是便很自然地和水联系在一起：飘逸的帆，啾呀有韵的橹声，云一般覆盖水面的鸭群，莲荷，菱花……当然还有桥，木桥、砖桥、石拱桥、水泥桥——横跨水面的桥，以优美的姿态向人们展示着江南人的灵巧和才智。

江南人的性格似乎也和水联系在一起。水的灵活，水的清朗，水的纯净，水的柔美……

最近去绍兴访问，却对江南和江南人又有了新的认识，这认识不

仅仅和水有关。

绍兴确实是在水的环绕之中。运河、鉴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河汉水巷，构构成一片波光斑斓的水的世界。也许是在江南长大的缘故，这种景象我并不陌生，引起我注意的，竟是绍兴城里的石头。我发现，这里到处都是石头——石板铺成的路，石砖砌成的墙，石条搭起的台阶，石块雕成的牌坊，还有石柱、石碑、石栏、石廊……最丰富多姿的，是石桥。在绍兴，我走过许多石桥，每座石桥的式样都不一样。几座大的石拱桥全是用巨大的石块垒砌而成，站在高高的拱桥顶上，俯瞰桥下流水，感觉仿佛已攀临岩峰。绍兴不仅是水城，也是石头城。

绍兴城里的石头来自何方？这个问题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站在高处远望城外，只见黑色的山影逶迤起伏。毫无疑问，石头采自山中。可是，采自何座山峰，用什么方法采石？这对我来说还是谜。

到东湖游览的时候，这些谜有了一部分答案。东湖是绍兴城外的一处风景名胜，有山有水。山不高却奇峻，湖不大却幽深。坐着小船滑行在平静的湖面上，墨绿色的湖水深不见底，船桨在湖面划出不规则的涟漪，使倒映在水里的山影一片模糊，平添许多神秘的色彩。使我惊奇的是这里的山，环湖的峭壁形状奇崛，形成好几个弯，而且都如刀劈一般，从湖面垂直向上，没有任何坡度。船到山下，仰头望去，白森森的峭壁仿佛要迎头倒压下来。仔细观察，峭壁上很明显地留有斧凿痕迹。看来这山的奇峻，是人力使然。听导游的绍兴友人介绍，果然不错。这里原是古代的采石场，从汉代开始，人们便在这里开山采石，历时数百年。这森然的峭壁，正是一代又一代石工斧凿的

印迹，而峭壁下那一片深不可测的水潭，是石工们采石掘出的深坑。

多么不可思议！这奇山奇水，竟是江南石工经年累月劳动的结果。我的耳畔，仿佛骤然回荡起一片丁丁当当的斧凿之声，金属和岩石撞击出灿烂的火星，石工们古铜色的肌肤在阳光下闪动着奇异的光泽，岩石上有汗，也有血……采下的石块被运进绍兴城里，变成了巍峨的城墙，变成了路，变成了桥，变成了帝王将相的宫殿，也变成了他们的陵墓……假如没有这些石块，也就不会有绍兴城了。采石的工匠们无意造景，后人却在他们流血流汗的劳动场所中发现了举世无双的奇妙胜景。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偶然创造，还是大自然对劳动者的酬答？我无法得出结论。那一代又一代锲而不舍地开山采石的工匠们是了不起的，他们用双手创造了奇迹。在我的印象中，和大山岩石打交道的开山石工应该是一些彪悍的北方大汉，然而在江南水乡，竟也有这样的开山石工——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绍兴友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问道：“怎么样，想看看采石么？”

“想，当然想。可是，这里早已不再是采石场了呀！”我有些疑惑。

“明天去柯岩，那里有采石场。”

“现在石工们的工作方法，大概和古代不同了吧？是不是用炸药？”

绍兴友人摇摇头，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不，要采整块的石料，非人工不可。石工们的操作方法和从前差不多。”

他的回答使我心头一震。

“到柯岩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柯岩这个地名，非常强烈地烙在了我的记忆里。它神秘，使我向往。

第二天一早，坐船去柯岩。机器船弄皱了平静的水面，也打破了水乡晨色的宁静。河畔是广阔的江南原野，流动的薄雾遮不住那一片片一簇簇浓浓淡淡的生命之绿。远处，青灰色的山影若有若无地悬浮在雾气之上，像是神话中的精灵，可望而不可即。柯岩，就隐藏在这些遥远的精灵之中吗？这是一些用岩石雕成的精灵。

船，泊在一个极普通的小码头上。没有森然的峭壁扑面，也没有陡峭的石级迎接，码头边几排崭新的瓦房把我想象中的神秘气氛扫荡得一干二净。三个老人坐在瓦房前晒太阳，他们微笑着注视我，目光中并无惊奇。绍兴友人告诉我，这是一个敬老院。使我眼睛发亮的，是堆在码头两侧的石料。这是一些薄薄的石板，虽然不多，但和我想象中的柯岩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吻合。从石料新鲜的颜色中，可以看出它们刚刚从山中采下来不久。

穿过几个典型的江南宅院，视野豁然开朗。呈现在眼前的景象使我惊呆了——一片平坦的水田中，竟兀然崛起一块十余丈高的巨石。它像从天外飞来的一颗陨星，也像从深山中窜出的一匹巨兽，在平地里迷了路，孤零零地蛰伏在田野里。仔细一看，巨石是被镂空的，石壁中端坐着一尊四五丈高的大佛。这大佛虽无法和乐山大佛相比，却也够雄奇的，和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个头和气势一点也不逊色。走到巨石近旁，抬头仰望，我更感到大佛雄伟博大的气势。佛像巨大的头颅微垂，默默地凝视着从脚下经过的每一个人，表情极其平静，世间的喜怒悲欢永远不会使其动容。然而，当你昂首

注视佛像的时候，你会发现，佛像平静的目光里涵藏着深不可测的内容……

在离石佛大约百把米远的田野里，另一块巨石更让人目瞪口呆。这是一块高达十余丈的柱状巨石。石柱上大下小，上宽下窄，像一把直立的巨锤，像一只倒扣着的长颈瓶，更像一缕从地底下冒出的烟雾凝固在空中。这是真正的奇观，很难想象这样一块形状奇崛的怪石是如何形成的。在它面前，许多名噪一时的“飞来石”“飞来峰”都显得平淡无奇。石柱上端刻有两个古朴的大字：云骨。云骨——这是古人为这块奇石取的名字，一个能使人产生奇妙联想的名字。云飘忽不定来去无踪，云中生骨，谁也不会信，然而把这块举世无双的奇石称之为“云骨”，却令人叫绝。假如云真的有骨头的话，骨头的形状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大自然绝妙的创造。

我正在感叹着自然造化的时候，陪我前来的绍兴友人笑着问我：“你知道云骨是怎样形成的吗？”

“当然是大自然的杰作。”

“你错了。这是开山采石的工匠们的作品。”

我愕然。

“这里原来都是山。石工们经过多年的开采，把这里凿成了平地。‘云骨’和大佛都是石工们采石时留下的。”

绍兴友人介绍得很平静，我却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些将职业和事业世代相袭的江南石工，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呵！用几把锤子和铁凿，居然能整座整座地凿平大山，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勇气和耐心？传说中挖山不止的愚公也并没能将门前的大山挖平，帮他

搬走大山的是天上的神灵。这里的石工比愚公更了不起，他们的世界中不会有神灵，然而他们创造了奇迹。眼前那孤独的兀立在平地上的云骨和大佛，就是他们创造奇迹的见证。这见证本身就是世所罕见的奇观。

“现在，这里几乎已无山可挖，石工们采石采到地下去了。”绍兴友人又介绍道。

说话间，我们走近了一座小山。突然，一阵阵奇异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飘过来，我不由得驻足谛听，这声音的旋律震撼了我的灵魂。

这声音极其遥远，仿佛发自地层深处，又仿佛来自九霄云外。它虽然幽弱，虽然时续时断，却有着不可思议的穿透力，没有什么屏障能阻隔它飘向远方。它使我想起在石缝和峡谷中奔突涌动的河流——流水和岩石碰撞着，发出激越昂扬的奇响。它使我想起在云雾中盘旋徘徊的雁群——那无数翅膀的拍击声和凄厉执着的呼号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它是一曲无词的男声合唱，许多男人用发自胸腔的浑厚沉重的声音在哼着、吟着、叹息着、呐喊着，汇合成一首深沉悲壮的歌。为这首歌伴奏的，是一阵阵急促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这正是柯岩石工们开山采石的乐章！

我们循声找到了采石场。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我将终生难忘。

这是一个数十米见方的深坑，十几个石工正在坑底挥锤凿石。俯瞰坑底，只看见他们汗水淋漓的古铜色脊背，只看见他们灰蒙蒙的头发，只看见油亮的臂膀和黑色的铁锤在青灰色的岩石上不停地画着一道又一道的弧线。他们似乎已被困在陷阱之中，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搏

斗。他们想凿穿石壁，想冲出牢笼，想用手中的锤凿出一条自由之路。他们四周的石壁是那么坚固、那么沉重，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显得可怜而渺小。然而，他们却是这里的主宰。这是人向大自然挑战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粗犷的呐喊和铿锵的锤声在石坑中回旋着、震荡着，犹如从地层深处涌出的喷泉，带着原始生命强有力的呼啸，喷上天空，向四面八方扩散……

成块成方地凿下岩石，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石坑内壁上，很清晰地留有石工们采石的轨迹。这是一道一道非常整齐的横线，每一道横线都记录着石工们对岩石的一场征伐。站在坑口，俯视在十几米深的坑底挥锤凿石的石工，我了解了他们的操作方法。他们在坑底打出无数深深的凿眼，这些排列整齐的凿眼把坑底分割成许多长方形和正方形。然后，他们再将被分割的石块整块整块地撬起。这样的工作确实是炸药和机器无能为力的。就是这样的石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挥锤弄凿，锲而不舍地将岩石一层一层地揭起，凿成能够砌屋、造桥、铺路的石板、石块和石条。是他们，搬走了大山；是他们，在江南水乡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奇迹。

这种采石的方法已经延续了多少年，我不知道。在石坑边上，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用钢缆带动着一架简易吊车，坑底被采下的石料就用这些机械被送上地面。这些当然是古代所没有的，但是，这样的半机械化土设备并不能使人产生什么自豪感。操纵拖拉机的是位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默默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似乎正在想什么心事。我走过去问他：“你会动手采石么？”他朝我笑笑，摇了摇头。我又问：“你说，以后能不能用机器代替人力，改变这种古老的

采石方法？”他收敛笑容，沉默良久，最后点了点头。我发现，他凝视石坑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动人的光彩——这是憧憬和渴望的光彩。

离开采石场很远了，石工们那深沉浑厚的呼喊声依然在我的耳畔回旋。这是刚毅坚忍的男子汉的声音。和这声音连在一起的，是大山，是岩石，是古铜色的肌肤，是血和汗，是燃烧的眼神……

“想不到，水乡竟会有这样的石工……”

我的喃喃自语被绍兴友人听见了。他微微一笑，问道：“你以为江南人都是柔弱不堪的吗？”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出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不要忘记，越王勾践也是绍兴人。卧薪尝胆，报仇雪耻，凭的正是这岩石一般的性格！”

又经过云骨和大佛了。这时再看这两块巨石，我的心里有了一些新的念头。这两块巨石，其实是两座举世无双的纪念碑，是世代代的江南石工们用血汗和灵魂雕成的纪念碑。

第五辑：书·凡尘

我，我的妻子，我们的儿子——我们全家人，都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时刻。在人生的旅途中，这只是一个极短促的瞬间。然而很难有比这更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了，很难有比这更能使人思索并领悟生命和人生意义的瞬间了。经过了 this 瞬间，我只想一遍又一遍在心里默默地呼喊：

人们呵，热爱生命吧，热爱生活吧！

——《人生的一瞬》

让世界充满爱的绿荫

—— 今年初春的一天，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一位导演告诉我，在植树节的时候，一些癌症病人也要去植树。她的话，使我心头一震。癌症病人这样的举动，有着不平凡的意义。我想，人类的生命，如果能转化成花草树木，继续在天地间生存，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将会生机盎然，春光长驻。我想象着那些带病植树的癌症病人，心里非常感动。三月植树节前夕，我写了一首诗，发表在《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题目是《让生命变成一棵树》。在诗中，我虚拟一个癌症病人的口气，想象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棵树，在大地上播撒绿荫。我为这首诗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癌症病人在植树节的宣言。”

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的诗竟然让有的读者产生了误会，以为我就是个癌症病人。前几天，“笔会”主编萧关鸿给我送来了一封慰问信，里面夹着五十元钱。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赵丽宏伯伯：您好！

我们是上海市凤城中学预备（1）班的学生。在去年的语文课上，自《学步》一文，了解了您，认识了您——当代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一位深爱着儿子小凡的慈父。文章中您对儿子小凡学步时的期望和忠告，也给我们以启迪。大家都非常欣赏您富有真情的作品，由此关注起您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上星期语文老师读了您刊登在《文汇报》上的诗《让生命变成一棵树》，得知您患了癌症，同学们感到心痛与可惜。

“是的，每个人都会告别世界，就像太阳落山，黑夜降临”，面对死神，您如此坦荡。您祈望大地上没有荒芜，人世间再没有灾荒，让生命的绿荫覆盖所有的荒凉，让生命的根须联合成地下长城。凡是有泥土的地方，一定会有鸟语花香，人类会在绿荫下走向文明富强！您博大的胸怀，真让我们敬佩。

当生命变成一棵树的时候，亲爱的赵伯伯，我们愿做您身边的一株无名草，陪伴着您，沐浴阳光，吸收雨露，迎接狂风暴雨。在一个绿荫如海的世界里，生命将发出欢乐的歌唱。

赵伯伯，癌症并不可怕，我们相信，一个孕育着美好憧憬和希望的生命，一定会产生奇迹。有无数颗童心的祈祷，有众多读者的祝福，我们热切地期待您战胜病魔，在文坛上再创佳作！

祝好人平安！

一群深爱着您的小读者

另外，还有一张信笺，是全班同学的签名。那五十元钱——他们托报社编辑代他们买一束鲜花慰问我，祝我早日康复。

读着孩子们的信，看着四十七个字迹不同的签名，我仿佛看到了四十七双真诚关切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一颗颗美丽善良的童心，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人世间，还有什么感情比这样的感情更纯洁，更高尚，更没有功利之心呢？我给孩子们回了信，向他们进行了解释，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在信里告诉孩子们，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有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们在关心着我。作为一个作家，对来自读者的这份独特关爱，我深感欣慰。

我想，现在很多人在呼吁保护环境，呼吁让世界多一点绿色。其实，另一种绿色恐怕更重要，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爱。如果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甚至仇恨，那么，纵有满世界的阳光雨露和花草绿荫，又有多少意义？在人间播种爱，尤其是在我们下一代的心里播种爱，这恐怕比任何事情都要紧。

那位在语文课上给孩子们读诗的老师，我以为值得称道。这是一位有心人，能在语文课上给学生们读新诗，已经与众不同；在读诗的同时，还能想到引导孩子们去关心和帮助别人，就更难能可贵。而这样的引导，正是被很多只想着让学生如何提高分数的教师所忽略的。

我在回信中这样对孩子们说：“我欣赏他在语文课上为你们阅读文学作品，更钦佩他能这样引导你们关心别人。有这样的老师教导你们，应该是你们的幸运。”

读孩子们的这封信时，窗外春光灿烂，几缕爬山虎的青藤在我书房外的窗棂上随风摇曳，向我展示着生命的优美。我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晴朗，尽管我被误认为是一个癌症病人。

夜，在海上

夜航。和三位年轻的朋友坐在船尾的甲板上，看海，看天。

海是墨一般的颜色，没有风浪，只有船体掠起的波涛，翻动着雪白的浪花，拖出一条条断断续续的白练，从船的两侧向后延伸，一直消失在黑黢黢的远方。看不见海平线，海和天被茫茫夜色连成一体。抬起头来，我不禁惊喜地“哦”了一声——满天繁星，把辽阔深沉的天幕点缀得热闹非凡，那密集星星哟，让人几乎看不到一块巴掌大的纯粹的天。星星们互相眨着眼睛，分明在议论着什么神秘的事情。银河并不像河，倒像是一片弥漫在星星们之间的透明的烟雾，于是，星星们的絮语在无边无际的天穹中飘荡……萦绕在耳畔的微微的涛声变得幽远而又朦胧，分不清是海的呻吟，还是天的呓语……

一颗流星闪电般划过夜空，陨落在海里。那转瞬即逝的光芒，仿

佛是一声短促的预言，使我们的眼睛亮了一亮，心也猛地颤了一颤。然而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可以预言的，每天有黑夜，每夜有流星……

“许愿吧，在流星的光芒消失之前喊出你的愿望，你就能如愿以偿！”朋友中的一位轻轻地说道。这原始古老的说法，在此时此刻出现，竟显得自然而又神奇，谁也不觉得荒唐。于是，四双期待的眼睛，仰望着繁星闪烁的天空，各自把一个愿望郁积在喉咙口……

流星却再也没有出现。也许，它们也懂得，人间没有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希望，所以躲得远远的。徒然无望的期待，迟早能唤醒四双陷入痴幻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居然同时在遥远的天边寻找到了目标。东方的天边，隐隐地亮起一片幽幽的白光，原先模糊不清的海平线现在能分辨出来了。白光似乎是从海里映射出来的，光芒虽然暗淡，却也照亮了和大海相接的狭长的一块天空。仰望中天，群星依然；环顾四周，海还是墨一般的颜色。这神奇的光，究竟来自何物呢？

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其所以然。

“会不会是远方岛国的灯光呢？”

“也许，有一艘大船……”

“也许……”

“……”

我们自己也无法相信这些幼稚的猜测。于是只能默默地凝望着天边的亮光，让许多新的猜测在心中一次次涌起，又一次次被否定……

今夜的大自然，真正变得神秘莫测！

亮光的区域在悄悄地扩大。在被照亮的夜空里，原来闪烁着的星

星消失了，隐没在从黑黢黢的海里升起的亮光中。那里的海平线更加清晰了，海和天变得界线分明，在灰白的天幕下，墨色的海平线似乎在不安地起伏着，躁动着……

神秘、好奇、激动、恐惧……各种各样的情绪在心中回旋着，翻腾着，竟交织出一个强烈的愿望：不把这奇异的亮光弄个水落石出，我们决不走开，哪怕在甲板上坐整整一夜！我们几个从在星空下消磨时光的闲客，一下子变成了焦急不安的探求者。谁也不再开口，只是注视着天边……

“火！”我们几乎同时惊叫起来。

在那片亮光下居中的海平线上，倏地冒出一团巨大的暗红色的光团，像是一朵不规则的火苗，在遥远的海面上冷漠地燃烧着，不能发出热，只能发出惨淡的光……

“月亮！”我们又一次同声大叫了。

原来是一次海上月出！一个每天都会发生的自然现象，竟然如此迷惑了我们。似乎很可笑，我们却谁也没有笑，只是认真地看着突然出现的月亮。海上月出，毕竟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

月亮整个儿露出了海面。这是下旬的残月，形状极不规则，像是一颗巨大的松子，又像是一块被烧红后正在逐渐冷却的锻件。天边的景象是奇妙的，在深邃空旷的天海之间，初升的月亮显得孤独而又惨淡，没有彩色的云霞飞来迎接它，没有激动的生灵为它的诞生而欢呼，只有一片寂寥的宁静，无动于衷地注视着它，伴随着它……

然而我相信，今夜，凡是见到这月出的人们，大概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此刻，在甲板上，四双年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专注的眼神

里，静静地闪烁着喜悦、沉思和憧憬的光，就像在月光下变得晶莹起伏的海。

月亮渐渐地升高了，月光也渐渐地亮起来。月光由暗红色变成了金黄色——这是一种柔和亲切的光芒。在这种光芒里，天边的明月似乎不再遥不可及，你纵身便能投入其中，甚至伸手便能去摘……黑夜的感觉也消失了，柔和亲切的月光浸透了整个世界。

海面上出现了一条路，这是一条由月光铺成的路，从我们的脚下开始，一直通到月亮升起的地方。也许，每一个在海上注视着月亮的人，脚下都有这样一条路，你可以在幻想之中走上这条路，一直走进广寒宫的琼楼玉宇……

抬头仰望，星空似乎也有了一些变化。星星变得稀疏了，早些时候曾经那么起劲地眨着眼睛的星星，不知道隐匿到哪儿了。银河也几乎消失了——哦，是星星们停止了它们的窃窃私语。辽阔的星空正在无声无息地注视着海上的月亮。

是的，月亮下的夜，才是真正宁静的夜。

流星突然又出现了。它拖着长尾巴，几乎横贯了大半个夜空，比先前那颗亮得多，熊熊燃烧的时间也长得多。然而，我们都忘记了曾经准备好的许愿，只是忘情地眺望着星空，眺望着海，眺望着悄然上升的明月和那条月光铺成的路……

咬人草

—— 在新疆，有一次到山里访问哈萨克牧人，很偶然地认识了一种奇怪的植物。

如果不是新疆友人介绍，我不会注意它们。那是在爬坡的路上，走在前面的友人突然大声叫起来：

“小心！咬人草！”

咬人草？草会咬人？我有点儿不相信。这是生在路边的一种普普通通的草本植物，叶色暗绿，有点儿像深秋经霜后的菊，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可别轻视了它，碰它一下，就像被毒蜂蜇一样，手上要肿痛好几天呢！”友人正儿八经地关照我，并无开玩笑的意思。

这愈发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俯下身子，绕着一丛咬人草仔细看了半天，除了发现它的叶瓣上有一些细小的透明的刺之外，没有任何

特别之处。我掏出随身带着的旅行剪刀，用摊开的笔记本接着，小心翼翼地剪下两片叶瓣。我要把它们带回去，让上海的朋友们也能见识一下这种怪草。

“算了吧，它会咬你呢。”友人笑着劝我。

“不怕，小心点儿不就行了。”我自信地回答。

会咬人的草叶被夹进我的笔记本，我却安然无恙。这叶瓣似乎有些桀骜不驯，硬硬的，不肯平伏，那些尖尖的小刺竟戳穿了两页纸。但不管怎么样，它们是我的俘虏了。我想，这种小草的会咬人，也许如同河豚的有毒，如同海胆的有刺，如同贝类的有壳，只是其在同别的生物的生存竞争中形成的一种自卫本能。这足以使觅食的野马和羚羊们望而却步了。然而，在人类面前，这些低级生物的小小把戏又算得了什么呢？

几天以后，我几乎淡忘了这小草。一次，我翻开笔记本准备记一些什么，还没有来得及写一个字，只觉得手指上猛地一阵剧痛，就像被尖利的牙齿狠狠咬了一口。我一下子把笔记本摔出老远，那两片干草叶从本子里掉了出来，落在我的脚边——依然是硬硬的，一副倔强的模样，仿佛一对暗绿色的眼睛，冷冷地嘲笑着我……

呵，咬人草，终于咬了我！

咬是被咬了，我却并没有记恨，相反，倒生出一种敬佩的心理来——这任人践踏的、可怜的小草，性格的刚强不屈竟一至于此！它似乎要提醒我一些什么……

我没有再把草叶夹进笔记本，而是任它们在沙土中躺着。因为我确信，假如带着它们，我一定还会被咬的，我不可能老是警觉地惦记

着它们，防着它们，也不可能改变它们的性格。与其强迫它们耿耿于怀地跟着我，不如让它们在各自的母土中找到归宿。

然而，关于这咬人草的故事，我是很难忘记了。

飞来树

我这个人，极喜欢绿色植物，但花草似乎总和我无缘。曾经在家里种养过很多花木，如橡皮树、喜临芋、铁树、芝兰、橘树之类，但是每次总是水灵灵地搬进来，萎蔫蔫地搬出去。在别人家里长得好好的树木，到了我家，好景总不长。眼看着绿色的树叶一天天萎黄、干枯，我却没有办法使它们起死回生，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情。

还好，在我家的窗外还能看到真正的绿树。朝南的卧室外面有一棵大槐树，夏天，槐树的浓荫遮住了炎阳。朝北的厨房外面，也能看到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有五六层楼高。春天，能看到泡桐满树淡紫色的花；有风的日子，能听到一树阔大的绿叶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喧哗。

今年仲春的一天，正在厨房洗碗的妻子抬头望着窗外，突然惊喜

地喊起来：“快来看，一棵树！”

我走到窗边，果然看到了几片翠嫩阔大的圆叶，从墙外探头探脑地伸出来，几乎要撩拂到厨房的窗玻璃。这些叶瓣绿得透明晶莹，在阳光的照耀下，能清晰地看到叶面上细密曲折的叶脉和经络。奇怪，我家住在三楼，窗外哪里有树木的存身之地？这树，从何而来？

我打开窗，伸出头去探望，这才发现了秘密：在厨房窗下贴墙的一条水槽里，长出了一棵小树。小树从根部分叉，长出两根枝杈，都已有一指粗，长一米有余，树上大约有几十片手掌大的树叶。风吹来，小树微微摆动，绿叶迎风飘舞，显得风姿绰约。看那阔大的树叶，和隔壁那棵泡桐树一模一样。毫无疑问，这一定也是一棵泡桐了。这棵新发现的小树，使我们全家兴奋不已。它竟然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长出来。

是谁栽下了这棵树？可能是风，是风把不远处的那棵泡桐树的种子吹到了窗外的水槽里。也可能是鸟，窗外的水槽里常常有小鸟停歇，是它们衔来了树的种子。儿子认定是飞鸟所为，他说：“小鸟吃了水槽里的饭粒，想报答我们，就衔来了树种。它们看我们家光秃秃的太没趣，就给我们送点儿绿色来。这是飞来树。”飞来树，很有意思的名字。

窗外的飞来树成了我们全家的朋友。我们在它身上没有花费任何心思，它却一天一天蓬蓬勃勃地成长着。随着树身的长高，树叶渐渐越过了窗台，不用探头，就能看到那绿色的身影。我们坐在厨房里吃饭时，飘摇的树叶犹如绿色的手掌，在窗外优雅地向我们挥动。这位不请自来的绿色朋友，给我们平静的生活带来了意外的乐趣。

芋

友人赠我一株水竹，栽在一个姜黄色的小陶盆里，细细长长的茎秆，举着几片水灵灵的扇形绿叶，清秀文雅，十分可爱。然而隔不多久，不知什么原因，水竹逐渐枯萎，再也没能恢复生机。小陶盆便空了。

空陶盆搁在桌子上，实在不美观，想再栽一点什么花草，却总是没有机会。一天，母亲打扫厨房时，在屋角发现了几个芋艿，这是去年冬天留下的，已经萌出了青青的芽。这芋艿不也可以栽在空陶盆里吗！母亲笑了：“这怎么是芋艿待的地方？小小的一个花盆会憋死它呢！”我不以为然，把一个鸡蛋大的芋艿种进了陶盆。盆儿太小，只两把泥土，就把芋艿埋起来了。

我决定在盆里种芋艿，倒并非全是盲目，因为我喜欢芋的形状，并且觉得它们有点儿像荷。那是儿时的事情了，一次去乡下，看到农

民在一大片芋田里浇水，我忍不住惊叫起来：“那不是荷叶吗！怎么不长在水里呢？”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两点根据：首先是叶的形状，圆圆的，翠生生的，接近荷叶；还有一点更要紧，水珠滴在芋叶上，就像一颗颗亮晶晶的珍珠微微颤抖着，滚动着——我总以为只有荷叶才如此……

芋芽蹿得很快，开始只是细细的一小段，就像孩子们削得尖尖的小铅笔头，没有几天就有食指那么长了。再过几天，一片椭圆形的嫩叶悄悄舒展开来，像一顶绿色的小伞，撑开在小陶盆之上。第二片叶子很快又蹿出来了，而且一下子超过了第一片叶子，那细细的叶茎足有一尺多长。这以后，它就似乎定了形，再也没有什么变化。

“哦，真美！这是什么花草？”见到它的人几乎都会发出赞叹和疑问。

我的回答自然挺得意：“是芋艿。没想到吧！”我为自己这小小的“创意”而得意。

真的，这长在小陶盆里的芋真有一股灵气，纤长的叶茎托着一大一小两片圆叶，组成了一个“V”字。叶子是浅浅的绿色，浅得近乎透明，像是用玛瑙和绿玉雕刻出来的。每天夜里，芋叶悄悄地卷起来，清晨又不知不觉地舒展开了，这时候，叶面上总是凝聚着一颗晶莹闪烁的水珠。书桌上有了这样一盆植物，屋里的气氛变得清新而又生动。比之之前的那株水竹，这芋一点儿也不逊色呢！

芋叶没再增加，茎却越来越长，并且愈加显得纤细柔弱。有一天傍晚回家，我发现它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那个“V”字不见了，两片叶子都倾向了一个方向，仿佛两个人同时在向谁深深地弯腰鞠躬。

芋叶依然是浅浅的、近乎透明的绿色，并没萎缩的迹象，这是怎么回事呢？母亲走过来瞅了瞅，说：“它是想见光。”我一看，果然，芋叶倾斜的方向正是窗子的方向。于是，我轻轻地将小陶盆转了个半圈，两片芋叶便背向窗口了。我想，这样一来，它们自然会转过来的。第二天，芋叶真的动了，先是直起来，到傍晚，竟又恢复了前一天傍晚的模样。

这样经历了好几个反复。不管把小陶盆转向哪一边，两片芋叶总是不屈不挠地再转过来，倒向窗口。它的顽强和执着使我惊讶。我时常有一种幻觉，书桌上的这株芋仿佛变成了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鹤，它拼命地扇动着两片绿色的翅膀，想冲出去，失败了一次，又冲了一次……哦，这坚忍而又可怜的鹤呵！它终于显得疲倦了，原来水灵灵的叶子耷拉着，失去了绿玉般的光泽，微微泛出黄色，纤长的茎叶上也出现了好些焦黄的斑点。它憔悴了。

它未能开花结实，就悄然结束了生命的旅程。面对着又变得空空的小陶盆，我的心里充满了内疚，母亲的话在耳畔回响着：“这怎么是芋芳待的地方！小小一个花盆，会憋死它呢！”

鸣 盘

友人从湖南铜官带给我一个陶瓷艺术挂盘。挂盘上的花纹别致而富有诗意：淡黄的带斑点的底色，几株黑黢黢的树影，纵横的枝杈优美地交错在一起。挂盘被挂在墙上，就像洞开了一扇神奇的小圆窗：月光，在窗里流淌；树影，在月光下默默地沉思……

一天，湖南的一位诗人到我家做客。这位诗人不仅诗写得出色，还是颇有名气的篆刻家，对美学挺有研究。挂盘是他家乡的产品，他自然一见就认出来了。

“这盘子，你似乎挂错了地方。”环顾四壁之后，他微笑着提了个建议：“你不妨那个地方，换一堵空白的墙壁试试，这样也许会更好看一点儿。”

湖南诗友的建议确实有道理，悬着挂盘的墙上，有一个挂钟，还有一幅画，显得拥挤了一些。诗友走后，我立即将挂盘挪了地方，挂

到了床边的板壁上。果然不错，挂盘更加引人注目，给人一种幽谧恬静的感觉。

这天晚上睡觉时，耳边似乎不时有一阵阵轻微的声音出现。这声音时续时断，像关在竹篓里的螃蟹在轻轻地吐泡，又像是什么电器因接触不好而爆着电火花……起初，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可这声音不断地出现，弄得我心神不定。半夜开灯起床，仔细地在屋里找了几圈，没有发现任何会作声的异物。再睡到床上，这声音又幽幽地响了起来，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使人捉摸不定。妻子竟有些害怕了，屋子里从来没有过这种响声，莫不是作怪了！我们一夜不得安宁……

第二天早晨，这声音仍然响个不停。我凝神谛听了好一会儿，终于发现了秘密——原来是墙上的那个挂盘在叫！这实在不可思议，从来没听说过陶瓷挂盘会叫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此精美的挂盘，还会自然作声，这不是稀世宝贝么！妻子要把挂盘挂回原处，被我阻止了：“别动它，就让它叫吧。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它成了一个真正的鸣盘，整天在我的床头时断时续地响着。而我，也不再讨厌这声音了。夜阑人静时，听着墙上的挂盘那细微而又幽远的低鸣，我产生了很多想象——

是一只不知疲倦的金铃子，在宁静的月夜忘情地唱歌，萧瑟秋风割不断它清亮的歌声。我甚至可以想象它那对透明的响翅，是怎样在清泠泠的月光中颤抖……

是一只我叫不出名儿的小鸟，躲在那些大树的阴影里不停地啼叫。它大概是在深情地呼唤着它的情侣，然而没有谁应答它。它的呼

唤有些急切，也有些凄然……

是一股清澈透明的泉水，正从岩缝里不断地冒出来，在幽静的树林里缓缓流淌，和如水的月色融合在一起……

挂盘为什么会响？我想道理大概并不复杂——有什么东西振动使它产生了共鸣，就像传说中的铜香炉、铁剑会自鸣一样。科学发展到今天，因此而疑神疑鬼的事情毕竟很难在我们这辈人中出现了。我并不想探索这响声的确切原委，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有时候用严密的科学道理一解释，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倒不如暂且留下谜底，让人们展开想象的翅膀，从中得到无限的乐趣……真应该感谢那位湖南诗友，他的建议使我的挂盘变成了会唱歌的宝贝！

挂盘的鸣响像优美的催眠曲，把我送进了梦乡……

几天后的早晨，我从梦中醒来，发现挂盘寂然无声了——是早起上班的妻子，悄悄地将它往右挪了一寸！我连忙将挂盘移回老地方，然后屏息期待着，那奇妙的响声却再也不肯出现了。

挂盘里，依然有斑斑点点的淡黄色的月光，依然有黑黢黢的优美的树影，然而它从此再也没有鸣响过，无论把它挂到哪里都一样。我无法知道其中的奥秘，只是深深地感到遗憾。我怪妻子，妻子笑了：“如果这盘子老是叫下去，你一定会厌烦的。这样好，你可以留下一段美妙的记忆了。”

她说得也有道理。挂盘虽然不再作声，但它曾经是一个真正的鸣盘，在寂静中凝视它的时候，那细微而又幽远的奇妙音响，还会在我的耳畔响起来……

相思鸟

那天下午，一只小鸟从窗外飞进了屋子。这是一只美丽的鸟，有绿色的羽毛，红色的小嘴，橘黄色的胸脯。妻子关上窗户，小鸟便成了我们家的俘虏。它惊慌地在玻璃窗上扑飞了很久，嘴里发出凄厉的鸣叫，终于精疲力竭，在窗台上静静地站定下来。妻子找出很久没有用过的鸟笼，和我一起把小鸟捉进了笼子。被关进笼子后，它又扑飞了一阵，直到没有力气为止。笼子里的小鸟，更显得秀气绚丽，就像精致的艺术品。小凡回来，当然兴奋得很，围着笼子高兴了半天。他问我这是什么鸟，我说不出来。这鸟使他想起了他小时候养过的一只金黄色的芙蓉，他为这芙蓉鸟起名为“阳光”——妻子在一次喂食后忘记了关笼门，“阳光”便飞到了自由的阳光里，再也没有回来。小凡认为这只飞来的鸟很像当年飞走的“阳光”，于是也叫它“阳光”，但是很显然，这鸟并不是芙蓉。在笼子里，“阳光”瞪大了乌黑的眼睛，呆呆地盯着我们看，不发出任何声音。这沉默的

样子，似乎有些忧伤。我们三个人商量，是不是要放了它，商量的结果，是先养几天看看。如果它不喜欢待在笼子里，再放也不迟。

傍晚，我去花鸟市场买鸟食，在一个鸟店里看到了和家里的“阳光”一模一样的鸟。店主告诉我，这是相思鸟。他说：“这鸟，养一只不行，它会伤心而死，必须养两只。”他估计我家的那只是雌鸟，便鼓动我再买一只雄鸟回去。于是我在买鸟食的同时，花十八元钱买了一只雄鸟。回到家里，小凡雀跃欢呼，为家里突然有了一对相思鸟而兴奋不已。雄鸟被放进鸟笼，又使笼里的“阳光”躁动了一阵。小凡问我：“怎么看不出它高兴？难道它不愿意多了个伙伴？”问这话时，“阳光”已经扑腾得筋疲力尽了，只见它呆呆地站在笼子里，既不理睬新来的伙伴，也不碰一碰我放进去的鸟食，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天黑以后，鸟笼里不见一点儿动静。小凡不放心笼子里的鸟，把鸟笼拿到灯光下面看。只见买来的那只鸟正在吃食，嘴角上还沾着刚刚喝过的水，而“阳光”却有点儿畏头缩脑，眼睛也半开半闭，目光朦胧而暗淡。妻子说：“不好，它不能在笼子里再待下去了，赶紧放了它！”于是，妻子赶紧从鸟笼里放出“阳光”，然而“阳光”已经毫无活力，它站在桌子上，只几秒钟，身子一歪，就倒了下去。小凡把它捧在手上，它突然睁开眼睛，目光炯炯地凝视了小凡片刻，然后两脚一伸，闭上眼睛，死了。

吃晚饭时，我们全家都不说一句话，“阳光”的死，使我们很难过。被剥夺了自由的小生命，竟然用如此强烈的行为进行反抗——自由，比它的生命更宝贵。闷了好久，妻子叹了一口气，说：“我不应

该把它关进笼子，如果当时开窗放它走，它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小凡说：“那么，我们把买来的那只鸟也放了吧。”我说：“好，我们来弥补错误。”只是天已黑透，此刻放鸟出去，它也无处投宿。只能到早上再说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鸟笼放走那只相思鸟。在窗台上，相思鸟面对着初升的太阳，站在笼子的门槛上，迟疑了一会儿，终于拍了拍翅膀，飞离了我们家。它那娇小的身影在不远处的树荫中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但愿它能在自由的天空中快快乐乐地活着。

绣眼和芙蓉

曾经养过两只鸟，一只绣眼，一只芙蓉。

绣眼体型很小，通体翠绿的羽毛，嫩黄的胸脯，红色的小嘴。它那黑色的眼睛被一圈白色包围着，像戴着一副秀气的眼镜，“绣眼”之名便由此而得。它的动作极其灵敏，虽在小小的笼子里，上下飞跃时快如闪电。它的鸣叫声并不大，但却奇特，就像从树林中远远传来的群鸟的齐鸣，回旋起伏，变化万端，妙不可言。绣眼是中国江南的鸣鸟，据说无法人工哺育，一般都是从野地捕来笼养的。它们无奈地进入了人类的鸟笼，是真正的囚徒。它的动听的鸣叫，也许是对自由的呼唤吧。

那只芙蓉是橘黄色的，毛色很鲜艳，头顶隆起一簇红色的绒毛，黑眼睛，黄嘴，黄瓜，模样很清秀。据说它的故乡是德国，但是被养在中国人的竹笼中，它们已经习惯。芙蓉的鸣叫婉转多变，如银铃在

风中颤动，也如美声女高音，清亮百啭。晴朗的早晨，它的鸣唱就像一丝丝一缕缕的阳光在空气中飘动。芙蓉比绣眼温顺得多，有时笼子被放在家里，忘记了关笼门，它就会跳出来，在屋里溜达一圈，最后竟又回到了笼子里。自由，对于它来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两只鸟笼并排挂在阳台上。绣眼和芙蓉相互能看见，却无法站在一起。它们用不同的鸣叫打着招呼。两种声音，韵律不同，调门也不一样，很难融合成一体，只能各唱各的曲调。它们似乎达成了默契，一只鸣唱时，另一只便静静地站在那里倾听。据说世上的鸣鸟都有极强的模仿能力，这两只鸟天天听着和自己的歌声不一样的鸣唱，结果会怎样呢？开始几个月，没有什么异样，绣眼和芙蓉每天都唱着自己的歌，有时它们也合唱，只是无法协调成两重奏。半年之后，绣眼开始褪毛，它的鸣唱也戛然而止。那些日子，阳台上只剩下芙蓉的独唱在飘旋起伏。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芙蓉的叫声似乎有了变化，它一改从前那种清亮高亢的音调，声音变得轻幽飘忽起来。那旋律，分明有点像绣眼的鸣啼。莫非，是芙蓉在模仿绣眼的歌声，以此来引导它重新开口？然而褪毛的绣眼不为所动，依然保持着沉默。于是芙蓉锲而不舍地独自鸣唱着，而且叫得声音越来越像绣眼。绣眼不仅停止了鸣叫，也停止了那闪电般的上下飞跃，只是瞪大了眼睛默默聆听芙蓉的歌唱，仿佛在回忆，在思考。它是在回想自己的歌声，还是在回忆那遥远的自由日子？

想不到，先获得自由的竟是芙蓉。一天，妻子在为芙蓉加食后忘记了关笼门，发现时已在一个多小时以后，笼子已经空了。妻子下楼找遍了楼下的花坛，不见芙蓉的踪影。在鸟笼里长大的它，连飞翔的

能力都没有，它大概是无法在野外生存的。

没有了芙蓉，绣眼显得更孤单了，它依然在笼中一声不吭。面对着挂在对面的那只空笼子，它常常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横杆上，似乎在思念消失了踪影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妻子兴冲冲地对我说：“快，你快到阳台上去看看！”还没有走近阳台，已经听见外面传来热闹的鸟叫声。那是绣眼的鸣唱，但比原先的叫声响亮得多，也丰富得多。我感到惊奇，绣眼重新开口，竟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走近阳台一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鸟笼内外，有两只绣眼。鸟笼里的绣眼在飞舞鸣叫；鸟笼外，也有一只绣眼，围着鸟笼飞舞，不时停落在鸟笼上。那只自由的野绣眼，翠绿色的羽毛要鲜亮得多，相比之下，笼里的绣眼显得很暗淡，不过，此刻它一改前些日子的颓丧，变得异常活泼。两只绣眼，面对面地上下飞蹿，鸣叫声激动而急切，仿佛在哀哀地互相倾诉，在快乐地互相询问。妻子告诉我，那只野绣眼上午就飞来了，在鸟笼外已盘桓了大半日，一直不肯飞走。而笼里的绣眼，在那只野绣眼飞来不久就开始重新鸣叫。笼里笼外的两只绣眼，边唱边舞，亲密无间地分食着食缸里的小米，兴奋了大半天。

那两只绣眼此刻的情状，使我生动地体会到“欢呼雀跃”是怎样一种景象。妻子建议把笼门打开，她说那只野绣眼说不定会自动进笼，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养在芙蓉待过的空笼子里。有一对绣眼，可以热闹一些了。可我不忍心打断两只绣眼如此美妙的交流，我不知道，在我伸出手去开鸟笼门时，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是野绣眼进笼，还是笼里的绣眼飞走？我想了一下，无论出现哪种结局，都值得—

试。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但还没有碰到鸟笼，就惊飞了笼外的那只野绣眼。我打开笼门，再退回到屋里。笼里的那只绣眼对着打开的笼门凝视了片刻，一蹦两跳，就飞出了鸟笼。它在阳台的铁栏杆上，站了几秒，然后拍拍翅膀，飞向楼下的花坛，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远处的绿荫中，隐隐约约地传来欢快的鸟鸣。

蜘蛛

—— 小小蜘蛛，在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复杂的生灵。它们的活动，总是在黑暗中，在浑浊中，在尘土飞扬的不洁之地。它们不动声色地吐丝结网，编织着貌似温柔的杀机。对其他昆虫来说，蜘蛛是阴谋家，是猎杀者，是死神的影子。

儿时我曾仔细观察过蜘蛛捕杀猎物的过程。我看到一只美丽的红蜻蜓被树枝间的蛛网缠身，在空中徒然地挥舞着晶莹的翅膀，却难以挣脱。而那张罗网的主人，是一只比蜻蜓小许多倍的灰色蜘蛛，它蛰伏在不远处，很冷静地观赏着蜻蜓在它的网中挣扎。我看不见蜘蛛的表情，但可以想象，它洋洋得意，被自己的巨大捕获所陶醉。它大概也有点儿紧张和不安，始终和蜻蜓保持着距离，紧盯着蜻蜓的每一下挣扎，唯恐那网被挣破，蜻蜓可以身披着轻盈的蛛网重新飞上天空——而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然而那只美丽的红蜻蜓终于筋疲力

竭，无奈地躺在蛛网上停止了挣扎，最后成为蜘蛛的美餐。蜘蛛爬到蜻蜓的身上饕餮的样子，让人憎恶。

然而蜘蛛在生活中竟有美名，中国人的习俗，把蜘蛛称为“喜蛛”，说是在屋里看到蜘蛛，便可能喜事临门。生活在城市里，家里越来越讲究清洁，连隐蔽的角落也不能容忍蛛网的存在。然而蜘蛛却还是常常不期而来。在我的书房里，有时会有蜘蛛爬到我的书桌上来，甚至还攀上电脑的显示屏。这些蜘蛛，和我童年印象中的蜘蛛，形象截然不同。它们有时在墙上或者桌上爬动，有时凭借着一根看不见的细丝从空中飘落，在我的面前晃晃悠悠，仿佛在招呼我。我伸出手去，一只小蜘蛛停在我的手掌中，竟然毫不惊慌，使我能仔细谛视它。它是浅灰色的，颜色淡到近乎透明。我想，如果有一个放大镜，也许能看清它体内的构造。它的肢体是如此精致，头上似有嘴鼻耳目，身上似有晶莹的茸毛，八只细细的脚此起彼落，不慌不忙地移动，仿佛舞蹈家优美的步履。看着这样的小生命，你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神奇。我让那蜘蛛移动到我的食指尖上，将它靠近我的眼睛。它仍然不动，仿佛在和我对视。如果它有视觉，不知会对我这样一个巨人惊奇的目光有何感想？它终于发现我的食指不是它的栖息之地，那些细足在我的指尖轻轻一点，身体便腾空而起，被那根看不见的细丝拽回空中，在我的注视下飘然而去……

我在书房里一次次看到蜘蛛之后，日子如常，生活依旧，它们好像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喜事。只是，我的手指敲击电脑时，似乎比平时更轻盈一些，我看着我的灵活的手指，联想起蜘蛛那些优美如舞步的细足……

愿变成一棵树

这里是一个静悄悄的石头组成的世界。花岗岩的墓穴，大理石的墓碑。看不到绿色的树木，只有一些野草和野花从墓石的缝隙中探头探脑地钻出来，昭示着生命的色彩。墓主的照片镶嵌在碑石上，照片上的脸用各种各样的神态和表情凝视着前来看他们的生者……墓地非常拥挤，墓穴一座紧挨着一座，密密麻麻，如果想穿过两排墓穴中那条狭窄的甬道，必须侧过身子。墓碑和墓穴的形状千篇一律，如不看墓碑上的照片和字，几乎完全一样。在这样的甬道中走着，很容易迷失方向。

我和我的两个姐姐，陪着我们的母亲，在公墓中慢慢地走。我们在为去世不久的父亲选一块墓地。

先去看一个壁葬的墓园。长而曲折的房廊蜿蜒在园林之中，飞檐翘角，画栋雕梁，很有中国情调。骨灰盒排列在房廊的墙壁上，上下有很多层，感觉是无数素不相识的人拥挤在一起，上下左右，都被陌生

的面孔包围着，被陌生的目光凝视着，非常压抑。我想父亲不会喜欢这样的长眠之地。然后才来看这个土葬的墓地。“入土为安”——土葬，是很多死者生前的期望。逝去的生命化而为土，似乎也是自然的规律。

然而，父亲会喜欢这样的墓地吗？我暗暗问自己。父亲曾经和我谈论过死，谈论过他自己的身后事。那时他还健康，用很轻松的口吻谈论着这个对老人来说颇为忌讳的话题。他说：“死后怎么样，我从来不想。如果灵魂能升天，那在地上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晚年，父亲和母亲住在一间幽暗局促的小房子里，我一直为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而痛苦羞惭不已。父亲也曾开玩笑地安慰我：“会好的，将来，天堂里的天地大得很呢！”那天在殡仪馆最后和父亲告别后，我久久地望着那默默地指向蓝天、冒着淡淡轻烟的大烟囱。父亲的灵魂，就将飘出这烟囱，飞向辽阔的天宇，飞向一个我们都不了解的遥远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应该是狭窄拥挤的……回想父亲生前关于人间和天堂的谈论，我无法忍住涌出眼眶的泪水……

雨果把死亡说成是“最伟大的自由，最伟大的平等”。从人人必死，死后都不再有知觉这一点上，雨果讲得非常有条理。假如死后都有坟墓，要做到平等便又不可能了。在这个公墓中，墓地分为三等，有特等，有一等，有二等。特等墓地最大，墓碑也最讲究；一等次之；二等最小最寒酸。对墓地中的这种等级，我从心底里反感，生者世界中的弊病，一定要带进另外一个世界中去吗？能不能在墓地中也能体会一下雨果所说的“最伟大的平等和自由”呢？

我想父亲大概也不会喜欢眼前这样的墓地。眼前的所谓墓地，其实就是埋葬骨灰盒的一块小小的场地。千篇一律，不管你生前多么有

个性，到这里就和旁人无异了。墓地上，用花岗岩垒起一个尺把见方的盒龕，这就是放骨灰盒的棺椁。每个墓穴占据的地方很小，但成百上千个墓穴联结在一起，规模就非常可观了。新开辟的墓场正以惊人的速度蚕食着周围的土地，从远方运来当墓穴墓碑的花岗岩堆成了小山。每天都有人离开生的世界，每天都有人来为死者挑选墓地。生生死死，这是一个永无穷尽的过程。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代代下去，墓地的边界将扩展到什么地方呢？

人类的亲情，似乎主要维系在两代人之间。看墓地里的墓碑，大多是儿女为父母所立。我看了上百块墓碑，没有一块是死者的孙儿辈所立。再看那些来公墓的吊唁者，也多是儿女为父母而来的。古人以“寸”来解释代与代之间的关系，父子间为“一寸”，祖孙间为“二寸”。这一寸和二寸之间，距离极远，合二为一，几乎不可能。如果还有“三寸”“四寸”，距离就更为遥远。若干年后，谁能保证这些墓地不是荒草丛生、人迹罕至，重新成为野地，被一片凄凉笼罩呢？

我们还是为父亲选择了一块墓地。墓址暂时还是一片农田，长满了蒿草。但在公墓的蓝图上，这里的土地都已经出售给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购墓者。几个月后，这里也将墓碑林立。在这一片碑林之中，将竖立起一块写有父亲名字的大理石碑，上面将刻下我献给父亲的诗句，刻下中国最出色的书法家为父亲写的字。我想尽量使父亲的墓地有别于他人。然而除了母亲，除了我们兄弟姐妹，还有谁会来关注父亲的名字，关注从他的儿女们的心里涌出的哀思呢？

在这片墓地里，我还不知道和父亲为邻的是谁。生前，他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在这里，他的居所也不会宽敞。父亲，真对不起了！

从公墓里出来，我的心里感到一种压抑，一些不安。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生者的栖身之地已经非常拥挤，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都被死者的墓地包围，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想，我们为死者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生者的需要。造墓，也是如此。死者的生命如果真的能在世界上延续，这生命的延续形式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墓穴。那么，这形式应该是什么？

去年春天，我曾陪着父亲和母亲去杭州。在西湖边散步时，不知怎的说起了那些从前在西湖边，现在已不知去向的古人墓。父亲说：“其实，这样的好地方，是应该留着给活人看的，不能让坟墓蚕食了湖光山色。”父亲的话，曾使我的心微微地震动……

回到家里，坐到我那把舒适的旧藤椅上，抚摸着光滑的藤条扶手，眼前出现的，是墓地中那条长长的窄窄的冷冷清清的甬道……光滑的藤条突然毛糙起来，这是捆扎在藤条上的一段尼龙绳。我的心猛地一跳：父亲！是你么？

父亲生前来我家时，总爱坐这把旧藤椅。坐在这把藤椅上，他对我讲了很多年轻时代的往事。一次，他发现椅子把手和椅子腿上的藤条都散开了，就找来一些结实的尼龙绳，将之精心地捆扎了一番。在这之前，人坐到藤椅上总是吱呀作响，经父亲修理之后，藤椅就再也不出声了。这些尼龙绳，现在还在这把藤椅上缠着，这怎能不使我想起父亲？父亲，你是要我坐在你修过的藤椅上，默默地思考你曾经坐在这里思考过的问题吗？父亲，以后我到你的墓地上去的时间恐怕不会很多，但你为我修理过的这把藤椅，我要一直坐下去，一直坐到它散架，我也不会把你亲手缠上去的那些尼龙绳丢弃……

坐在父亲修理过的藤椅上，我感到父亲就站在我的身边，用他特有的淡然慈祥的目光凝视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很多和父亲交流过的往事……对亲人的怀念，有时只需要一点小小的但是实在的寄托，心中的思念就会如同泉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此刻，一把旧藤椅就牵动了我的无限思念。这样的感觉，在冷冰冰的墓地里绝不会产生。思念的情感，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形态和色彩，这是属于心灵的财富，用物质永远无法衡量。在精神的世界中，人类才是平等和自由的。

前些日子，和一位朋友闲谈时，谈起了墓地。朋友的母亲也是前不久去世的，他和我都在思考相同的问题。朋友说：“其实，在死者埋葬的地方种一棵树多好！不要墓碑，也不要墓穴，可以在树上挂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也可以什么都不挂。死者化为泥土，哺养他身上的这棵树；生者悼念死者的实际行动，就是培育这棵树，使它存活，使它枝叶茂盛，让树成为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在世界上延续。这样，很多荒山也会逐渐被绿荫覆盖，岂不一举两得？”

朋友的话，在我的心里引起了共鸣，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如果在每一个人告别人世时，这个世界都能因之而增添一棵树，增添一片生命的绿色，而不是多出一块被花岗岩封锁着的冷冰冰的墓地，那对活着的人，对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件多么有益的事情。很自然地，我又想起了父亲在西湖边说的那番话，他大概也会赞同这样的想法。不是这样呢，父亲？

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洋槐树，茂密的枝叶一直伸展到我的窗前。有风时，翠绿的树叶在窗前闪动。在那晃动着的清新的光芒中，我似乎看到了父亲微笑的目光……

人生的一瞬

—

“临产室”——三个红色的大字，在一扇白色的不透明的玻璃门上闪烁着庄严的光芒。这光芒耀眼、动人，却使人忐忑不安……

我在这扇玻璃门外焦急地踱来踱去。我不敢让自己的脚步发出大的响声，因为这里是一个静极了的世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和我一起屏息等待着，等待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然而脚步声却无法隐去，轻轻的脚步声震撼着玻璃门外这个静悄悄的世界，也震撼着我的灵魂。

我马上就要做父亲了！这个念头在轻轻的脚步声里重重地跳了出来。父亲，这个平凡熟悉的字眼，此刻竟变得那么陌生，那么惊心动魄。我一步一步焦急地走着，就是在向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目标一步

一步靠近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作为一个儿子存在了三十多年，作为一个丈夫才存在了一年，而作为一个父亲，将在这随即而来的一瞬间开始。作为儿子、作为丈夫，我可以说出许多欢乐、痛苦、欣慰、烦恼、歉疚……作为父亲，我能说些什么？不，我还没有资格说什么。我只是被使人心焦、使人战栗的等待折磨着、煎熬着。时间似乎凝固了，凝固得沉重而又漫长。也许，这种我从未经历过的难熬的等待，正在使我懂得做一个父亲的不易。

白色的玻璃门轻轻地开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像一朵白云无声地飘了出来。她的表情是严肃的，我无法知道这严肃背后的涵义。她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无声地出来，又无声地进去。就在开门的刹那间，我听见了妻子的声音。

妻子在呻吟！她痛苦地呻吟着，那压抑的呻吟撞击着我的耳膜和整个身心。她在流泪，她在流血，她在咬紧牙关地搏斗，而此时此刻，作为她的丈夫，我却无能为力，我只能在看不见她的地方等着。

我停止了踱步，低着头，紧贴着玻璃门站定了。虽然看不见门里的一切，但声音可以从门缝里传出来。妻子的声音时续时断，像一叶孤帆，时隐时现在惊涛起伏的大海中……

二

妻子在呻吟。这临产前的痛苦喘息，竟使我奇妙地回想起我们孕育那小生命的时光……

你还记得吗，我的妻子？你曾经问我：“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物质是什么？”我回答：“是蛋白质。”你惊讶得直摇头。我向你解释：“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的是人，是生命。生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于是你笑了，你指着自已微微隆起的腹部，很认真地对我说：“那么，这里面躲着的，就是最有力量的物质了。”我们一起笑出了声音。

是的，生命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它能战胜一切。你，我，以及我们一起创造的这个小生命，都应该是这个最强大的阵营中的一个分子。我们一定能越过人生旅途上的形形色色的障碍。那逐渐隆起的腹部曾使你惊喜，使你激动，也使你骄傲。你在人群中走着，尽管脚步有些蹒跚，却满面春风，仿佛怀抱着一轮美丽的满月，怀抱着一轮又暖和又辉煌的朝阳！当小家伙第一次在母体中轻轻地蠕动时，你是吃了一惊的，然而很快就习惯了。如果平静得太久了，你会心焦——怎么不动了，这贪睡的小东西！小家伙的力气逐渐大了起来。有时候，他用小胳膊小腿重重地捶你，重重地蹬你，你常常痛得叫起来——这么有劲！怎么？想出来？还没有到时候呢！叫过之后，你就笑着自言自语。你相信肚子里的小生命是能听见你的声音的。此刻，你怀抱着的这一轮美妙无比的日月即将离开你的身体，即将升起来了……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她的光芒……

还是你的呻吟打断了我的遐想。我的脸贴在冰冷的玻璃门上，贴在“临产室”那三个红色的大字上。于是，我又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正处于怎样的一种时刻。

你的呻吟急促起来……哦，我知道，你的肉体正在被撕裂，你的血液正在汨汨地喷泻，你的血水和汗水流成了小溪……妻子呵，在人

生的旅途上，你还没有发出过如此痛苦的呻吟……是的，我和你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然而你为此分担的痛苦不知要比我大多少倍！

玻璃门又突然打开了，又一朵白云无声地飘出来。这是一位老医生，白帽下露出一缕银发。她微笑着向我点点头，这微笑也是含义不明的。在我焦急的催问下，她只是吐出两个字：“别急，快了。”然后又飘然消失在玻璃门背后。

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只有我的心跳在寂静中“咚咚”地响着。整个世界都被我的心跳震得摇摇晃晃，就像在一条迎着风浪行驶的船上。哦，我的妻子，我们是在一条船上，我们一定能驶出这片大海，抵达我们日思夜想的港口！此刻，你是船长，你是掌舵人，你是划手。而我，我只能像一个瘫痪的乘客坐在船上看你搏斗。我在默默地为你担忧，也在默默地为你祝福，为我们即将出世的孩子祝福。你听见了么？

全靠你了，我的妻子。你可得沉住气呵！

三

“哇——”

终于听到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又微弱又缥缈……

哦，是你吗，孩子，是你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了吗？你好呵，我的孩子，我们亲爱的孩子！在你的第一声啼哭中，你的父亲含着泪水在

微笑，你的母亲一定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欢喜和激动像决堤的海水……

玻璃门又轻轻地打开了。老医生又笑着走出来，这笑不再是涵义不明的了——她大声地说：

“祝贺你们！是一个弟弟。”

是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妻子呵，我们的小船终于冲过了风浪，停泊在一个美丽的港口！此刻，我的耳畔只有儿子越来越清晰的哭声，这哭声像温暖而又甜蜜的阳光，抚摸着我的整个身心……

老医生站在门口，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凝视我。良久，她才又说了一句话：“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能不能让我看一眼……”我有点儿迫不及待。明明知道医院的制度不允许，我还是忍不住发问了。

“急什么，以后要看一辈子呢！”老医生摇摇头，无声地消失在玻璃门背后。

我依然在门外等着。今天，我相信我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没隔多久，门开了。那位表情严肃的小护士站在门口，手中抱着一个小小的白色襁褓。

“给你看一眼吧。要快！”小护士并没有收起她的严肃，但在她小心翼翼打开襁褓的动作中，我已窥见了所有的母性的温柔。

我看见了刚刚降临世界的儿子！我无法描绘这个五斤四两重的新生儿的形象，我只看到了他那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在掀开襁褓的一瞬间，儿子竟然睁开了眼睛，而且睁得大大的。这是一双湖水一般清澈的又蓝又黑的眼睛，没有比这更清更纯更动人的目光了。他

仿佛有了视力似的，惊奇地看着我，看着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

哦，亲爱的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最初的目光！将来，你也会长成一个高大的男子汉，你也将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你的历经了世事的目光将会有愈来愈丰富的内涵。然而我一定还要常常向你描述你这最初的目光——这又清又纯的水晶一般的目光呵！但愿你永远不失去它。

四

我，我的妻子，我们的儿子——我们全家人，都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时刻。在人生的旅途中，这只是一个极短促的瞬间。然而很难有比这更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了，很难有比这更能使人思索并领悟生命和人生意义的瞬间了！经过了这个瞬间，我只想一遍又一遍，在心里默默地呼喊：

人们呵，热爱生命吧，热爱生活吧！

学 步

—— 儿子，你居然会走路了！

我和你母亲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在这之前，你还整日躺在摇篮里，只会挥舞小手，将明亮的大眼睛转来转去，有时偶尔能扶着床沿站立起来，但时间极短，你的腿脚还没有劲，无法支撑你那小小的身躯。这天，你被几把椅子包围着，坐在沙发前摆弄积木。我们只离开你几分钟，到厨房里拿东西，你母亲回头望房里时，突然惊喜地大叫：“啊呀，小凡走路了！”我回头一看，也大吃一惊：你竟然站起来推开包围着你的椅子，然后不依靠任何东西，自己走到了门口！我们看到你时，你正站在房门口，脸上是又兴奋又紧张的表情。看见我们正在注意你时，你咧开嘴笑了，你似乎也为自己能走路而感到惊奇呢！

从沙发到房门口不过四五步路，这几步路对你来说可是意义不

凡，这是你在人生旅途上最初的几步独立行走的路。我们都没有看见你是如何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的，但你的的确是靠自己走过来了！当你母亲冲过去一把将你抱起来时，你却挣扎着拼命要下地。你已经尝到了走路的滋味，此刻，这滋味胜过你的世界里已知的一切。靠自己的两条腿，就能找到爸爸妈妈，就能到达你想到达的地方，那是多么奇妙多么好的事情！

你的生活从此有了全新的内容和意义。只要有机会，你就甩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你自己的路。你在床上走，在屋里走，在马路上走，在草地上走；你走着去寻找玩具，走着去阳台上欣赏街景，走着去追赶比你大的孩子们……

儿子，你从来不会想到，在你学步的路上，处处潜伏着危险呢。在屋里，桌角、椅背、床架、门，都可能成为凶器将你碰痛。当你踉踉跄跄地在房间里东探西寻时，不是撞到桌角上，就是碰翻椅子被砸痛脚，真是防不胜防。已经数不清你曾经多少次摔倒，数不清你的头上曾被撞出多少个乌青和肿块，每次你都哭叫两声，然后，脸上挂着泪珠爬起来继续走你的路。摔跤摔不冷你渴望学步的热情。在室外，你更是跃跃欲试，两条小腿像一对小鼓槌，毫无节奏地擂着各种各样的地面。你似乎对平坦的路不感兴趣，哪里高低不平，哪里杂草丛生，哪里有水洼泥泞，你就爱往哪里走。只要不摔倒，你总是乐此不疲。这是不是人类的天性？在你未来的人生旅途上，必然会遇到无数曲折、坎坷和泥泞，儿子啊，但愿你不要失去了刚刚开始学步时的那份勇气。

起初，你摔倒的时候，总是趴在地上，瞪大眼睛望着我们，见我

们不来抱你，你似乎觉得有点儿委屈，但你很快就习惯了，并且学会了一骨碌爬起来，再不把摔跤当回事。那次，你沿着路边的一个花坛奔跑，脚下被一块大石头绊了一下，我们在你的身后，眼看着你一头撞到花坛边的铁栏杆上，心如刀戳，却无法救你，铁栏杆犹如一柄柄出鞘的剑指向天空！你趴在地上，沉默了片刻，才放声大哭起来。我奔过去把你抱在怀中，不忍看你额头的伤口，我担心你的眼睛！好险啊，铁栏杆撞在你额头正中，戳出了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血正沿着你的脸颊往下流……

你的额头留下了难以消退的疤痕，这是你学步的纪念和代价。

儿子，你的旅途只是刚刚开始，你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有些地方也许还没有路，有些地方虽有路却未必能通向远方。生命的过程，大概就是学步和寻路的过程。儿子啊，你要勇敢地走，脚踏实地地走。

死，是可以议论的

路上的梧桐叶被风吹动，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空中的落叶也随风舞动着，飘飘悠悠，如金黄的蝴蝶在夕照中翩跹。如果说，这些落叶象征着一种生命的结束，那么，这种结束是优美动人的。那一片一片金黄，那一阵一阵飘舞，使我感受到生命辉煌的色彩和优美的律动。

牵着儿子的小手，在黄叶遍地的香山路散步。儿子还不到6岁，思维却已十分活跃，和他交谈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尤其是在这样的傍晚，在这样寂静无人的路上，有什么声音能比落叶的低语和清脆的童音更动人心魄？

儿子常常会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使我难以回答。这时，父子便会很自然地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譬如那天傍晚，我们默默地走着，儿子突然抬头问道：“爸爸，你知道死的感

觉是怎样的呢？”

死的感觉如何？我不知道。儿子的提问使我大吃一惊。

“爸爸，你告诉我死的感觉怎么样？”儿子锲而不舍，而且很认真。

“我不知道，”我只能如实回答，“因为我没有死过。”

儿子“哦”了一声，然后莞尔一笑，学着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腔调大声说：“不死不知道，一死就知道！”

我们两个人一起开心地笑起来，笑声和落叶一起在静悄悄的路上飘飞。一个关于死的话题居然引出笑声来，我没想到。

“爸爸，其实我知道，死就和睡着了了一样，对不对？”儿子还是想继续和我探讨死的话题。

“我想，死和睡着了不一样。”

“为什么？”

“睡着了会做梦，死了不会；睡着了会醒来，死了就永远不会再醒。”

儿子又“哦”了一声。没走几步，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爸爸，假如我死了会怎么样？”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儿子笑嘻嘻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不，不可能的！”我不想继续这一话题。

对我的答非所问，儿子显然不满意。他很认真地又把他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不，你不会死的。”

“爸爸，你不是说过，每个人都会死的吗？我怎么不会死呢？”

是的，儿子讲得不错。我感到真理是在他那一边，看来不能再回避这一话题了。于是，我向他解释道：“是的，每个人最后都难免要死。不过你还小，死离你还很远，不要去想它。”

“假如！”儿子固执地坚持着他的问题，“爸爸，我说的是假如！假如我死了会怎么样？”

“假如，是的，假如……”我只能认真回答了，“假如你死了，我会非常悲伤，我永远不会再有快乐了。”

“为什么？”儿子瞪大了亮晶晶的眼睛凝视着我。

“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你，再也不能拉着你的手散步、说话。不过，只要爸爸还活着，就不会让这事发生！”

接着我问道：“假如我死了，你会怎么样？”

“我会很伤心，会哭，会想念你。”

“为什么？”

“因为你死了我就永远没有爸爸了！”儿子想了一想，又补充道：“不过，我也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我会保护你！”

在我们对话的时候，一个和我们同路的老妇人一直在认真地倾听着。她的表情由惊奇而恐惧。最后，她忍不住瞪着我大声插话了：“神经病！跟小囡讲这种话！”说完愤然而去，像是在躲避瘟神。

儿子看着老妇人的背影，纳闷地问道：“奇怪，她为什么要骂人？”

“因为，她认为死是不能议论的。小凡，你认为我们说错什么了吗？”

“没有哇！”

是呵，既然死是生命的必然归宿，和孩子谈谈又何妨呢？

就在我用一种略带沉重的心情回味着我们父子的对话时，小凡已经挣脱了我的手，在铺满落叶的香山路上奔跑起来。他使劲地踢起地上的落叶，一边跑一边快活地笑着，金黄的落叶在他的笑声里飞舞，犹如蝴蝶翩跹……

望 月

船舱里突然亮起来，一缕银白色的光芒，从开着的窗口幽然射入，在小小的舱房里无声无息地飘，飘……

是月亮出来了！入睡以前，天空是黑沉沉的，浩瀚的天幕像墨海一般倒悬在头顶，没有一颗星星。辽阔的长江从漆黑的远天中奔泻下来，只听见江水浑厚沉重的叹息声。

我搬了一把椅子，悄悄地走到甲板上坐下来。夜深人静，甲板上没有第二个人，只有我的影子，长长的黑黢黢的，拖在我身后的舱壁上。

月亮是出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它挣脱了云层的封锁，灿然跃现在天幕中，骄傲而又安详地吐洒着清辉。这是一个残缺的月亮——就像开在天上的一扇又圆又亮的窗户，窗户的右上角被一方黑色的窗帘遮着；又像是一个寒光闪烁的冰球，球体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融化……

月亮改变了夜天的形象。云层在它的周围逐渐溃散着，消失着，不可思议地融化在清澈晶莹的光芒中，只留下一层透明无形的轻纱，若有若无地在月亮面前飘来飘去，形成一圈虹彩似的光晕。星星们一颗一颗地跳出来了。漆黑的夜天变成了深蓝色，那是一片孕育着珠贝珍宝的神奇的海……

月光洒落在长江里，江面被照亮了。流动的江水中，有千点万点晶莹闪烁的光斑在跳动着。很多不规则的波纹，在水面起伏变幻着，仿佛是无数神秘的符号。江两岸，芦荡、树林和山峰的黑色剪影，在江天交界处隐隐约约地伸展起伏着，月光为它们镀上了一层银色的花边……

偶然回头时，竟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这是跟随我出来旅行的小外甥，刚才明明还睡得很香，此刻居然已经搬着一把椅子坐到了甲板上。

“是月亮把我叫醒了。”小外甥调皮地朝我眨了眨眼睛，又仰起头凝望着天上的月亮出神了。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小外甥是五年级的小学生，聪明好学，爱幻想，和他交谈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常常用许多问题逼得我走投无路。

“我们来背诗好么？写月亮的，我一首你一首。”小外甥向我挑战了。写月亮的诗多如繁星，他眼睛一眨就是一首。

他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回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他背：“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我回他：“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他背：“……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我回他：“……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

诗，和月亮一起，沐浴着我们，笼罩着我们，使我们沉醉在清幽旷远的气氛中。小外甥在自己小小的诗歌库藏中搜索着，不知是山穷水尽了，还是背得有些腻烦了，他突然中止了挑战，冒出一个问题来：

“你说，月亮像什么？”

他瞪大眼睛等着我的回答，两个乌黑的瞳仁里，各有一个亮晶晶的小月亮闪闪发光。

“你呢？你觉得月亮像什么？”

“像眼睛——独眼龙，老天爷的一只眼睛。”小外甥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的比喻使我愣了一愣。于是我又问：“你说说，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眼睛？”

小外甥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一只孤独的眼睛，它用冷淡的眼光凝视着大地。别看它冷淡得很，其实它很喜欢看我们的大地，所以每一次闭上了，又忍不住偷偷地睁开，每个月都要圆圆地睁大一次……”他绘声绘色地说着，仿佛在讲一个现成的童话故事。

而我，却交了一次白卷。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想象力远不如小外甥。

“你听过贝多芬的《月光曲》吗？”小外甥的思路像月光一样飘飞着，他又想到了音乐。“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就是讲《月光曲》的，我能背下来，你要不要听？”

他大声地背起来，清脆的声音在月光下回荡，那么清晰：

“……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来，茅屋里的一切都披上了一层银纱。贝多芬望了望站在身边的穷兄弟姐妹，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琴键来。

“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海面上霎时间洒遍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一个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向着岸边涌来。皮鞋匠看了看他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张恬静的脸上，照亮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在月光照耀下波涛汹涌的大海……”

在小外甥的朗诵里，我的耳边分明响起了琴声。琴声如月光，琴声如月下流水……这是一个发生在月光中的动人的故事，伟大的贝多芬在这个故事里写出了不朽的《月光曲》，他把月光化成了美丽的琴声。从此，在那些没有月亮的黑夜里，他的琴声宁静而又忧伤地向人们描绘着莹洁清澈的月光。这月光永远不会消失。

天边那些淡淡的云絮在不知不觉中聚集起来，变得密集、沉重，一会儿，月光就被云层封锁了。天空又突然幽黑深涩起来，只在离月亮很远的地方，还闪烁着几颗星星。

“月亮困了，睁不开眼睛了。”小外甥打了个呵欠，摇摇晃晃地走回舱里去了。

甲板上又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久久地凝视着月亮消失的地方，那里又出现了一片隐隐约约的亮光。是的，这亮光是诗和音乐的泉眼——它使我焕发了童心，轻轻地展开了幻想的翅膀……

我亲爱的母亲河

—— 没有江海，就没有港口；没有河流，就没有城市。人们聚集在江河畔，靠水为生，以水为路。水的流淌，犹如生命的繁衍和律动；水的波光，映照着力间的哀乐和疾苦。江河，犹如母亲哺养了城市。

上海有两条母亲河，一条是黄浦江，另一条是苏州河。黄浦江雄浑宽阔，穿过城市，流向长江，汇入海洋，这是上海的象征。而苏州河，只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但她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却似乎更为密切。她曲折蜿蜒地流过来，流过月光铺地的沉睡原野，流过炊烟缭绕的宁静乡村，流过兵荒马乱，流过饥谨贫困，流过晚霞和晨雾，流过渔灯和萤火……从荒凉缓缓流向繁华，从远古悠悠流到今天。她流过上海的腹地，流过人口密集的城区，流出了上海人酸甜苦辣的生活……

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在苏州河畔聚集、居住、谋生，大大小小的工厂作坊，犹如蘑菇，在河畔争先恐后地滋生。苏州河就像流动的乳汁，滋润着两岸的市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苏州河是一条变幻不定的河。她时而清澈，河水黄中泛青，让人能够看得见河里的水草，数得清浪中的游鱼。江南的柔美，江北的旷达，都在她沉着的涛声里交汇融和。这样的苏州河，犹如一匹绿色的锦缎，飘拂缠绕在城市的胸脯上。

我无法忘记苏州河给我的童年带来的快乐。我曾在苏州河里游泳——站在高高的桥头上跳水，跳出了我的大胆无畏；投入无声的急流中游泳，游出了我的自信沉着。我还记得河上的橹桅和桨橹，船娘摇橹的姿势仪态万方，把艰辛的生计，美化成舞蹈和歌。我还记得离我家不远的苏州河桥头的“天后宫”，一扇圆形的洞门里，隐藏着神秘，隐藏着往日的刀光剑影。据说那里曾是“小刀会”的指挥部，草莽英雄的故事，淹没了妖魔鬼怪的传说。我还记得河边的堆货场，那里是孩子们的迷宫和堡垒，热闹紧张的“官兵捉强盗”将历史风云浓缩成了孩子的漫画。

少年时，我常常在苏州河畔散步。我曾经幻想自己变成了那些曾在这里名扬天下的海派画家——任伯年、虚谷、吴昌硕，和他们一样，踩着青草覆盖的小路，在鸟语花香中寻找着诗情画意。我用流动的河水洗笔，蘸涟涟清波研墨，绘树绘花，绘自由自在的鱼鸟；画山画河，画依山傍水的人物……然而幻想过去，眼帘中的现实，却是浊流汹涌。河上传来小火轮的喧哗，还有弥漫在空气里的腥浊……

苏州河哺育了上海人，而上海人却将大量的污浊之物排入河道。

我记忆中的苏州河，更多的是混浊。她的清澈，渐渐地离人们远去。涨潮时偶尔的清澈，犹如昙花一现，越来越难得。苏州河退潮时，浑黄的河水便渐渐变色，最后竟成了墨汁一般的黑色，而且散发着腥臭，污染着城市里的空气。这条被污染的母亲河，成为上海的耻辱，也成为上海人眼中的窝囊和心里的痛。她就像一条不堪入目的黑腰带，束缚着上海，使这座东方大都市为之失色。江河无辜，有错的是污染了她们的的人类。面对苏州河滚滚的浊流，应该羞愧的是靠这条河生活的人们。人们无休无止地吸吮她，没完没了地奴役她，却没有想到如何爱护她。苏州河，以母性的温柔博大，承接了城市无穷无尽的索取，容纳了人类所有肮脏的排泄。岸边的上海人繁衍成长，而母亲河却疲惫不堪。她的黑色浊浪，是上海脸上的污点。

我曾经以为，苏州河的清澈，将永难恢复。二十多年前，我在一首诗中为母亲河哀叹，并一厢情愿地以苏州河的口吻，无奈地呐喊：“把我填没吧，把我填没/我不愿意用甩不脱的污浊/破坏上海的容颜/我不愿意用扑不灭的腥臭/污染上海的天廓/哪怕，为我装上盖子/让我成为一条地下之河。”

二十多年过去，再看我的这首诗，我发现，我的呐喊，可笑之极；我的悲观，幼稚而浅薄。苏州河没有被填没，也没有成为地下之河。这些年，我一直在各种传媒报道中看到关于苏州河改造的消息。我怀疑过，认为这可能是虚张声势——要使一条混浊的河流变清，谈何容易！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苏州河以她的累累伤痕，以她的疲惫和衰老，唤醒了人们：必须拯救我们的母亲河！为了使被污染的苏州河重返清澈，上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疏清河道，切断污染源，改造

两岸的环境。轻诺寡信的时代，早已过去，无数人在默默地为此行动。这些年，常常经过苏州河，发现河岸的变化很明显，破旧的棚屋早已不见踪影，河畔的垃圾码头和杂乱的吊车也已绝迹。河岸已经被改建成花园，绿荫夹道，草坪青翠，绿荫的缝隙中水光斑斓。我甚至不知道，这些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两年过端午节，在电视上看到在苏州河上举办龙舟竞赛，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鼓声震天，万桨挥动，两岸是欢声雷动的人群。电视里看不清河水的清澈度，但是给人的联想是：在一条污浊的河流中，怎么能举办这样有诗意的活动呢？

终于有了像童年时一样亲近苏州河的机会。前不久，上海举办一个讴歌母亲河的诗会，请我当评委。组织诗会的朋友说，请你从近处看看今天的苏州河吧。昔日的杂货堆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游船码头。踏着木质的阶梯登上快艇，河上的风景扑面而来。先看水，水是黄色的，黄中泛绿，有透明度。再望远处，水面上忽然溅起了小小的浪花，浪花中有银光一闪——竟然是鱼！没有看清楚是什么鱼，但的确是活蹦乱跳的水中精灵。童年在河里游泳的景象，突然又浮现在眼前，四十多年前，我在苏州河里游泳，常有小鱼撞击我的身体。现在，这些水中精灵又回来了。河道曲曲折折地在闹市中蜿蜒穿行，两岸新鲜的风光，也使我惊奇。花圃和树林，为苏州河镶上了绿色花边。河畔那些不知何时建造的楼房，高高低低，形形色色，在绿荫中争奇斗艳。它们成了上海人向往的住宅区，因为，一条古老而年轻的河，正从它们中间静静地流过。

这些年多次访问欧洲，我观察过欧洲大陆上那几条著名的河流：莱茵河、塞纳河、泰晤士河、多瑙河、伏尔加河、涅瓦河……其中有

几条河流，也曾有过由清而浊、由浊而清的历史。面对着异国河流中涌动的清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暗暗自问：什么时候，故乡的苏州河也能由浊而清呢？这个似乎遥不可及的目标，此刻竟已展现在眼前。

生活中有一条江河是多么好啊，没有江河，土地就会变成沙漠；江河里有清澈的流水是多么好啊，江河污染，生活也会变得浑浊。苏州河，我亲爱的母亲河，我为她正在恢复青春的容颜而欣慰。一条污浊的河流重新恢复清澈，是一个梦想，一个童话，然而这却是发生在故乡之城的真实故事。

一个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时代，是令人神往的时代。